梅庵談薈

鄭逸梅著

顧廷龍

梅庵談薈

鄭逸梅著

任政題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1393
1031393

封面题签：顾廷龙
封 面 画：郑有慧
扉页题签：任 政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蒋 明

梅庵谈荟

Meian Tanhui

郑逸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6/16·插页2·字数141,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60

统一书号：10093·663　　定价：1.35元

前　言

这是我的旧作，一为《人物品藻录》，一为《小阳秋》，现把这两种合而为一，名之曰《梅庵谈荟》。从前俗尚文言，我当时有所述写，也什九是文言的。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提倡语体文，那些存有偏见的人，便把文言和语体划分为楚河汉界，成为对垒，直把文言作品，斥之为死文学，视为扬弃的东西，恨不举秦火而付诸一炬。实则文言与语体，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和思想中心是不相干的。记得那年梅兰芳辑有《歌曲谱》，当然是文言的，请刘半农作一序言，半农有那么几句话："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我们对于文学艺术，只应取鉴赏的态度，不应取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信仰是有一无二的"。这是心平气和的话，既合情，又合理，的确很是公允的，应当把它作为准则。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文言张目，来开倒车，提倡文言。在目前，为了四化，以普及文化为要着，文言艰深，不容易懂得，在普及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应该

提倡浅显明朗的语体，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普及不是一成不变的普及，还得从普及基础上逐渐有所提高。况我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典籍，都是文言的，倘只懂得语体，对于文言一点不了解，那就在“博古通今”上仅具备了半个条件，“通今”不能“博古”。须知今是从古演变过来的，这样未免把历史割断了。我们祖先给予后人的文化遗产，做子孙的无法接受，这样似乎也太说不过去吧！所以我认为，文言文不必耗费许多精力去学着涉笔，可是懂还是应当懂得一些，便利对于传统文学的阅读和欣赏。

写好一篇像模像样的文言文，谈何容易！我这些作品，无非是粗浅通俗的所谓文言，衡诸前人，是很不够格的。且这是若干年前的旧作品，思想感情以及对事物的认识，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受着旧框框的局限。如今想把这些改易一下，奈无从改易起，且一改易就面目全非，觉得也不恰当，所以索性一仍其旧。

这些人物掌故，时隔数十年，知道的人较少，凭此作为文献上小小的参考，牛溲马勃，也得充为药材吧！还有一点，我一贯写些人物掌故，而人物掌故的述写，实植基于这两书。现在这两书早已绝版，这次重行出版，在我来说，也得作为留痕鸿雪哩！

一九八四年九月郑逸梅识于纸帐铜瓶室

目　次

甲编　人物品藻录

自志 ……3
郑大鹤之豆箨 ……4
梁鼎芬闲居也是园 ……5
况蕙风两度置妾 ……6
陈蜕盦之画 ……7
赛金花埋骨陶然亭 ……8
天南遁叟之故居……10
林琴南之耿介……11
胡展堂之红豆缘……12
毕倚虹致死之我闻……13
方地山所藏之古泉……14
临芥子园致死之周备笙……16
养寿园之徙南道人……18
制联名手王均卿……19
杨古酝之容忍……20
梁任公推崇黄公度……21
李芋仙之知遇……23
吴双热之《孽冤镜》……24

陈石遗游鄞都城……26
易实甫信日者言……27
张啬公之谦亭杨柳诗……28
恽铁樵之诗谜癖……29
曾孟朴在小说史上之地位……30
赵伯先赠吴樾诗……32
杨东山之海上墨林……33
余天遂父子同葬……34
王季欢之啖蟹趣史……35
樊樊山自负诗才……36
黄季刚之凶宅……37
廖仲恺蓄螺蛳……38
严复与帝制……40
舒问梅之绮遇……41
王严士之劝孝词……43
破宋案有功之何海鸣……44
范鸿仙与叶楚伧之酒缘……47
步林屋不善制联……48
程瑶笙生死同日……49
袁翔甫之望江南词……51
曲园老人外纪……52
饭牛翁丑诋李伯元……54
关于徐锡麟之一页史乘……55
彭雪琴辟园画梅……57
奚燕子之往日风流……58

汤蛰仙迷恋九花娘……59
崔通约好语如珠……60
段祺瑞之棋友……61
苏曼殊与邵元冲之友谊……63
朱梁任之招国魂旛……64
章太炎有仙骨……66
张园安堵第之四大金刚……67
徐忠明之笼钩……70
俞剑华之头风症……71
俞金门贤乔梓……73
康南海腕下有鬼……74
清道人之一圆会……75
陆凤石主讲蕊珠书院……76
吴昌硕卜居升吉里……78
蒲作英之九琴十砚斋……79
端午桥之胆怯……80
丁文江恶竹……82
潘祖荫之风趣……82
李合肥之书法……84
张南皮一怒毙妇……85
谭浏阳学剑于大刀王五……86
钱三之骗术……87
刘铁云遗物散失……88
郁达夫之旧诗……90
吕碧城放诞风流……91

胡夫人遗金造桥……92
黄克强引咎自责……93
史坚如好金石……95
语溪徐自华之遗诗……96
追记总理蒙难一佚事……97
王铁珊朴俭无华……99
徐花农手写梅芝诗……100
邓秋门早夭……101
杨士骧喜啖羊肉……103
周实丹烈士之亲笔墨迹……104
哀项城五子百衲之诗才……105
纪孙癯蝯《宝盖图宫秘史》一案……106
汪优游之生前……108
张少轩之愚忠……109
潘博山蒐藏尺牍……110
报界前辈汪穰卿……112
郑海藏之唯一知己……113
南开大学之创办人严范孙……115
江建霞与谭延闿……116
汪鸥客之《寒庐茗话图》……117
纪《申报》前任主笔蔡紫黻……118
味园主人郁葆青……119
吴癯庵藏曲六百种……121
唐群英追慕秋侠……122
谈艺人瞿子冶……123

傅屯艮之《红薇感旧图》……125
李莼客能画……126
罗癭公与程艳秋……127
蒋蔼卿之遗韵……128
杨秉桂之画兰隽语……130
胡朝梁以数目字为对偶……131
刘三之风义……132

乙编　小阳秋

任伯年之塑像……137
吴昌硕及其弟子……138
邵元冲夫妇之雋才……140
林琴南卖画……141
从高太痴说到希社……142
郑叔问啸傲烟霞……144
毕倚虹受业于黄季刚……145
鲁迅称许《绿野仙踪》……146
顾子山之名联……147
吴中怡园琴会之十四人……148
萍社之五虎将……150
宋哲元之大刀……151
诗简传情之徐枕亚……152
张宗昌办新鲁日报……154
陆士谔之龙泉剑……154
赛金花结识孙三儿……156

柳余之交谊 ……158
苏佩秋之闺律 ……160
金鹤望主讲国学会 ……161
郑娱清之示儿诗 ……162
程瑶笙论画 ……164
蔡松坡与唐继尧 ……165
章太炎之私生活 ……166
岭南画家高奇峰 ……168
翁铜士崇拜甘地 ……169
冯春航之往事 ……170
上海最早之唱歌教师沈心工 ……171
野鸡大王徐敬吾 ……172
梁鼎芬追念端湣阳 ……173
严复是预言家 ……174
窒息而死之沈道非 ……175
苏曼殊居江上藏书楼 ……176
周人菊才思敏捷 ……177
燕谷老人之燕园 ……178
追忆报人谈善吾 ……179
张啬公秋夜草疏 ……180
杨云史临死赋攘夷颂 ……181
蘧葬赤柱山头之谭元博 ……182
梁鸿志口头之龚老师 ……183
网师园旧主张今颇 ……184
王克敏之狐臊气 ……186

光复上海之四烈士 ……187
魏迪元工诗 ……188
顾佛影与邹翰飞 ……189
胡雪岩之世系 ……190
周湘之风义 ……191
从楚园想到刘公鲁 ……192
玉树临风之陆子美 ……193
沈心海获芝志喜 ……194
郑稚辛之柳下居 ……195
梅王阁上人沈蔚文 ……196
庄吕尘抑郁致死 ……197
口译《茶花女遗事》之王晓斋 ……198
戚饭牛自称白头宫监 ……199
王季迁发现郑所南兰卷流入美国 ……200
黄蔼农多斋名 ……202
蒙古诗人三六桥 ……203
曹缵蘅踏雪访诗人 ……205
周玉山之养生歌 ……206
裴伯谦珍藏被窃 ……207
访问今觉庵周梅泉 ……208
狄平子六月披裘 ……210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 ……211
陈蝶仙教佣仆识字 ……213
冒鹤亭藏冒巢民画像 ……214
钱士青表彰武肃王 ……215

徐树铮携笛工赴欧 ……216
袁寒云手稿 ……218
文公达考证扶桑非日本 ……219
蒋蔼卿之穷困 ……220
编后记 ……223

甲编

人物品藻录

自　志

本书所取资料，十之八九为予十年前或廿年前散刊各报之旧作，而从事裒集者也。惟予困于教务，无片刻暇，草率编订，亦不克细加校正，且有数点欲校正而无从者，只得任之而已。

内容颇多采及诗词联语。当予稿最初刊于报上，鲁鱼亥豕，势所难免。今阅时久，编订无原稿可稽，而又不敢擅为改窜，且鉴赏眼光，随时变迁，昔以为精当，今视为平庸，不自惬意，然又无以易之。不如存其真，以证予鉴赏眼光之是否有进。

有今之奸逆，却为昔日之贤彦。而予所记，往往有推崇称扬者，盖佳人尚未作贼，不能以今之非而抹煞其昔之是，故亦存之而不废。

在此一、二十年来，物价之相差，有千百倍而甚至万倍者。致予所记涉及物值，往往以百金千金为巨数，而今日视之以为可笑，亦希读者诸君不以辞害意，则庶乎其可。

书中所称某人某物，须知此指十年廿年前而言。自经此次抗战，沧桑变易，人物已非；若以此为准，则迹近刻舟求剑，匪善读我书者。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杪郑逸梅志於纸帐铜瓶室

郑大鹤之豆簃

故书画家郑大鹤，讳文焯，字叔问，又字小坡，别字樵风园客，大鹤其晚号，一号鹤道人，又号老芝樵风客。高密人。先世为关东海岛镇守协镇，从师入关，赐隶汉军正白旗下，故为旗籍。光绪元年举人，天资卓越，才学富赡，精究小学，工诗词，自名一家。画宗汉魏，风格遒上，画山水，书卷之气，盎然溢纸上。尝筑石芝西堪于吴小城东，自云有终焉之志，藏金石图书其中，各加题记，征据精审。著有《汉魏六朝书体考》、《草隶辨》、《大鹤山房读碑记》、《寰宇访碑录续补遗》、《大鹤山人遗书》、《瘦碧词》、《石芝西堪藏印》。与江建霞相友善。建霞读书舅氏金匮华翼纶家，获《范石湖诗集注》一书，建霞以大鹤爱之也，乃持以为赠。大鹤大喜，亲加题识，今尚存吴中可园图书馆中。通医，所居植以扁豆，绿蔓篱落，夏日纳凉其下，爽适异常。常告人曰：扁豆不但可充蔬，且有治病之功效，去皮煮食，补肺开胃；下气止呕，清暑生津；安胎去湿，治带浊时痢，解鱼酒等毒。炒熟则温，健脾止泻。恶疮作痛，以扁豆捣汁涂之即愈。又扁豆花焙干研末，饮服之，可治血崩。又扁豆叶可敷蛇咬创口。又扁豆藤主治霍乱。又中砒霜毒，白扁豆研细绞汁饮可愈。又六畜肉毒，白扁豆烧灰存性，以水调服之自

解。因颜其医室曰豆篛，活人无算。尝有架棚诗云：篱畔墙阴地适宜，乡村景物剧堪思。寻巢雏雀窥修干，布网饥蛛吐冷丝。扁豆花垂丝宛转，苍藤阴覆影葳蕤。待逢长夏清闲日，结绿成天暑不知。癖嗜既深，不觉咏叹随之矣。襄苏抚幕甚久。鼎革后，不问世事，民国七年卒。

梁鼎芬闲居也是园

梁星海鼎芬，字节庵，广东番禺人。前清光绪六年，由进士入词林，官编修。淹贯经史百家，诗词清隽，散文亦峭拔有致。甲申岁，法越事起，疏劾北洋大臣李少荃氏，遂罢职。后受知于南皮张之洞，历主粤宁鄂各书院讲席。数年后，官武昌知府，擢至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处置专断，为同僚所不满。有拟一额一联讽之，额曰：梁上君子。联云：一目当空，开口便成两片；念头中断，终身难免八刀。鼎芬见之，不胜恚怒。后知出其门下士尹亚天手笔，乃亦以联额报复之。联曰：有心终是恶，无口岂能吞。一时传为笑柄。既而又罢官，退避焦山。时来沪上，寓大南门也是园之在水一方，每日昧爽即起，煮清茗一壶，赏花听鸟为乐。谓平旦之气，最足清脾涤肺，日呼吸之，可增寿算，胜服参芪补剂也。鼎芬固擅书法：宗黄涪州，雅健清矫，得无伦比。园居多暇，辄临池以遣兴，凡有请求，援笔立应，致附近荐佣铺、小茶馆，以及屠沽、厮养之家，无不煌然悬其书联。鼎芬知

而大悔，不得已斥资以收回，付之一炬。嗣后，乃一反其所为，不肯贸然挥毫。然诗兴甚浓，日成若干什以自课，有持篇什以就正者，为之评改，谆切如师，人咸以"梁老夫子"呼之。国变后，为修崇陵事，奔走殊劳，旋病卒京寓。

况蕙风两度置妾

临桂况蕙风老人夔笙，与朱古微、王半塘，称为词家三台，殁于民国十五年。予与其令坦陈巨来相友善，每谈叙辄道及老人。老人著有《蕙风室词话》及《圆圆事辑》。《词话》由其门人赵叔雍为之刊行。《事辑》祇一卷，以赠李君印泉，云：圆圆本姓邢，父邢三，业掠围。印泉补辑数十则，汇刊行世。晚境殊窘，任《新申报》附刊《小申报》编辑。编辑室在三楼，以旧式屋无电梯，必须拾级而登。老人以不胜足力，遂辞职。乃托叔雍说项于《申报》主政，日撰《餐樱庑笔记》于副刊"自由谈"上，月博八十金。《笔记》多考据，及有功世道之言，未知其曾刊单本否。老人于词，论律甚严，谓人必须有天分，有学力，有性情，有襟抱，始可与言词。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旗亭画壁，是其故事。其诗七言、五言皆有，往往声希拍促，则加入和声，务极悠扬流美之致。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诗遂变为词矣。后世以诗余名词。此余字，作赢余之余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非以词为诗之剩义也。又云：词与曲，截然两事，曲不可通于词，犹词不可通

于诗也。其意境所造，各不相侔。词涉曲笔，其为伤格，不待言矣。二者连缀言之，若曰词曲学者，谬也。并世制曲专家，有兼长词学者，其为词也。一字一声，不与曲混，斯人天资学力，卓越流辈，可遇而不可求也。发人所未发，足为学词者之津梁。老人有声色之好，早年曾斥千金纳一妓，以为箧室，晚年又于吴中得一小家碧玉，为小星。吴中消寒社诸子金鹤望、吴霜崖、李印泉辈，咸置酒于尚书里顾氏之怡园以贺之。老人逸兴遄飞，以箸击桌，歌《长生殿》絮阁。鹤望赋诗贻之云："吴中多丽嫁量珠，桂海才人老厌儒。（原注：舍人自言厌见道学先生。）乐府旧传三影句，闺人新谱十眉图。春生酒面觥船窄，风动梁尘笛韵纡。大好名园斗妍唱，贺新郎调我终输。"当时吴中报纸，竟纪其事，以为佳话也。

陈蜕盦之画

陈蜕盦办苏报，以文字鼓吹革命。清吏捕之，乃亡命扶桑。既卒，柳亚子为之立传；更与兰皋钝安蕨园辈为辑遗集。蜕盦其不死矣！蜕盦自述其生平，有《二十四年风波忆梦记》一书；惜散佚无复有存，不可得读。善诗文，工倚声，又能绘事。画梅饶有雅韵，虽寥寥数笔，自属可喜，所谓文人之画，非画家之画也。作画署名退安，一作瑶天老蜕。往往不钤印章，随意与人。然每幅必题诗，予所见者，如墨梅册叶

云："繁花开向小园中，撑壁横扉似不容。此纸正如园一隙，画时难放笔为龙"。"远近宜分墨，高低须异枝。退翁不耐细，掩拙待题诗。一样两纨扇，如今在眼前。浓姿偏雅淡，秀骨自清妍。未许粧台隶，遂甘放笔眠。平生草草意，不辩米家颠。"又自题画梅云："画梅近百幅，幅幅有题诗，少者一二首，多或数倍之。前后总相计，千篇未足奇。造意不再复，命藻无庸肤。倘其悉装集，敝帚亦自嗤。惜乎尽散失，无复能追思。邱公竟学退，江郎才不支。即此亦小劫，能令心神疲。"又画墨兰一幅，题云："柷子固钩勒法，惜西纸不受色，殊未尽其妙也。己亥冬日梦坡作于海上寓庐。"又画茗壶瓶盎，插折枝梅一云："寒花清茗懒调停，却润枯毫写作屏。心上思量画里供，客中无处拜冬青。儿时笔墨应还似，腕底清香却是空。记取家家祀事过，蜕庵壁上尚留供。"又画梅花便面，题以西江月云："开在花都落后，落从花欲开时。风风雪雪一身支，谁遣可怜如此。画我化身伴汝，化身便是花枝。莫教一刻两相离，花落须教枝死。"予爱梅成癖，奈不能得蜕盦画梅，张诸蓬壁，俾日夕晤对，以挹冷香，为可憾耳。

赛金花埋骨陶然亭

美人黄土，千古同慨。彼一代红颜赛金花，自不能免斯公例，而今竟以殒玉闻矣。兹已议决埋香于北平陶然亭畔，与南中之苏小墓相媲美。碑文请我苏金松岑丈撰述。松岑丈

为《孽海花》说部之造意者，撰述碑文，自属允当。社友烟桥，曩曾访丈谈及《孽海花》与赛金花事。据丈云："《孽海花》之动机，乃为江苏留日学生所编之《江苏》而作。当时各省留日学生，类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苏》所需之作品，为论著与小说二种，予以中国方注意于俄罗斯之外交，各地有同志会之组织，故以使俄之洪文卿为主角，以赛金花为配角，《江苏》登六回而辍止。常熟丁芝孙、徐念慈、曾孟朴创《小说林》，其预定之六十回目，乃予与孟朴共同酌定者。烟桥问："赛金花是否盐城人？"答："据人云，其父名阿松，在吴中顾家桥老虎灶执役，似非轿夫，阿松是否盐城人，不得而知。赛金花则苏州之成分较多，可断言也。"问："赛金花能说英语否？"曰："确能说几句，惟字则不识耳。"问："先生曾见其人否？"答："并未见过。民国某年，以水利事入京，勾留既毕，束装言旋，有客邀去访赛金花，予以恐误行期却之，故始终未见其人也。"问："与赛金花同时入狱之沈某为何人？"曰："是沈荩。为都下名士，后为慈禧太后杖死。"烟桥临行，丈犹谓："光福顾衡如君，少时与赛金花甚暱，当有趣事可述说也"。按《松岑丈天放楼诗》中，亦有咏及赛金花事者，如"辇尔虬髯红拂妓，銮仪殿上订三生"，即指赛与德统帅瓦德西事也。当民国十六年，曾孟朴重撰《孽海花》，外间称松岑丈亦拟别撰《孽海花》，有两部《孽海花》之传说。其时松岑丈适撄王母之丧，苫块之顷，嘱其哲嗣季鹤君撰文辨正，并致书曾孟朴，盼其全书之早日告成也。

（附识：赛金花碑文，松岑丈未允所请，后由常熟杨云史撰之。）

天南遁叟之故居

天南遁叟王韬，其人富种族思想，曾一度应试太平天国，又与孙中山先生晤谈甚契。闻中日之战，清军败绩，全国震惊。时当轴者为李少荃，孙中山先生拟上书于李，条陈变法之策，但以相国之高，莫由晋谒。知王韬与李之幕府罗丰禄友善，遂偕同志陆皓东赴上海，访王韬与谈时政，颇相欢洽；王为绍介于罗，孙中山先生携其改革时政意见书求见，李拒绝不纳。孙中山无奈，祇得远渡重洋，而作檀香山之行，立兴中会，以反清复汉为宗旨。王与孙中山先生时通鱼雁，有若有所命，愿供驱使等语，可见其有志革命之一斑。王之故居在沪南西仓桥，宅第宏深。构造之际，王尝与匠人涉讼，盖偷工减料，不能如约也。王无子，有女二人，长曰婉，嫁钱忻伯。钱日近视，常御缓鬠，自号雾里看花客，尝任申报馆总编辑。次曰娴，病喑不能言，愚昧莫知人事，未嫁即死。王归道山，宅第易主。厅事尚有王书对联一，联云："读数千卷奇书，把臂入室；熟三十年洋务，抵掌快谈。"而今屋已倾圮，重行修筑，无复旧观矣。据云：王生于苏之甪直镇，以洪杨之乱来沪，风流放诞，喜作北里游，常为校书撰嵌字联，极嘲蕊吹香之妙，如赠顾兰荪云："兰蕙同心原绰约，荪荃竟体自芬芳。"赠巧云云："乞得天孙巧，行来神女云。"赠王小宝云："小坞梅花仙眷属，宝龛香火佛因缘。"赠梅嫣春

云："卿是梅花化身，嫣然一笑。我来桃源问路，春正二分。"赠李金桂云："金樽檀板原无价，桂馥兰芬且不如。"皆脍炙人口之作。善饮酒，沪上特产银丝芥，王以之杜制芥辣，视为下酒佳品云。

林琴南之耿介

以桐城派古文，译西方之说部，凡一百多种。闽县林先生琴南，其辟新境界之伟人也。先生以卖文为活，所成辄寄商务印书馆，千字博六金，致商务不及一一刊布。"一二八"之役，藏稿之涵芬楼付诸一炬，先生遗著毁去三十余部，亦文字浩劫矣。先生尝掌教北京大学，以新旧思潮之冲突，致被摈门外。先生抑郁牢骚，无以自遣。云间姚鹓雏受业于先生，师弟之谊殊笃。至是，乃作书告鹓雏："数年之别，无日不念。以弟之通赡赅洽，意必有用之者。近得来书，似仍落寞。值此时会，吾辈真不值一钱矣！仆处大学九年，而校长何某新受代，乃画为堂属之界，以下吏待我。仆大哭，绝不与语面。文科毕业后，何扬言必不延我，仆寂然。既又索画于仆，谓得画者，尚可转圜。仆又寂然。何羞愤极而技穷，遂聘仆同乡陈石遗授古文。仆遂就平报馆之聘，不为论说。但作杂俎，如论文、论画两门，及乐府、小说、琐记等，月薪适如文科。幸朴俭度日，尚足自活云云。文士生涯，殊堪叹息。幸先生早归道山，若至今日，乳臭小儿，角逐文坛，

视旧学如敝屣，拾异域之皮毛，而市情每况愈下，书贾吝出稿酬，则更将索先生于枯鱼之肆矣。先生操守廉洁，客有述其一轶事者，谓先生壮年时，应某公之聘，赴荔城分校试卷，有某生昏夜来叩门，出数百金为寿，以求售者，先生挥之去，曰："非义之财，吾所不取，岂可为尔功名故，而丧予人格哉！"卒不受，闻者多之。

胡展堂之红豆缘

蒙俞友清赠《红豆集》一册，关于红豆之掌故轶闻，可谓收罗尽净。然不知胡展堂先生，亦与红豆有缘。顷据我友吕君见告，云先生于民国五年，至小吕宋筹饷，其时华侨有周容甫其人者，款洽之。周须发苍白，而豪爽有侠士风，与先生谈文章经济，颇相投契；寝食与共，视之如家人。但先生以初至其地，而气候尤炎蒸，忽呕吐头晕，不觉病倒。周有女，年十、六七，颇妙慧解事，遽以所贮红豆五枚见赠，谓煎汤饮之，病可霍然。如其言试之，果愈。先生深为诧异。后检某医书，载红豆有治病之功效。《本草纲目》云："相思子。别名郎君子。苦平有小毒，通九窍，杀三虫，治蛊毒。"《证治准绳》云："红豆散治头晕。"《卫生宝鉴》云："红豆丸功用，治诸呕逆吐食膈气反胃。"遂叹见识之不广，有愧小妮子多多。返国后，每撄小极，风雨晨昏，辄思念周女不置。越年，先生在上海编《建设》杂志。一日莅馆，馆役捧一挂号巨函至，

启视之，则小吕宋周女所发也。内有红豆凡十六枚，绛艳有宝光。盖是岁周氏园中，红豆树结实甚蕃，而周女读《建设》杂志，知先生主持笔政，即按址邮寄，以为纪念也。先生得之大喜，藏诸锦匣中。然为朋辈所见，纷纷向乞。先生以玩好之物，本宜公诸同辚，一一分贻，不稍吝却。闻尚留有二枚，其夫人陈淑子女士乃镶嵌之以为约指云。

毕倚虹致死之我闻

仪徵毕倚虹殁世有年。客有谈及毕之死事，为当时各报所未载。然确凿与否，不可知。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毕之死，死于经济之压迫，固也；但尚有其他原因，则以色戕身是。毕主《小时报》笔政，又兼办《上海画报》，更为《申报》撰《人间地狱》长篇，其他各刊物之特约撰述，大有指不胜屈之概。加之执行律务，每月收入，数不在千金下。但毕以儿女成群，家累綦重，且喜问花寻柳，浪掷缠头，出入代步，居然自置汽车，疾驰过市，一洗文士寒酸之气。而千金之数，犹不足开支，不得已到处乞贷，所负不赀，以操劳过度，愁虑撄心，未几抱病，厥状殊危，遍延名医，迄无少效。臧伯庸医生闻之，愿为悉心诊治，以尽友谊。察视之余，曰君病虽剧，尚有可救之方，惟在此半年中，万不能再事笔墨，而为小说家言。毕至此，不觉泪莹于眦，曰："君言良善，奈一家数口，除此无以为活何？"臧曰："君之家庭开

支，如极端俭约，为数几何？"毕曰："月非四百金不办。"臧慨然力任，曰："仆虽非富有，然此数尚可筹措，是后君专心摄养，仆当月致四百金，至半年后始已。"毕大感谢，曰"本不敢累君，然高谊云天，情不可却；当俟病愈后，力图报效也。"从此，毕若释重负，病果日有起色。每晨至顾家宅公园徜徉为乐，饮食增进，容颜亦腴润可喜，且不药矣。不料月余忽又复病，困顿床榻，一如前状，乃请臧伯庸来诊察。臧大疑讶，阳为慰藉语，而阴则赴毕平日常去之某旅社探询之，毕果于日前挟一丽姝，在此连宿二宵。臧至是乃频摇其首，曰："病不可为矣！"旬日后，毕竟以逝世闻。此事如确，则毕可为好色者戒。臧则义侠可风，医界中之凤毛麟角，谁曰不宜？

方地山所藏之古泉

方地山之死，闻者惜之。地山讳尔谦，号无隅，一署大方，苏之江都人。洹上袁寒云师事之惟谨，既而寒云长子家椿、娶地山四女初观，亲好乃益固。当文定之日，摈珠玉饰御而弗用，互出一古泉以为信，盖地山、寒云同具泉癖者也。地山所藏多精品，如四铢半两，面有四出文，又背有凸文"半两"二字，又予天毋极宜子保孙泉，为张叔未故物，载于《吉金所见录》与《古泉汇》，顶有小环，环下一鱼，泉缀鱼下，底有四柱，汉人所以压胜者。又新莽货泉，泉下缀双鱼。

又永安一百，出于晋末，紫铜质，绝厚重。又"大历元宝"，计大小二品。又"建中通宝"，背有一星。又"开元通宝泉"，背有天下太平四字。又得一元宝，品较寻常者大，背有四星，上又有一月。又"天成元宝"（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凡四年），故泉绝罕。李竹朋藏有一枚，肉郭微损。地山所藏，至完好，尤为可贵。又"大蜀通宝"，载《泉汇》。又"永通泉货"，轮有双钩云形，诸谱俱无。又阔轮之"永通泉货"，亦为希见。又"唐国通宝"，篆书大泉，颇足珍视。又"唐国通宝"，文字荒朴浑古，而宝从俗体，诸谱所未有也。背文大大五五，尤为孤奇。又"乾封泉宝"，此铁泉背好上天字者，盖与天策府宝同铸，遂留此背文。又"永隆通宝"，制作绝佳。又"应天泉"，背文一万字。又"咸平元宝"，作隶文，厚重倍于常钱。又"垦祐元宝"，戴文节故物，后归地山。又"至和重宝"，背好上一虢字。地山五十生日，黄叶翁举此寿之。又"元丰通宝"，隶文。又"元祐通宝"，背文陕字，诸谱咸未收及。又"大观通宝"，背有黍文，色黄如金。又"大观通宝"，背有"半钱"二字。又"大观通宝"，背好上太字，下平字，左日形，右月形，字画古拙。又"宣和元宝"，背有花纹，好上葫芦，下月形，左犀角，右方胜。又"靖康通宝"，为银质。又"建炎元宝"，南宋物也。又"招纳信宝"，刘光世招纳金人归附所铸者。又"大丹重宝"，辽之先代撒剌作。又"乾祐元宝"，铜质。又"崇庆元宝"，圭棱如新，锈泽绝古，地山获自辽中王估。又"致和元宝"，元小泉，出白佛腹。又"四百字泉"，六朝制也。又"长月重宝"，为古倭泉。又"大元通宝"，背有蒙古文四，制作精美，元泉中无与伦比。诸如此类，不克尽纪，地山珍之，

1031393

日事摩挲焉。今地山作古，此物未知能保存弗失否？殊可念也。地山书法放逸，仿佛我家板桥翁。予襄于内兄周无住处，见寒云朱印诗稿一册，卷端有地山亲笔题诗，诗为绝句："人间孤本寒云集，初写黄庭恰好时；手叠丛残还付与，要君惜取少年诗"，他如围炉即事云："暖烘烘地团团坐，宜诵温公楷柮诗；难得群儿无世态，解从文字作荒嬉。"又西湖杂诗云："新秧如剪绿初齐，风糝心花拂马蹄；塔影湖光宜小立，相逢恰好夕阳西。"一答无争家书云："未花小叶已多姿，花好还须叶护持；看到无花犹有叶，绿阴往往胜花时。"又书麻姑仙坛记后云："心知东海必扬尘，但种桑田待好春；便得麻姑搔着痒，为人鞭背总无因。"闻地山更擅联语，素有"联圣"之号，多才多艺，地山有焉。

临芥子园致死之周备笙

《芥子园画传》，为学画之津梁。相传乃《李长蘅画册》，末幅有"李氏家藏"及"流芳"印记。清初李笠翁之戚名因伯者，藏长蘅旧物，居金陵芥子园，长夏无事，偶出披览，觉古人精神凝练，不可磨灭，惜只四十三页，而杂列无伦次，乃倩秀水王安节、王司直分类仿摹，补其不逮，广为一百三十三页，更为上穷历代，近辑名流，汇诸家所长，得全图四十页。湖上李笠翁序而刻之，以摹绘之精，镌刻之工，凡三易寒暑而后卒事，时康熙十有八年也。传世二百余载，坊间辗转翻

刻，渐致失真。至清光绪十三年，鸳湖巢子余，向其师张子祥之文孙益卿茂才，假得所藏之善本，重加校刊，以付石印。高昌寒食生何桂笙为之序，有云："昔人言，善绘事者，必得其寿。盖以笔下皆生气，故气类相感而得长生。然有生气者，要必有生理；不触其理，则生气亦无自而生。此书则明明以生理饷人，俾天下之寝馑于其中者，皆登仁寿之域，其存心之仁厚为何如矣"等语。

同时周备笙镛，亦临以行世。周与巢子余为同门，年甫弱冠，已名噪海上。山水得四王神髓，达官贵游，墨林耆宿，咸相引重，叹为奇才。偶临芥子园画传数帙，求是斋主张吉士见而爱之，怂恿付梓，周于三月间，成四百余稿，以符安节原书。吉士更附以《画学浅说》及《设色各法》，精楷缮录，任伯年、马瑞熙、高邕之俱为弁言，其精工远出巢子余本之上。予蒙画师谢闲鸥贻一部，什袭藏之。闻周体素弱，以临摹芥子园急就为之，精力大耗，从此常与药铛茶灶为伍，未几病殁，年仅二十有八。造物忌才，抑何其酷？

周，余杭人，与高邕之极相得，常住小逍遥馆，观邕之所藏画册，心抚手追，神与古会，为其生平最得力处。邕之之尊人又村见周作画，尝谓吾杭以画名世者，又得一人，其推崇有如此。惜真迹传世不多，予曾见其尺页一帧，仿石田翁山水，作山楼拥翠，二三子策蹇行于坡麓间，自然生动，洵佳构也。

养寿园之徙南道人

袁慰亭盛时，曾于彰德筑养寿园，以为菟裘之计。园占地绝广，前后门作堡垒式，戎卒守之，盖土匪多，不得不加意防卫也。及袁死，长子克定，主持一切，招纳才士，雅有父风。有徙南道人者，陇西静宁人。貌苍癯，作道士装，善弹七弦琴，天风一曲，泠泠作古音，令人闻之意远。克定尝从之学，每于夏日，晨曦初上，坐风柳水榭间，一鼓再弹，烦襟为涤，几忘其身之处于溽暑中也。内兄周梵生，寒云聘为西席，因得同受道人之教，录琴谱如天书，凡半年，以事冗而罢。梵生谓道人不近女色，视名利如敝屣，待人接物，疏于礼貌，而自和蔼可亲。鹿幛纶巾，盎然有道气，且工诗，蒙梵生抄示数首，至今犹留箧衍，如《西湖留别曲园》云："又敲桐帽别西湖，鹤羽天风酒满觚；骨醉不辞灵秀气，梦醒聊绘水云图。六桥残月随人远，一老文星照座孤；回首松龛旧栖处，琴音花底渐虚无。"《题黄山樵隐图》云："松涛黄海无今古，三十六峰何处家；料得高歌归路晚，半肩云叶带松花。"《秦淮秋感》云："翩翩野鹤无归处，五岳云烟脚底生；飞落江南人不识，秋潮犹打石头城。"《杂诗》云："满身香雨五铢衣，一卧云扃醉不归；帘外风多春寂寂，琼花飞尽紫鸾矶。"栖心妙域，吐语自不同寻常也。道人作客养寿园时，年已古稀以上。闻于数年前归道山，梵生寄赠道人遗像一帧，予宝藏之。勿

失也。

制联名手王均卿

故南社名士王均卿先生，讳文濡，别署新旧废物，为浙之吴兴人。擅词章，声名藉甚，曾辑《说库》、《笔记小说大观》、《香艳丛书》，秘笈流传，厥功匪浅。轰动一时之《浮生六记》，亦属先生首先发掘，付诸剞劂者。任进步书局编辑主任有年，姚鹓雏与陆士谔，当时均为其编辑助理员，而听其指挥者也。居沪西哈同路，出入以包车代步。其他饮食服御，则殊检约，若干年来，略有积蓄，乃购地吴门北寺塔东石塘湾，鸠工建屋，并辟场圃，以为菟裘之计。息影杜门，颇多暇晷，自撰联语若干，书以张壁。予至苏，尝一度访之。联语工稳雅隽，无与伦比，如云："一切皆空，月白风清如此夜；万方多难，良辰美景奈何天"，又云："堂筑浣花，广厦万间忧杜甫；畦饶寒菜，小园一赋续兰成"，又云："春分绿杨，结邻吴太伯；诗吟红杏，偕隐宋尚书。"（注：两邻一吴一宋），又云："右寺左庵，偶过僧尼作闲语；先忧后乐，空谈民物负初心。"又云："援手未能，庇我同胞无广厦；扪心有愧，输他独乐有名园。"又云："天似不薄老夫，衣食住一生粗给；我亦能延益友，归去来三径常开"，又云："露篆雪钞，过去生涯，消磨沪北；河清人寿，未来热望，恢复辽东"，又云："苦乏坡翁笑骂文，何语可箴当道？羞为阮子佯狂态，有泪不洒穷

途。”又云：“作文佣历史卅余年，笔秃墨干，垂垂老矣；读我祖太平十二策，屈忧贾哭，郁郁居兹”，有集徐文长传《后赤壁赋》云：“乌衣葛巾，纵谈天下事；月白风清，其如良夜何？”皆妙造自然之作。先生在吴，犹以著述遣兴。托予代为物色一女记室，以充抄写之役。盖先生拙于书法，不得不假手于人也。晚年患瘫痪之症，时发时愈。所蓄大半存某银行，银行清理，先生折蚀甚多，中心为之怅惘，未几先生归道山，且无后嗣。遗著亦未刊，今不知流散何处矣，惜哉！

杨古酝之容忍

老名士杨古酝先生，讳葆光，岁贡生。作宰龙游，颇有政迹，既而官新昌，土匪扰乱，先生斥私资，募集乡团以御之，一邑得以安宁。乡民感其德，且有为之立生祠者。罢官后，优游海上，以著作自娱。善书得晋唐风格，间画山水，别饶逸气。虽白发盈巅，而神采奕然。写作迅疾，可以立待。陈蝶仙、戚饭牛、吴燕子、杨了公、钱剑秋诸前辈咸师事之。晚年喜御朱履，腰脚殊健，到处步行，不藉扶杖。任丽则吟社社长，豫园书画善会会长，抗雅扬风，不遗余力。著有《苏盦诗集》，刊行于前清光绪初年，计文录二卷、骈文录五卷、诗录八卷、词录一卷。民国元年卒，年八十有三岁。子昌运，字小盦，工山水，先其父殁。《苏盦诗集》，今已绝版，不复可睹。饭牛翁曾抄示数首。《同薛慰农观察泛舟秦淮》云：“来访雄

城剔藓碑，梁陈旧苑少人知；空山历尽千年劫，落日看残一局棋；玉管银笙系追忆，红灯绿酒几沈思。最怜断井颓垣里，嫩柳新栽一两枝。"《焦山杂诗》云："断梗犹留旧战场，别峰庵外草荒荒；偶然偷得山居乐，闲共诗僧话夕阳。"《春草》云："春色偶侵帘一桁，乡思围住路三叉；窗前不剪留生意，河畔相逢送客归。"又咏眼云："细语忆从回盼后，余情自觉背人多。"咏耳云："软语劳君传夜静，离愁迟尔诉帏中。"咏齿云："指尖每到衔时想，臂印还怜啮处齐，"得见一斑，亦未始非眼福也。先生别署红豆词人，以藏有虞山钱氏山庄红豆四颗，精圆红润，视若瑰宝然。又先生量度殊宏，有詈骂之而或以见告者，先生曰："我未得罪于彼，不致无端被骂，所骂者殆姓名偶同也。他日，其人竟觍面痛骂，先生仍置诸不理，或询其何容忍乃尔，先生曰："彼直癫狂耳！与癫狂有何较哉！"闻者为之叹服。

梁任公推崇黄公度

善夫黄任之之言曰："任公先生政业之在民国，自有千秋论定。就文章论，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大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其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晚岁指示人以科学方法，治国学之途径，凡所著书，俱未告成，图书辞典，亦甫著手，遂遽志以殁。要之近世纪

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能如之？”任公之一生，尽于数言中矣。任公却极推崇黄公度其人，公度殁，任公为撰墓志铭，有“弱龄得侍先生，惟先生教之诲之”等语。《饮冰室诗话》中，更一再述及公度。如云：“公度之诗，诗史也。”又云：“吾重公度诗，谓其意象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又云：“公度穆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又云：“黄公度尝语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芟萃成编，藉以自娱，即在湘所见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诗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录副本，近于诗话中称其诗，海内外诗人贻书索阅者甚多，然急切无从觅致也。念其官日本参赞时，如重野安绎、森春涛、龟谷行诸君，皆有唱酬。又闻天南某氏曾在新加坡领事署钞存《人境庐诗》一卷，余因徵之东瀛南岛，幸得数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诗话中可必有一鳞一爪矣。但所刊载，未必为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

按公度，讳遵宪，别署东海公，又号水苍雁红馆主人，嘉应人。清光绪初，随何子峨星使使日本，其时正值琉球事件，公度献议何使，力主强硬，奈政府不之纳。及朝鲜开港，公度又力言外交当由我主持，政府复不能用。既而甲午之役，日人要我开租界于苏杭，公度参南洋大臣刘忠诚幕府，忠诚委以全权，与日领事珍田舍已会议。公度持苏杭为内地，与畴昔沿江沿海之口岸有别，遂草新约，收回治外法权。珍田莫能难，签约达彼邦当轴，彼邦当轴深怒珍田之辱命，提抗议于我政府。清廷懦怯，竟为所屈，而公度所拟之约遂废。

其崛强不媚外有如此，洵难得也。与梁任公更有一度之结合。公度尝斥资办《时务报》于海上，颇欲徵求一相当人才为主笔，杂一再物色，迄未有得。其时梁任公在北京，公车上书，文笔之酣畅淋漓，条脉清晰，世无其匹。公度读而大喜，招之来申。相见之余，为谈世界大势，及古今学术之变迁，直至掌灯，任公始别去。明日袖稿来见曰："一昨得聆宏论，开我茅塞。归而喜不成寐，力草数万言以志之，幸乞郢政也。"公度观之，称扬不绝口，乃延之以主《时务报》笔政。盖知遇之深，胜于寻常，毋怪任公之推崇不置也。

李芋仙之知遇

在数十年前之文坛上，独树一帜者，曰李芋仙。《海上花列传》以高亚白隐射之。李、蜀之忠州人，名士荣，芋仙其字，别署二爱仙人，又署童鸥居士，为曾湘乡入室弟子。湘乡知其贫，资以膏火，且为之延誉于士大夫之间。李固善饮、工酌语，有酒龙诗虎之号。刊《天瘦阁诗集》，王泽山序之。谓："每朝鲜贡使至，辄诣君舍问起居。锦袍玉带，作般辟拜，投缟赠纻，乞其词翰以去，其盛名可知"。顾不善作吏。为某邑令，以事见某方伯，方伯不纳其言，李直唾方伯之面，致方伯无以自容，遂落职。两袖清风，飘然作海上游。穷困甚，有时竟断炊。赋诗有"香火因缘湖海气，不应前路少逢迎。惭愧昂藏身七尺，不能儿女不英雄"等句，侘傺有如此。一日游

静安寺，爱其幽寂，曰"我客死得葬于此"，题墓碣曰"西蜀诗人李芋仙之墓"，则于愿足矣。人咸以狂士目之。李生平多知遇。时黄公度任海外使臣，闻李名，汇金若干为其买醉之资。李谓："浪游名场五十年，订交遍海内，未有不谋一面，而相待之优若公度者"，因谢以诗云："老名士有值钱时，惭愧虚声海外驰。叔度汪洋千顷量，谪仙烂漫百篇诗。闲同逋叟餐香积，深感清流致酒资。世视旧交行路等，谁如刘孔结新知。"又北里中有姚倩卿者，红粉怜才，情深一往，以李蹭蹬作客，乃斥私蓄千金，为李置行装，劝其回乡。李感极而涕，曰："美人恩不可不报也。"乃努力前程，深自期勉，然未久抱病死。李在沪日，常在静安寺路张园游憩。有七律三首，脍炙人口，录之以殿我文。"烟波小筑近黄滩，士女来游耸异观；五里恰当萧寺半，一园堪赋硕人宽。水心山活三神聚，屋角花稠万锦攒；上下蜂房窥户牖，几疑身入大槐安。""南湖外史高三绝，恩以丹青寿此园；韩序能令盘谷重，裴诗和共辋川存。季鹰乡味鲈鱼脍，司马风怀犊鼻裈；自笑蜀中家立壁，菟裘何日筑江村。"张园一名味莼园，今已废为市廛矣。

吴双热之《孽冤镜》

新文化家所诋之鸳鸯蝴蝶派，徐枕亚、吴双热其代表也。实则时代不同，好尚异致，本不能一笔抹煞，而以陈腐斥之。夫昔日之所谓新，今日视之固为旧，然则今日之所谓新，安

知其不有再新者起而代之乎？则新文化家之诋人，徒见其贻人口实于未来耳。双热，海虞人。与徐枕亚同持笔政于《民权报》。草《兰娘哀史》，颇受读者欢迎。继撰《孽冤镜》，与枕亚之《玉梨魂》间日刊载。年余刊毕，同印单本，风行一时。厥后枕亚倦游归里，以《玉梨魂》版权及存书悉让诸大众书局，乃由大众书局发行。双热前年逝世。《孽冤镜》一书至今已绝版，虽走遍坊间，不可得购。物希为贵，藏之者当以珍笈视之矣。书共二十有四章，有游春、逅艳、问津、旧恨、鲽居、读画、语冰、登楼、证盟、酒意、违面、侦探、恶耗、吊影、设谋、传书、发秘、鼠窃、楼空、惨剧、再误、憔悴、末日、尾声诸目。双热幼年读书吴门沧浪亭之府立中学，故书中以吴门及虞山为背景。书中主人为王可青与薛环娘，而双热亦为局中人，所以为婚姻不自由痛下箴砭，宗旨甚为纯正也。民五之际，海上民鸣社且演之于红氍毹上，郑正秋饰王可青，凌怜影饰薛环娘，顾无为饰双热，双热亦前往观赏焉。于是重提撰兴，著《孽冤镜别录》，分上下二册，然具印行上册，而下册以他故中止，读者惜之。予与眠云合辑《消闲》月刊，双热欲以别录全貌供月刊披露，然月刊寿促，未之实行。今则双热已死，此书永为残编断简矣。《孽冤镜》中以语冰、登楼、证盟三回为最紧张热烈，笔墨之生动茂美，亦足耐人欣赏，或谓书中有一不合情理处，即可青居吴门濂溪坊，而死于金陵，则不当叙其回尸吴门而盖棺。盖前清旧例，尸不得运舁进城，岂可青之尸得以飞越耶？作者失检，此无可讳言者也。此说颇有见地，惜不能起双热于地下而一问之。

陈石遗游酆都城

名宿陈石遗以诗鸣海内。后学之士，多有执贽为弟子者。其教人作诗，谓："诗要处处有意，处处有结构，固也。然有刻意之意，有随意之意；有结构之结构，有不结构之结构。譬如造一大园林，亭台楼阁，全要人工结构矣，而疏密相间，其中空处不尽有结构也，然此处何以要疏，何以要空，即是不结构之结构，作诗亦然。"闻者以为名言。年来息影吴门，诗酒遣兴，尝告人以醉史。其时陈尚在沪，一日饮酒大醉，循黄浦滩行，不料失足堕水，幸由舢板船夫援之起。船夫方饮酒，陈见之，欲与之对酌，一较酒量，船夫知其醉，乃以衣湿受寒，请归家易之再来为劝，为雇人力车送之归。既抵家，嘱家人速为易衣，须赴船夫之约也。家人禁闭之卧室中，俄而鼾声作矣。翌日病发殊困顿，从此酒后不敢徒行，盖有戒心也。年来腰脚甚健，颇喜登临山水。今春与国学会诸子游蜀，抵酆都城，因作诗《调金鹤望》云："游过酆都天子山，吴中名士报平安；江天寂寞多云雾，试把少微星细看。"一时和作如林，传为佳话。按酆都，县名，本作丰都，后改丰为酆。县东北平都山，唐建酆都观，原名仙都，相传汉王方平、阴长生得道处。范成大《湖船录》云："酆都阴君乃阴长生，俗讹为幽冥之主，因以酆都为鬼伯所居，殊谬。"又方象瑛《使蜀日记》云："县有仙都观麻姑洞，号紫府真仙之居，不知何时创

森罗殿，因传为阎君洞，以为即地狱之酆都，盖道流惑世，失其实耳。”予曾于某刊物中见酆都之摄影凡三帧：一为街道，街道甚窄狭，屋皆敝旧欲圮，行人三四，服装粗陋，绝少整洁之象；一为阴阳界，圆觉院前，墙上嵌有石碑为“阴阳界”三字，旁有细字不可辨，侧列瓦屋木栅，并有一龛，似焚化字纸者；一为奈何桥，桥为石筑，作四级，甚平易，桥堍似一兰若，均为人迹可到之处，一无神秘可言也。

易实甫信日者言

龙阳才子易实甫，《闲话扬州》著者易君左之尊人也。风流自喜，为诗多精艳奇警之句。最脍炙人口者，如“秋月一丸神女魄，春云三摺美人腰。”又“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美人身。”又“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又“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又“衰柳绿连三姝水，冰枫红替六朝花。”又“日斜花外红如此，人立榕阴碧欲无。”刊《四魂集》以行世。与袁寒云相友善，寒云读书南海流水音，闲事吟咏，辄就正于易。寒云倩汪鸥客作《流水音茗话图》，易为之撰记也。易晚年失志，尝就日者谈命，日者为批命书，至五十有九岁，有“呼僮携行李，不必问东君”语，易亦自信五十九岁必死。于是益放纵酒色，不自检束。有《买醉津门雪中成咏三绝》云：“焉知饿死但高歌，行乐天其奈我何！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访戴寻梅意略同，楼台寂寞水晶宫。

小车出没飞花里，疑是山阴夜雪篷。”“雪水斟来置竹炉，歌姬院里著狂夫；平生陶穀韩熙载，乞食烹茶尽两图。”哀飒之什，不堪卒诵。后易果于五十九岁死。或谓其致死之由，实乃斫伤太甚，脱不信日者言，而从事颐养，则寿臻耄耋，未可知也。易喜捧女伶，慕王克琴之色艺，愿为妆台之隶。奈克琴意不属，白眼向之。樊山知其事，为撰《琴楼梦》小说，藉以讥讽，易不以为忤也。民国二年，谣传女伶金玉兰死耗，易大哭，有“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之句。后知所传之非确，乃破涕为笑。越三年，金玉兰果香消玉殒，易又哭以诗曰：“癸丑惊心至丙辰，三年噩耗竟成真。直将叹凤伤麟意，来吊生龙活虎人。哭汝只应珠作泪，无郎终保玉为身。百花生日才过了，蓦地罡风断送春。”盖易深堕绮障，为之颠倒不自知也。

张啬公之谦亭杨柳诗

南通张啬公，清末民初之有数人物也。讳謇，尚有一名曰育才，则知者较少。光绪甲午进士，廷对第一。以中国积弱，见侮列强，数上书当道，陈政事利害得失大要。究心实业，在桑梓颇多建树。诗文清刚平朴，袁慰庭曾师事之。及袁显达，致函乃改称夫子为先生。既而袁位至元首，更改称先生为仁兄，然啬公不之忤也。书法仿颜平原，参以欧阳率更，闻《申报》报头，即出啬公手笔。屡至沪上，求书者麇众，凡

如其润例致送者，无不立应。同社赵君眠云藏其楹帖便面凡若干幅，啬公殁，益以瑰宝视之。啬公晚年，有声色之好。为梅畹华及欧阳予倩筑梅欧阁。浙江举人余冰臣之夫人沈寿，善刺绣，曾进绣品于清懿皇太后，蒙传旨嘉奖，分赐福寿字。啬公慕之，请之至南通，任女工传习所所长，特辟附近濠阳小筑之谦亭以寓之。沈携有侄女粹缜，螟蛉女学慈，暨女仆管妈为伴。啬公意不适，即致书于沈云："昨夜在露台，见谦亭西屋，灯光甚细，又纱厨蚊太多，粹缜日日供蚊喙，不可。已为备一完全寝具于西屋，便于粹缜、学慈、管妈可移东屋南厢内。"沈不愿独居谦亭，亟回校舍。啬公又致函云："汝定不回，我亦无法，即刻有事请客，惟有归后，独至谦亭，一看可怜之月色耳！"且附谦亭杨柳诗二绝云："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不因著眼帘波影，东鲽西鹣那得知。""杨枝丝短柳枝长，旋绾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覆鸳鸯。"以后致书，即称沈为谦亭主人。此事虽为啬公盛名之累，然以翰墨言，固绝妙好辞也。

恽铁樵之诗谜癖

武进恽铁樵先生，初以小说鸣，因子女误于庸医之手，遂致力于岐黄之术，卒悬壶以问世，著医书凡若干种。先生虽已作古，然其遗著医书犹陆续刊行。予谓先生一生之精力，耗于医道者半，耗于小说者亦半。医书既付剞劂，而小说杂

作，一任散佚，似非允当之道。盖先生襄主《小说月报》笔政有年，所作精严不苟，意味深长，人以"大说"目之，固极有价值之结构也。先生有诗谜癖，推敲斟酌，所向无敌，大世界、新世界诸诗谜摊，莫不熟识先生，见先生来，辄茶烟供奉，敬礼有加，而阴以拒绝其猜射，盖猜射必中也。先生以癖诗谜故，谓："诗谜熟练之余，可以通文达理，且无论何种赌博，均不及诗谜之便易。麻雀须四人，缺一不可，诗谜人数不拘；麻雀必须八圈、十二圈，诗谜随时可止。麻雀须坐看自己之牌，诗谜行坐吃喝，可以随意活动。麻雀有劈拍之声，诗谜绝无其事。麻雀往往有抬轿子等举，诗谜无可作弊。其中虽有五门，其实五个字总难一律。既不能一律，即有优劣。辨出优劣，然后除去劣字，便不能有五门，则射注自易。又能手制谜，往往极自负诗句，必选有风韵者。所覆之字，必取其险者，而配字必刻意求工，胜过原本。凡此种诗谜，射者仅避熟就生，即可十中其九。"先生所述，皆经验之谈，而先生之头脑灵敏，于此亦可见一斑。

曾孟朴在小说史上之地位

曾孟朴先生殁世有年。生平多才艺，兴学从政，具见成绩。其作小说家言，则以《孽海花》一书为始。其书刊载于《小说林》月刊中，由吴江金鹤望先生开其端，凡六回，孟朴乃续写之。孟朴死，鹤望挽诗有云："司勋曾赋杜秋诗，庐后

玉前各费辞；袍笏三登君作剧，江湖一病我违时。名园虚霤仙乎境，小说虞初锦样思；香火缘深交似水，此情只有夜台知。"盖即指《孽海花》而言也。《孽海花》以赛金花为主人，缀以时事，允为历史名作。林琴南生前，一再称道其书，叹为观止，则其价值可知。孟朴与藤谷古香所著《轰天雷》中主角苟北山，有一度渊源。所谓北山者，其人沈姓，海虞人。幼失怙恃，育于曾家，孟朴父爱之如己子，顾其人性情怪僻，不与世合。后入赘于费屺怀太史家。定情之夕，太史女目北山为疯人，匿不肯出，于是伉俪间无情感可言。北山经此拂逆，益复佯狂放诞，动辄忤人。既而入都，拟上奏稿于西太后，请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都中同乡，恐其肇祸，即送之回虞，然荣禄等已遣党羽来捕。邑宰来访孟朴，孟朴为之辩护，而北山竟出自首，遂入狱为囚徒。狱中有诗云："识得君臣是大纲，不随群小蔽当阳；秋霜北海流芳烈，太白南星有谏章。沸鼎火难烧口舌，彤缨味不若桁杨；好将隔户鞭笞响，来试孤臣铁石肠。"孟朴一再探望之，深为惋惜。及北山死，孟朴恸哭失声，其交谊之笃可见也。孟朴对于法国文豪嚣俄，极致景仰，曾译成嚣俄戏剧若干种。凡法国文学名著，孟朴辄罗致之，累累盈数箧，每出行，往往携带在身。当革命军至南京，孟朴仓皇离去。警卒见其箱箧甚重，疑而劈之，箱破而书册散地，孟朴亟行检拾，幸无损失。其宝贵有如此。今不知此若干箱遗书，尚存其哲嗣虚白处否也。

赵伯先赠吴樾诗

黄花冈之役，主其谋者，实为赵伯先烈士。事既败，伯先大恸，旋患盲肠炎，并呕血而死。临危，犹顾其同人曰："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惟君等。"言讫即逝世。一时同人均为饮泣，年只三十有九。先时伯先在都，与桐城人吴樾相友善。樾字孟侠，品学颇高，具民族思想，以暗杀党先锋自任，屡失败。清光绪间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樾饰为仆役，挟弹炸之，未成而死。社友范君烟桥觅得伯先赠吴樾诗四绝，揭之于其所著之《茶烟歇》中，诗云："淮南自古多英杰，山水而今尚有灵；相见尘襟一潇洒，晚风吹雨太行青"。"双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发挥豪气露，笑声如带哭声多"。"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大好头颅拚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不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樾读而感之，与伯先书云："某为其易，君为其难。"盖皆以国士自居也。伯先既死，初葬于香港薄扶林公园附近山巅，碑曰"天香阁主人之墓"。民国元年，移葬镇江南郊竹林寺，并辟伯先公园以为纪念。园多花木，春秋佳日，游者络绎。中有伯先铜像，巍立斜阳，其灵爽式凭，洵可与日月争光已。

杨东山之海上墨林

杨东山作古有年，然其书若画流传于沪上者甚多，而朋辈咸能道其为人，深致钦仰。某年开书画展览会，萃东山作品于一室，予亦曾往参观之。其八分书规柘两汉，于《石门颂》最有心得。山水意境在石田、鹰阿之间，苍莽逸宕，不可方物。偶作松干梅蕊，悉以书法融会为之，与吴缶老相伯仲。秦砚畦老人之东山六十寿序，述之綦详。藉知东山少时学书大字，日尽十纸，小字亦四五纸，昕夕临池，寒暑无间。其始学画，周备笙作一范册，皴擦之痕，细如毫发，乃摹数十过，至神似而始止。晚年服务社会，兼董慈善团习艺所。未明即起，振笔作书，泼墨作画，阅三小时，始驱车出门，虽祁寒不改其常度。远近求书画者踵相接，而东山从容挥洒，各餍所欲而去。既而又长豫园书画善会，有感于四方贤彦，挟艺游沪，多至不可胜纪。历年较远，恐姓氏湮没而无可考证也，乃仿《国朝画徵录》《墨林今话》等例，辑《海上墨林》一书。其友高邕之力助之，遂镌板行世，分四卷：首邑人，次寓贤，再次方外与闺秀。自宋代起，至清季宣统辛亥止。续印时，加入李梅庵、陆廉夫、高邕之、任雨华、李平书、何研北、潘雅声、俞达夫、沈寐叟、陈师曾、左孝同、姚叔平、何诗孙、汪鸥客、张季直、冯梦花、叶揖发、康有为、吴昌硕、梁启超、金寿石、钱剑秋等，全书共计七百余人。然自

己巳年至今，书画名家谢世者，如天台山农、袁寒云、谢复园、曾农髯、吴杏芬、丁宝书、程瑶笙、潘飞声、许指严、朱古微、高奇峰辈，已有数十人之多，均待补入。钱君云鹤以《海上墨林》一书见贻，再三嘱予从事补订，以广流传。奈予因循未果，深为愧悚。

余天遂父子同葬

革命词人余天遂先生，辛亥之际，尝参粤军戎幕，从事北伐。有"阿侬此去真豪放，踏破黄河万里烟"之句，为海内人士所传诵。及民国奠定，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以疏野之性，不惯案牍之劳，旋即辞去。姚雨平创《太平洋报》，延先生佐笔政，与柳亚子、叶楚伧、姚鹓雏、李息霜、苏曼殊同事，唱酬无虚日，报以费绌止。先生乃掌教棚口，如草桥中学、澄衷中学等，桃李门墙，一时称盛。晚年病喘，境又拂逆，遂抑郁而卒。身后萧条，所遗仅一子，曰元艮，少年老成，饶有父风，供职吴中某机关，不料又于今春抱病死。贫至无以为敛，由故旧为之募集赙金，始克料理后事。一昨由吴中运榇来沪，购地于沪西长安公墓，风雨凄其，父子同葬，素车白马，哀动人寰。盖深慨夫彼苍之不仁，既啬其遇于生前，而复斩其嗣于死后也。墓碣为胡子朴庵所书"昆山余天遂先生之墓"。朴庵与先生皆南社社友，素称莫逆者。先生多才艺，度曲、治印、岐黄、堪舆之术，无不精晓。书

作蝯叟体，偶画梅，别有逸致，山水神韵独绝，自足传世。诗古文辞，散刊于民元报章杂志者为多。初元艮曾以收罗先生遗稿，刊印成集见委。当时予为之登报征求，以所得无几。而人事历碌，未成事实。今检敝笥，犹有柳亚子见寄之序文，述及其女弟侠侬尝从先生游，以及彼此交谊之始末，都数百言，殊恳挚可诵。更附哀词，有"躯魄余还在，臣精奈久亡；乱离犹未已，功罪总难量。等抱牺牲痛，端为故旧伤；眼中新鬼满，凄绝酒垆旁。"等三律，未遭鼠蠹，犹为幸事。

王季欢之啖蟹趣史

浙东名士王季欢，殁世已多年，其人善书法，挥写时往往倒逆为之，既成，不误一字。闲作山水，亦苍莽有致。曩在沪上，主辑《鼎裔》周刊，凡数十期，且自办印刷所以承印。周刊多书画金石图版，文字方面，如《分宜清玩录》、《鹿胎仙馆杂录》、《铸梦庐篆刻学》、《关中金石古逸考》、《古器物学录》、《红树室琐记》、《说玺堂金石经眼录》等，皆极有价值之作。惜以曲高和寡，亏耗过巨而辍止。王喜写僻字，周刊附有副墨，"副"字写成"福"字，将福字多加一点，某见而以为误，致书于王，谓"福"字从"示"旁，不从"衣"旁，请其更正。王乃答复之，备极讥讽。且谓："《康熙字典》、《唐韵集韵》，敷救切，覆去声，今文作副。苟《康熙字典》文

字舛误，则文字堕落，贻笑大方，《康熙字典》任之”，某为之大窘。王娶影星王汉伦为如夫人。某次出游，王致书汉伦，嘱其于某日送礼至某戚家。“礼”字作古体“禮”字。汉伦不解，覆札询之，则已过期不及送矣。又相传王尚有一吃蟹笑史。王一日持蒸蟹累累至酒肆就食，肆伙谓：“不如带活者来，可以代煮，乘热进之，不较腴美耶？”王曰：“不然。我本拟在家中啖酌，奈近邻不戒于火，火势熊熊，家人惶急不知所措，有失侍奉，故特带来以慰口腹耳！”

樊樊山自负诗才

樊山于民国二十年春作古，然读其侧艳绮丽之什，觉前辈风流，宛然在目。何其印象入人脑幕之深耶？犹忆曩年在张丹翁处，见其所藏樊山小影，则癯然一老，朝衣冠而据石小憩。似为退衙所摄者。今不知此影尚存与否，殊可宝也。樊山颇以诗才自负，尝谓：“人所处之境，有台阁，有山林，有愉乐，有幽愤。古人千百家之作，浓淡平奇，洪纤华朴，庄谐敛肆，夷险巧拙，一一兼收并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即所谓八面受敌，人不足而我有余也。所蓄既富，加以虚衷求益，旬锻季炼，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见名人硕德多，经历世变多，合千百古人之诗以成吾一家之诗。此则樊山诗法也。”彼于后辈之诗，不轻许可，独爱吕碧城、徐枕亚。与碧城通函，称之为侄；列枕

亚于门墙，且知其悼亡之后。未续鸾胶，为之执柯于刘春霖女，一时传为佳话。有某士人以诗集请樊山作序，樊山略一翻阅，即掷还之曰："尔诗多不协韵，且误用故事，于他人尚不应如此，况向予卖弄，尤可不必。"某士人犹忍气以谢曰："小子学殖荒落，幸乞指教。"樊山抚掌大笑曰："田无一草，不得言荒；树无一果，奚所用落？尔胸无点墨，犹之无草之田；无果之树，何荒落之有？"某士人面红耳赤而遁。又见人用眼前习见故实曰："此等乳臭小儿，不足为训。"人见其道貌岸然，从此不敢有所干求。遗诗三万首，尚未全刻。晚年声色自娱，喜捧坤伶，有鲜灵芝者，尤得樊山之赏识。一日，与易龙阳同观《千金一笑》，鲜灵芝传情眼角，媚绝人寰，樊山等频频鼓掌。剧终，鲜灵芝使侍者持名片请二人至其家宴饮，樊喜出望外，即与易赴约。鲜灵芝殷勤劝酒，为之酬酢。从此鲜之妆阁，无日不有樊山之踪迹。有蜚语以中伤之者，樊山不顾也。今检樊山诗什，咏叹鲜灵芝者颇多。文人珠玉女儿喉，真相得益彰哉！

黄季刚之凶宅

南社多朴学之士，黄季刚其一也。季刚名侃，为太炎弟子。既逝世，太炎为撰墓志铭，有"使季刚而用，民国之政，必不媮薄以逮今日"之说，其推崇可谓备至。与苏曼殊甚友善。季刚之《梦谒母坟图》，曼殊之笔也。二人在海上，同住

爱而近路之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凡若干月。旻殊死，季刚哭之以诗，有"晚岁楼居不可期"句，且亲往视殡焉。季刚为国学保存会辑《国粹》学报，所刊多明清二朝禁书，为当局所忌，遂止。因蔡孑民之招，任北大国学教授；赁其友吴承绶屋，携眷以居。季刚以不善居积，常处窘乡，致负租金无以偿，既而爱子以病殇。季刚痛惜，归咎于屋之不吉，尽室以迁。临行，揭字条于大门曰："天下第一凶宅"。承绶以既不付值，又肆诅咒，诘责之，季刚曰："再饶舌，须先赔我儿子来。"承绶目之为书呆，无如何也。季刚授课，常持三不到主义，谓："天雨不到，奇寒盛暑皆不到。"于是学生每遇天雨或奇寒大热，辄以今日天气黄不到为谈笑之资。其诗曾刻二卷，凡四百二十余首。实则季刚之词，亦殊婉约可诵，惟流传不多耳。予录得其解语花《题红碟画桨录》云："晴漪漾碧，夜汐流红，摇散文鸳影。泪珠溅镜芙蓉老，谁遣怨魂轻醒？鲛宫正冷，收情网断珊瑚整。空自怜填海冤禽，此恨随年永。　溟涨愁澜无定，送虚舟何处，奇兴难并。碎萍漂梗乘潮远，似与阿侬同命。娇郎更病，算往事殷勤犹省。招桂旗岩畔相逢，终是凄凉境。"

廖仲恺蓄蟋蟀

廖仲恺先生番禺人，与胡汉民同为先总理之亲信，平日倚为左右手者也。先生体矮，出必以摩托卡代步。然以矮故，

疾驰过市，埋坐车厢中，人不得见。善诗，陈炯明之变，先生被拘，自信必死，曾留诗二绝，以与夫人诀别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埋杀机；四十五年磨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囚居狱中，犹不废吟咏。有诗四首，以志哀愤云："珠江日夕起风雷，已倒狂澜孰挽回；微羽不调弦亦怨，死生能一我无哀。鼠肝虫臂唯天命，马勃牛溲称异才；物论未应衡大小，栋梁终为蠹蝝摧。""妖雾弥漫溷太清，将军一去树飘零；隐忧已肇新开府，内热如焚热饮冰。犀首从仇师不武，要离埋骨草空青；老成凋谢余灰烬，愁说天南有殒星。""吟到潜龙字字凄，那堪重赋井中泥；当年祈福将刍狗，此日伤心树蒺藜。空有楚囚尊上座，更无清梦度深闺；华亭鹤唳成追忆，隔岸云山望欲迷。""朝朝面壁学维摩，参到禅机返泰初；腐臭神奇随幻觉，是非恩怨逐情多。心尘已净何濡染，世鉴无明枉事磨；莫向空中觅色相，白云苍狗一时过。"先生与伍廷芳友善，诗中所谓"天南殒星"，盖伍适于其时逝世也。先生性仁慈，不杀生物。蓄蟋蟀，分贮以盎，友有知其所好，贻以佳种。有所谓玉尾者，头圆项阔，而洁白如玉。又鸳鸯子，两牙一红一白。又赤须，遍体青色，两须赤如红缨，皆所向无敌，号称常胜军。惟先生不忍观其残杀，乃隔别不使交锋，人以英雄无用武地讥之。先生曰："蟋蟀秋虫，如此清响，助我秋兴，于意殊适，若奋牙张吻，无端决斗，徒见其可憎可恶耳，非我之所愿也。"由此可知惟仁慈人始有肝胆，有热血。今先生虽死，而肝胆照乾坤，热血溅宇宙，虽死而不死矣。

严复与帝制

我国谈逻辑之学者，当以严复为创始。严，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师事黄宗彝，然颇服膺桐城吴汝纶，每译书成，辄就正于吴。吴读其赫胥黎《天演论》，叹曰："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鸿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其他如斯密亚丹《原富》，耶方斯《名学浅说》，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诸书，均为后学之津梁。袁氏当国，杨晳子等发起筹安会，邀之入会，严却之。杨乃以书贻之云："筹安会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旨，极蜂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明日必见报，公达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示矣。"严阅之大不怿。翌日，报载筹安会启事，严列第三名，从此称疾谢事，杜门不出。及康张复辟，严又反对之曰："复辟非惟无补于苍生，抑将丛诟于清室，名为爱之，适以害之。莽叔违天，乌足尚乎！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其拥护民国有如此，世以帝制罪魁诬之，未免冤矣。严染阿芙蓉癖，应聘某大学教授，以癖故，深恐学生之攻讦，往往匿于榻下潜吸，大感困苦。半年后，即辞去。严幼习海军，为海军之前辈人才，亦

以烟癖，不敢出任军官，殊可惜也。偶事吟咏，古茂可喜，寄伯严云："已回春雁数鲥鱼，日断南云少尺书。可有园林供独往，倘缘花月得相于。江湖无地栖饥凤，朝暮何年了众狙。说与闭门无已道，去年诗句太勤渠。"《题江杏村侍御梅阳归养图》云："气尽渔阳掺，心酸得宝歌；鼎湖龙已远，丹穴凤如何？百六春将晚，东南雨苦多；回文苏蕙子，谁是窦连波。"《寄苏堪》云："江南一别今三载，书到樱花想未开；李白世人原欲杀，陶潜吾驾固难回。诗应有子传家法，事去无端感霸才；满眼瞻乌方靡止，可能安稳卧淞隈。"有《瘉墅诗钞》，曾印集行世。

舒问梅之绮遇

希社词人舒问梅先生，殁于民国十六年。先生上海宝山人，讳昌森，别署梅盦。供职吴门蒯门外税关，遂卜居于附近焉。予由问社范君博之绍介，得识先生于问梅山馆，一见如故，并留饮酌，直至夜深，始踏月而归。此时先生年已古稀，鬓须尽白，而精神矍铄，腰脚殊健，徒步入城市，不假车舆。与予辈为忘年交，时相过从，喜吟咏，予犹能忆其佳句，如云："手握瓒仙一狂嗅，要分酒气醉梅花。"又云："归来细雨斜风里，破伞遮头过板桥。"又云："自策蹇驴归缓缓，一天风雪万年桥。"刊有《问梅山馆诗钞》上下两卷，及印成，先生已下世，诗钞随赴告分送戚友，予得其一，至今犹保存笥

篋也。先生有一绮遇，伊人曰梅芬，小字翠英，蜀之郫县人，性慧而貌姣好。以匪乱被劫，鬻于卖解家。卖解者吕姓，教以读书习艺及击剑驰骋诸技，流转江湖，而抵吴门。人诞梅芬之美，遂饵吕姓夫妇以重金，于是堕入乎康，而操卖笑生涯。先生偶作吴游，于金阊邂逅梅芬，惊为天人，即张席妆阁，命梅芬侑酒。先生谱《金缕曲》一阕以赠之，梅芬亦深佩先生之才，两情缱绻，不啻鹣鲽。有时青衫红袖，连翩于灵岩天平之间，见者咸以神仙佳偶目之。先生流连多日，始归。逾年，就职吴门税关，访梅芬不得，探询之余，始悉梅芬以不善媚客，门庭冷寂，吕姓夫妇携之天津，适义和拳起，有觊梅芬色而毒毙吕姓夫妇者，梅芬得警先走，幸免污辱。至是乃乘夜挟刃入仇人室而杀之。遁迹来吴门，整顿妆阁，期与先生重晤。先生至，欢洽逾恒，絮絮谈往事，并留髡焉。不料未几梅芬于无意中遇乡人，得知蜀中之母，当时遭劫未死，现赖十指以度日。因按址奉禀，及获覆书，则母病甚重，盼女即回。然与先生旧梦方温，遽尔又别，不觉凄恋泣下。先生设席饯行，互道珍重，嗣后杳无音讯，且蜀中大乱，革命军起，先生念之殊切，无如何也。既而先生因事赴沪，于沪站忽见梅芬作比丘尼装，即视之，梅芬亦见而招呼，谓母死后已剃度劳山某庵，今往普陀进香，有负深情，报之来世。先生悲哽不能成语而别。此一段事迹，可歌可泣，为天然之传奇小说资料，绮遇亦奇遇也。

王严士之劝孝词

崑山王严士明经，别署岁寒老人。富藏书，侨寓吴门，与吴攘菴、吴荫培、程仰苏诸先生友善。间以歧黄术问世，尤多奇效。予曩寓吴中娄溪之滨，与老人比邻居，仅隔一短垣，午后日永，辄闻老人吟诵声，为之景慕不止。老人著有《劝孝词》百章，蒙以见惠，盖老人有慨夫世教沦亡，伦常乖舛而作也。予宝藏之勿失。兹出《劝孝词》而重读之，觉言浅意深，足以针砭末俗。爰节录数首于下，以见一斑。如云："亲养孩儿儿养亲，算来也是一回轮；如何我养双亲志，不及双亲养我身。""入学从师知识开，新奇议论满怀来；昌言老朽无闻见，自诩投时有用才。""抛离家室事梯航，万水千山道路长；片纸飞来无别语，要求堂上济行囊。""盼到成人为娶妻，亲年已近夕阳西；天真渐被私情汩，遂把孩提本性迷。""同气联形弟与兄，分梨让枣见真情；只因各自私妻子，始有猜嫌疑忌生。""从此全忘父母恩，家庭政出渐多门；暗弹老泪伤心甚，翻羡他人无子孙。""荜门圭窦境萧条，天性中含乐意饶；菽水甘于五鼎养，悦亲原不在琼瑶。""年老无妻号曰鳏，通宵张目泪潸潸；支离床蓐何人问，子媳盈前总不关。""浮世功名尽说来，巧争豪夺剥民财；即倾贪囊为供奉，那及贫儿水一杯。""严威俨恪是成人，不似孩儿侍老亲；只有痴

耆慈父母，依然和气一团春。”“日高三丈尚安眠，食物茶汤送榻前；好在老亲供服役，并无怨语省工钱。”“烽火连天人尽惊，挈家逃避远方行；留翁与媪看门户，年老无能怯命轻。”“寒门莫取富家娘，薄待尊嫜轻视郎；甚或挟夫依父母，任他姑舅啜糟糠。”“拥资千万别分门，回避夫家穷弟昆；何物阿公与阿母，无钱应让我称尊。”“倾囊采办嫁时装，奁赠良田与市房；不放爹娘留养膳，登舆一去卷精光。”诗由雷文衍君为之付印。雷君称其诗可与白华蓼莪相表里。信然。

破宋案有功之何海鸣

当项城袁氏之行动非法，逞其野心，深遭忌嫉者，为桃源宋渔父先生。时渔父以唐内阁之瓦解，亦翩然下野，然仍以纳政治入轨道为己任，且主张政党内阁尤力。沿江而东，历鄂皖宁各处，演说其主张，并暴政府之短。二年三月，拟乘沪宁车赴京。方欲登车，突被奸人狙击，于是舆论哗然，尤以《民权报》攻击为最激烈，主笔政者为何海鸣。越二日，英法租界捕房，捕获主使人应夔丞，而海鸣实为破案首功。李定夷于《小说新报》撰《洪述祖外传》，曾述及之。略云：“破获宋案者，《民权报》主笔何氏也。时记者共襄《民权》笔政，知之甚悉。何氏虽降身军阀，不能始终民党，然于宋案确有破获之功，其手段之敏捷，比之名探，无多让焉！当时以应党林立，何虽破获此案，民党报纸，相约坚守秘密，而何亦

深居简出，旋赴浔阳，谒赣督李烈钧，规画起兵事。由是益无人知何与此案之关系矣。先是渔父既死，民党报纸刊其遗像，同声悲悼，《民权报》亦登载之。何家时有一退伍军士借居，见报端遗像，忽谓何曰：'昨日在车站被刺者，即此人耶！'何闻其语，讶而诘之，乃曰：'前此十余日，在某茶肆中，有人示余此照，谓苟能死之者，当得五千元之酬金，余不敢应，当时亦不知目的物即宋先生也。'何知有线索可寻，乃迭而严询之，谓不吐实，将送入捕房。军士又曰：'是日曾有人引余至北京路某家，其门牌则余已忘之矣。'何立偕之至北京路寻觅，至十九号，军士指之曰：'此地是矣。'盖即应之住宅也。罪人既得，何立报告民党总部，由黄克强借以汽车，出而办理，并告密于捕房，派暗探围应夔丞宅。至第三日而应与武士英皆就擒，证据全获。后至电局，将洪应往来密电，悉数查得。此惊天动地之暗杀案，仅出三日而破，破而重犯要证皆获，诚一大快事。当时何主《民权报》笔政，故首先宣布案情，遂大书特书曰，袁犯赵犯洪犯，复将各种证据，范铜为版，分送各报，一一露布。项城大窘，乃抱一不做二不休之念，激起湖口独立。洎二次革命失败后，此案几消灭于无形。不图天道好还，帝制中蹶，炙手可热之热焰，一旦扫地无遗，漏网凶犯，终归案定谳也。"

何持节不坚，二三其德，定夷惜之，固甚当也。然何除破宋案外，又有功著史乘者。二次革命运动，何继黄克强之后，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坚守南京。冯国璋、张勋，先后进围。扬州师长徐宝珍，复督兵会攻，何以匹马孤军，血战十余日，卒以援绝粮尽，遂不得不弃城而走。当时何在围城

中有口占二首云："谁云孺子仅能文，慷慨陈师义薄云；脱却青衫披战甲，书生上马作将军。""落日孤城血影红，江东子弟尽豪雄；将军两日攻天保，立马钟山第一峰。"讽诵之余，可想见其为人。故毕几庵之《人间地狱》说部中，以赵栖梧隐射姚鹓雏，谓："鹓雏酒后，喜录他人之诗词于壁上，更以其情人璎芸胭脂水录何君之作，以赏其雄隽，一时传为美谈。"何既遁去，袁氏悬赏十万金以购其头。袁氏死，何乃从事小说家言，与文坛诸子相周旋。酒酣耳热，犹以一头颅，可抵十万金为豪。过赵李家，谐谑风生，遂有欢喜团子之号。写倡门小说，脍炙人口。其他单本，如《海鸣说集》、《奇童纵囚记》、《琴嫣小传》、《求幸福斋随笔》、《求幸福斋丛话》；又辑《侨务旬刊》、《寸心》杂志，若干期而辍。曩蒙见惠《海鸣诗存》一册，计有《初学集》、《东游草》、《眼枯集》、《葬心集》四种，至今犹留笥箧，颇多可诵之作，如《夏寒》云："月冷湘帘懒上钩，窗前零落百花球，恼人天气还多病，细雨如丝织乱愁。"《渔家》云："渔家有女载轻舸，学绣红罗对晚窗；忽地停针问阿母，鸳鸯底事总成双。"《醉作》云："未能婢膝从明主，不向空山哭子期；天下滔滔无可说，低心且自事蛾眉。十年放浪仍如故，一剑苍凉未著痕；入世却怜心力倦，余生聊报美人恩。"《鲊江杂诗》云："将军战后如衰柳，公子翩翩尚少年；检点征衣作才子，也应横绝大江边。"

范鸿仙与叶楚伧之酒缘

先烈范鸿仙，已举行安葬典礼于首都总理陵园附近之马群镇，虽在凄风苦雨之中，而执绋者凡数百人，可谓极人世之哀荣矣。鸿仙生前，与叶君楚伧为《民立报》同事，交谊殊笃。楚伧固善饮，鸿仙亦喜与麴蘖为缘，风雨之夕，常与楚伧对饮，以遣闷怀。某夕，雨雪交加，楚伧囊涩，无以贳酒，鸿仙亦以三日不饮，酒肠亢燥，然贫乏无杖头钱一如楚伧。既而鸿仙忽卸其大氅，嘱馆役付诸质库，以所质之钱，尽以购酒，及馆役归，挟酒累累凡若干罂，然雪花扑满肩头，手指僵冻如红萝菔。鸿仙知馆役亦高阳酒徒，呼之共酌，藉以销寒。虽佐酒只花生米豆腐干两事，但三人哄饮，一室腾欢。楚伧酒后兴发，执笔伸纸，滔滔汩汩，立成万言，迅速为从来所未有。楚伧因称鸿仙为解人，从此馆中同事，相率以解人呼之而不名。鸿仙且镌解人二字小印，以为别署也。鸿仙死于民国六年，身后萧条。楚伧当时曾为鸿仙与徐血儿两人募集赙金，小启骈四俪六出之，为楚伧得意之作。其首段云："盖闻回车腹痛，酹酒拜太尉之坟；听笛心伤，泛舟访山阳之里，况夫旌旗变色，来君叔饮刃帐中。心血成灰，李长吉修文地下，如我《民立报》故人范鸿仙徐血儿两先生者，同为志士，永作陈人。金刀动掩芒之悲，玉树下长埋之泪。虞翻吊

客，几叹青蝇，张邵旧交，能来白马，固直缌麻成礼，哀死难之游殷；梁栋思才，哭过江之卫玠，维范先生笔走雷霆，气凝山岳。读书无温饱之思，揽辔有澄清之志。望金陵之气，哭指降旛；论淝水之兵，伤心弃甲，方惜霸才无主。讵知图侬有人，酒杯失意，横寻白刃之仇，狭路相逢，惨中赤丸之毒。”原文甚长，余则从略。盖徐血儿与鸿仙之死，只相距一二月，亦藉赙金以赡其妻孥者也。

步林屋不善制联

故林屋老人之词翰，素为我侪所钦佩。酒后有所题识，辄华隽似六朝人，得者拱璧视之，间撰联语，又复绮交脉注，得体殊常。即哀挽诸作，刊载其所辑之《大报》上者，亦皆为人所传诵。岂知其出于他人手笔而为之捉刀者。顷读《林屋山人集》，刊有捉刀歌。小引云：“捉刀歌者，为亡弟哀寒云作也。余不善作挽联，每以寒云自代，同辈知余能文，不疑出于捉刀也。偶繙旧箧，联语犹在，而寒云已亡矣。因作《捉刀歌》，以记其事。而余之贻笑士林，所不计也。歌曰：君不见林屋山人称文豪，融经铸史浸风骚；艺林佳话足千古，此老竟有人捉刀。谁捉刀者哀公子，挽联乃挽陈公死；藉非联书两俱存，后世谁复传信史。昔年吾从洹上游，文翰雅集何风流；飞书驰檄作露布，千言刺刺不能休。尔时寒云有才气，代我每忘公子贵；孔璋作书代曹洪，何须反为曹洪讳。遗墨

犹在人已亡，河山回首感沧桑；任教真迹流传去，又付纵横泪几行。”此为文坛小小秘密，特转揭之。藉以见老人之胸怀坦直也。

程瑶笙生死同日

翎毛第一作家程瑶笙先生之死，艺林中人，闻之莫不惋惜，先生皖之休宁人，然世居泰兴，其夫人戴氏，至今仍在泰兴家中。先生之父，为常州济恒典经理。先生幼时，即习典业，顾性嗜丹青。公暇辄以涂抹点染为乐。既而从汤涧之学，画乃孟晋。父卒，遗以千数百金，先生悉以购置日本人之博物图册及画集，加以研究。不数年深知其奥，乃脱离典业，从事教育，授图画、博物等课。初掌教于常州之梓化学校，继来沪上，与宋渔父、于右任辈，同为中国公学教席。后至吴门，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最后应北京清华之聘为讲师。先生对于博物，剖白详明，且作图以揭示，使学生易于领会，故皆成绩斐然。晚年始舍讲义黑版生涯，寓沪上白克路永年里，鬻画为生，与吴昌硕、王一亭辈相往还，后迁居于新闸路南安里，即今寿终处也。

先生作画，无所不能，走兽翎毛，尤为工妙，间作仕女，定值更昂。一扇之微，计须一百有八金，为从来丹青家所未有。尝云：“非精博物不能作画，犹之不解说文，不能作书也。”又自谓其画暗合阴阳透视，戴老光眼镜窥之，即甚显著。

人试之果然。

先生俭朴异常。身无华服，食无二荤，一切器具，均从北京路旧货铺购来。惟喜收前人书画，历年所藏，有沈石田、文徵明、唐子寅、仇十洲、傅青主等手卷，马湘兰、吴渔山、王麓台诸扇面，珍贵异常。不料近年来忽双目失明，入医院施行手术，既愈出院。一日，忽得泰兴来信，谓其所置房产，为其侄子私行卖去。先生大愤，越日目茫茫又盲。医生曰："目病忌愤怒，一怒而血液上冲，病不可为矣。"先生商恳之，则许以来春和煦时，试再施行手术，及春往治，以年老体弱，只治其右目。住院数星期，果有一线之光明，能作擘窠大书，倩金石家朱其石镌一印《盲人骑瞎马》以钤之。调养数月后，再往治其左目，经医生检验身体，捏伤肝部，从此一病缠绵。请锺觉民诊治，直至上月起床，讵意受寒复病，由气管炎转为肺管发炎，加之心脏病，遂致不起，年六十八岁。死之日适为其生日，家人方为之备肴核糕桃以献神，岂知未及酬献，而先生已易簀矣。生死同日，且又同时，奇已！

先生与夫人素不相睦，异地而居，一无诞育。领一养子荣生为后嗣。先生临危时，请刘世超、刘圭二律师立一遗嘱，由其族人程荣甫、程肇基、秦锡九及予为证人，一一签名。手续完毕，计作三分分派，即夫人得其一，养子与侄各得一分，除书画外，现金殊不多，外传有三十万者，非事实也。

先生有一外遇某氏，中途卷逃。去年，某氏以遗弃罪控先生于特区法院，结果与某氏以千金，始行和解，并立笔据，以后不得再来缠绕。及先生死，某氏又来，欲奉丧礼，家人逐之，由族人给以数十金始去。外传某氏为先生之如夫人，

亦非事实也。

先生死，购地江湾上海公墓，即行卜葬，遗画之摄有照片者计八十余帧，拟制珂罗版精印以为纪念云。

袁翔甫之望江南词

海上景物，日新月异。犹忆予幼时，尚鲜崇楼杰阁，以三、四层者为最高。西藏路为一河道，泥城桥以西，荒芜无市面。爱多亚路，乃一污流，为英、法租界之分界，不啻楚汉之鸿沟也。城垣缭绕，城内街道窄狭，无可通车，而西门至斜桥一带，竹篱茅舍，触目皆是，以视今之阛阓栉比，不可同日语矣。袁随园后人翔甫，尝作《望江南》词若干首，咏海上之景物甚详。兹摭拾而录其一斑，聊以窥五十年前沪市之状况云耳！其词云："申江好，万国竟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申江好，胜景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申江好，铁厂最清奇。自昔公输无比巧，此中灵妙有谁知，从此废工师。""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申江好，最异是新街。夜火零丁门户密，春风容易凤鸾谐，大半产秦淮。""申江好，高驾马车来。浪子闲游朝几度，佳人遣兴日多回，迅

疾似奔雷。”“申江好，妓女着红裙。邑庙烧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纷纷，贵贱不能分。”“申江好，最好是豫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申江好，风雪不知寒。煤火通红烧屋角，烟筒高耸出檐端，坐卧十分安。”“申江好，南北两雄关。百货金钱徽似海，异邦税饷积如山，财赋重区寰。”“申江好，书寓姓名标。屏却须眉重巾帼，只弹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申江好，水蜜著名桃。黄歇浦西生更好，黄泥墙畔品尤高，红晕认鹅毛。”“申江好，烟馆最深深。诚信眠云花共倚，恒昌醉乐酒同斟，招友几番临。”“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申江好，酒肆备佳肴。昔日膏粱矜饮啖，而今市井解烹炮，随地有良庖。”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读之不禁有世事沧桑之感已。

曲园老人外纪

朴学宗师俞曲园，清之德清人，讳樾，字荫甫，号曲园，又尝隐名为羊朱翁。著《耳邮》一书，凡四卷。王均卿收之入《笔记小说大观》，其提要云：“是书为近人俞曲园所著，羊朱翁者，俞字之切音也。”自序有云：“耳闻多于目见，关于人事者十居其八，关于鬼神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劝惩所在，仍不外乎男女饮食之间，其取名《耳邮》者，盖犹是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之微旨也。”曲园官编修，提督河南学政。罢官归，

侨居吴中护龙街马医科巷，其宅比邻鹤园。某岁，星社假鹤园雅集，园主人庞君蘅裳，犹指出墙乔木曰："此曩昔曲园老人之居也，今子孙式微，宅已易主，然其春在堂匾额，尚高悬于堂，令人缅怀往日诗酒之盛不置。"曲园在吴，一意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由经以及诸子，皆循此法以行之。夏日喜午睡，特制一竹枕，枕端镌"塑锁梳"三字，人不之解，有叩之者，则曰："临睡宜澄虑不思，如泥塑偶像然，又当缄口不言，一似锁状，不思不言，则仿佛乱发之经梳栉而通理，遍体舒适，酣然入梦矣。"其晦涩有如此。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至三十一年之久，章炳麟其得意弟子也。著作甚多，有《春在堂全集》、《隐语》、《荟蕞编》、《右台仙馆笔记》等。善书，能作各体，有《墨戏》一卷，极错综变幻之妙。如"一团和气"，篆书，作圆形；"南山之寿"，草书，如寿星状；"福寿双修"，草书，如两人相对；"驱邪降福"，草书，如锺馗像；"大悲"，篆书，如菩萨像；"蓄道德能文章"，篆行草杂揉，如魁星像。"曲园长寿"，草书，如携杖老人。"曲园拜上"，草书，如人拜像。"曲园对月"，草书，如人凭栏望月。"曲园写竹"，篆草杂揉，如画竹石。"右台仙馆"，篆隶杂揉，如山居建筑。"曲园课孙"，草书，如课读。"万卷书"，如架上积轴。所书楹帖便面，流传于苏浙者，不可胜计。其作书也，不择笔，虽秃毫败管，一经运用，无不挥洒如意。某次，遍觅笔不得，乃借漆匠之漆帚以为之。盖其时适雇漆匠，整饰其春在堂也。护龙街渔郎桥头小酒肆，肆主蠢不知书，而藏有曲园联额凡一束，询之，则其父识曲园，曲园常至其肆酌饮，进以时鲜之品，曲园啖

而甘之，兴至挥毫，数年来，不觉积存如许也。

饭牛翁丑诋李伯元

彼脚鞚手版之辈，多卑污鬼蜮之行，《官场现形记》一书，其当时之写真镜也。此书出于南亭亭长李伯元手笔。伯元，江苏武进人。于同光之际，颇著文名。于沪上大新街之惠秀里，创刊《游戏报》，为今日小型报之先锋，既而又办《繁华报》，《现形记》，即逐日载诸报端之长篇小说也。初拟撰成十编，每编十有二回。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中，所成凡三编，至三十一年又成二编，越二年以瘵疾殁于忆鑫里旅邸，《现形记》未竟其功，惜哉！当是书刊行之始，万人传诵，《茂苑惜秋生序》云："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官场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欲提其耳，则彼方如巢许之掩耳而走，欲唾其面，则彼又如师德之使其自干。盖作者于箇中深知要窍，故能曲曲如绘也。"又《谈瀛室随笔》云："其体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刻画仕宦恶劣处，颇有入木三分之妙。"推崇可谓备至。然伯元却不自惬意，尝谓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有无限蕴蓄，可以藉此发挥；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病矣。岂知天不假年，未几即玉楼赴召哉！前辈饭牛

翁独丑诋伯元，谓其："所著《南亭笔记》八卷，谬讹百出。如纪晓岚之父姚安公，误为外舅，李兴锐中丞，山西人，误作合肥李鸿章之兄弟行；著《治家格言》之朱柏庐，误宋朝大儒朱元晦。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此其所以为洋场才子"云云。伯元与前辈孙渐石先生友善，先生创《笑林报》于迎春坊，与惠秀里望衡对宇，过从甚密。先生所用"渐石"二字之印章，即伯元所镌也。又与吴趼人极莫逆，伯元死，趼人为之作传。老伶工孙菊仙为经理其丧，盖伯元生前于《繁华报》捧孙甚力，孙因之蜚声梨园，理其丧所以报之也。

关于徐锡麟之一页史乘

革命流血之最惨者，当推山阴徐伯荪锡麟烈士，而其彪炳史乘，亦以徐烈士为最动人景仰。当烈士之被害，其时各报纸处于专制刑威之下，咸以大逆不道目之。幸不久虏运告终，社墟鼎革，烈士之精神主义，遂得大白于世，是亦可以无憾矣！偶于友人处，见藏有某君贻彼之函札凡二通，皆述及烈士之佚闻，为外间所未知者，盖烈士曾出洋游学，其时负笈东瀛者，自费生不准入法政及陆军，系鄂督张南皮所建议，政府利用之以遏制革命思潮。烈士知此制限，本已爽然，惟犹有自费生认作官费生得以入学之通融办法，乃由东洋电恳伊戚俞公廉三，转电浙抚张，据情电商驻日钦使，而事遂谐。其时俞卸湘抚职，适在鄂为寓公也。顾烈士此行，本志

在陆军。拟由成城入联队而进士官学校，为将来回国以武力从事地步，讵意试验体格，以目力短视，屏不予入，乃益嗒焉若丧，废寝馈者累日。不得已，浪游三岛，结纳彼邦人士。不半载折回鄂垣，归囊中无他长物，只有军用地图数幅，出口大将刀一柄，二者均属彼邦禁物，不知从何得来，烈士真神乎技矣。烈士既不得志于学，乃思得志于官。俞公谓之曰："滇督李、川督锡、皖抚恩，皆与有旧，而亦爱才，君自择之，当举不避亲也。"烈士仓卒无以应，退则踌躇再四，私自计之曰：滇本边陲，鞭长莫及，川省又闭关自守地，惟皖则毗连东浙，温台健儿，越中君子，呼应较灵，遂决计往皖，发难捐躯，系五月二十八日，通电到鄂，全体戒严，检查邮电，如防大敌。讵意出事之明日，同人犹接得徐书，内有此间军警学各界多已赞同，武昌军警，当不无相识，务请转劝勿生反对等语，则此书之漏网亦幸矣。其平时通讯，书函封面上均署伯荪缄字样，惟此书则署徐缄。盖才大心细，临危不乱，有足多者。又其时恩抚幕中，系一越人沈姓，乃老于刑名者，与俞亦有旧。烈士到省后，出其交际手段，使之深信不疑，故当道幕府，皆依畀有加。其出事后草恩抚遗表者，即沈君手笔也。据实直书，双方顾及，而能毫不牵涉者以此，此又烈士之眼光四射，胸有成竹，足以使人倾佩也。又烈士未出洋时，久已结纳豪杰，兵式体操，娴习有素。及出洋回鄂，则以日本之刺刀，白郎令之手枪，携带在身，抚摩不去。一日游武昌花园山后之炮台，四顾无人，竟跃跃欲试，由二三同行阻止之乃已。张良之椎，荆轲之匕首，盖其所怀挟者素矣。所述虽琐屑，然足补稗史之所不及，即视为茶余酒后

之谈助，亦无不可也。

彭雪琴辟园画梅

有清名人彭雪琴之画梅，艺林传为佳话，然其说殊不一。或谓彭少年时馆于某宦家，眷宦家一婢，婢亦慕悦之。既而宦家强遣去，婢投缳死。婢名有梅字，故彭誓画梅花万本为报。或曰不然，彭一日为仇家挤入水中，一女子名梅香，见而拯之。彭衣尽湿，梅谓我家甚近，可易衣而归。彭情不可却，随之往，家只一母一弟。梅告母，母即出衣，俾易去濡水者，奈彭因惊受寒而病，不能行。母曰："彭公子留一宿，明日归可也。"病二日，食不进，母忧之曰："驾舟送公子归可乎？"彭曰："无庸。我已得汗，虽不食，体觉舒矣，且送归恐惊老母，府上德惠不敢忘，他日当报也。"又三日，能进食。七日而归，梅已字前村某氏，彭问其母而知者。彭之病也，梅亦时至榻前问慰，彭曰："梅卿于我有再造恩，我未有妻而卿已字人，当曰：恨不相逢未字时矣。"梅面微赧，不语而退。不料邻里口传，述闻互异。前村某氏，遣媒氏来责，梅心伤之，遽病，病数日死。彭闻之急往吊，遂发愿画梅，以志隐痛。此似较前说为近情理，然确实与否，未敢武断也。彭以发愿故，其后执策从军，转战大江南北，所过名胜之地，辄画梅以留纪念。我苏邓尉涧上，有陈氏汎香居，花木丛翠，迥绝嚣尘，后改为辟园。同治间，郡绅潘霨得之，葺为家祠，

池石之胜，保存勿替，至今游其地者，犹可一探询也。当辟园时，彭尝于兹盘桓数日，地方士绅款宴之，彭酒后兴起，濡笔画梅于壁上，枝干挺蜿，苍莽有奇气，并题七古一首云："辟园粉壁净于雪，令我狂醉污泼墨。乱写梅花纵复横，千株万株虬如铁；纵有五丁六甲来，费尽神力不能折。任他美人月下看，任他高士山中歇。罗浮仙子竞欢颜，姑射神人开笑盻。繁华最厌软红尘，清芬压倒众香国。记得当年顾虎头，满壁沧洲画妙绝。我今泼墨画梅花，写与邓尉荣阳宅；道子传神笔已枯，疏影暗香写不得。主人有鹤守天寒，冰雪心肠有谁识？世事原如壁上观，何必定须分黑白。留将清气在乾坤，十二万年不许灭。"邓尉素以梅著，得此则笔底花与枝头花相映发，洵绝妙点缀哉。

奚燕子之往日风流

昔沪上有所谓国魂九才子者，奚燕子其一也。今先生头白沧江上，老怀弥恶，与不佞为忘年交，然不把晤者已半年矣。先生为南汇召楼镇人，豪富称浦左第一。名生白，以咏燕子诗二律，有"三月新巢营绣户，十年旧梦记红楼；玳梁夜宿香泥暖，珠箔春垂絮语稠。疏帘尚识衔泥路，故垒难忘话雨情"句，为大江南北所传诵，咸以奚燕子呼之，比诸谢蝴蝶郑鹧鸪也。少年时，翩翩丰度，时来沪上，过秦楼楚馆间，有珠帘齐卷，争看子都之概。与戚饭牛先生订金兰之契，

常连袂作狎邪游。眷群玉坊玉怜香校书，欲撰嵌字联以张妆阁。先生得"双飞蝴蝶楚怜香"七字，无以为偶，饭牛先生以"一曲凤凰秦弄玉"应之，立遣侍役购金笺磨隃麋，走笔书成，一时系游骢于马缨花底者，见之莫不啧啧赞叹。天暑，赁张氏味蒓园之藕花榭三间，以为消夏之地。招朋辈饮酒联吟，谈鬼话雨以为乐。夜深，则留朋辈亦同宿榭中，月费数百番佛，无吝色。既而斥万金纳某名妓为姬人，未几，姬人挟资遁，再斥万金续纳之。又纵博，浦左遇有博局，往往必俟先生至而开场，挥霍若干年，家产荡尽，不得已鬻卖文以为活。撰武侠笔记，虎虎有生气，不佞辑《金钢钻报》，时载其作品。闲作小诗，尤多可诵之句，如"山亭闲放鹤，水榭静眠鸥。"又"红叶乱山樵子径，白云古树野人家。"又"茶鼎吟萦烟篆碧，砚屏深护夜灯红。"又风寒画槛鹦初睡，月满瑶阶鹤未归。"与戚饭牛同为娄江杨古醞弟子。

汤蛰仙迷恋九花娘

凡数政海掌故者，莫不以汤蛰仙之简朴为不可及。汤平日不备车舆，无论远近，喜徒步而行，足力疲乏，则入小茶肆啜茗稍憩。虽与屠沽牧竖儿伍，不以为涴，人亦不知其为当今太史公也。一日至某显宦处，司阍者以其酸态如三家村学究，不之纳，汤出片示之，始行延入。既而某显宦送至门外，询侍从汤公轿子何在，汤莞尔曰："徒步来此，不烦招呼

也。”

汤之晚节，颇滋物议。盖汤任沪杭铁路总理，民国三年，浙路收归国有，汤获二十万金，未知确否？时杭州土娼九花娘，苗条多姿，尤工媚术，设碰和台子于沪上牯岭路，榜曰：“潘第”。汤眷之，九花娘善伺汤意。汤喜啖菜心肉圆，九花娘辄亲自调制，汤啖之腴美鲜隽，赞不绝口。询之，则曰：“此清杨明府之杨公丸也。”九花娘之母舅，固为某巨家庖丁，遂得其法而传授者。据云：猪肉须肥多于瘦，去筋去皮，和以猪脑，煎以麻油，九秋霜菊之际，加入蟹粉，尤为可口。汤得此肴，往往为之饭尽二器。入夏炎热，恐冰汁汽水不宜于老人也，特备种种花露，如蔷薇、金银花、荷花之类，分盛白瓷盎中，藉以代饮，故数年中九花娘所获在万金左右。汤死有好事者赠以一联云：“二十万可曾带去，九花娘未必跟来。”借以讥之也。与九花娘比邻居者，尚有蕙勤其人，新世界创花国选举，擢为都督，苏曼殊甚爱之，呼之为阿弥。阿弥者，蕙勤之小字也。

崔通约好语如珠

革命前辈崔君通约，别署沧海。著有《沧海生平》一书，颇多牢骚之意，盖有功而禄不及，无怪其然也。通约入同盟会甚早，某次偶成诗四章，揭载于美国刊行之《中国少年晨报》，其第二章云：“生平不喜因人热，到处都成作客凉；领袖

何时生我土，国亡种灭倍心伤。”有伍某者，持以示孙中山先生，谓诗太轻蔑，有讥中山先生非领袖之意，欲置之死地。中山先生仅以除名同盟会了之。通约至今犹感中山先生之宽容大度也。通约喜为联语，所作通俗可喜，如云：“有子、有媳、有女、有婿、有孙、有寿，还有骨、有诗酒、有糠糟，吾也知足；无钱、无文、无官、无禄、无病、无忧，尚无须、无烟赌、无色相，世将何求？”又云：“冷水沐浴，冰奶淇淋，两者有益卫生，尝来越觉滋味；龙井菊花，豆腐菠菜，一生已成嗜好，习惯偏增精神。”又云：“晚上必早眠，清晨必早起，工夫必早完，一日变成两日；跑街就是我，烧饭就是妻，打扫就是女，三人几作六人。”又云：“师事南海，友事中山，抱定乐观来研究国是，旧吾身心，新吾头脑，誓从积极去创造人生。”又云：“食在广州，娶续苏州，住过杭州，游几五州，死不须柳州。吾犹人也，寿超颜子，乐趋老子，学守孔子，教多弟子，行尤近墨子，世谓我何？”又云：“幼弱，少贫，壮读，老年游，岂真我之维他命；书痴，童癖，酒狂，宗教热，就是某的人生观。”语皆新颖，不落呆诠，洵别开生面之作也。

段祺瑞之棋友

三造共和之段祺瑞，逝世有年矣。同社赵君眠云，为谈段之轶事，谓段以棋会友，先后不下数百人。棋友知段之习

性，皆故意于局势危迫时，松一、二子，任其战败为胜，否则段寝食不安，辄致病也。癖好累身，于兹可见。幕下棋友某，湘人也，随段有年，独为一局消闲之客，凡有关时局，及出处大事，靡不参与，段殊契重之。尝谓左右曰："某观世具有法眼，无怪其棋品之高，与他人不同，由其见地异也。"后某忽以噤口痢逝世，段深悼惜之，对人语及，常挥老泪。既赙恤其家属，又为买地以卜葬焉。左右以段失一棋友，甚感寂寞也，乃辗转托人，觅得一山西棋客，荐之段处。段偶与对局，山西某客胜三子，段面虽赞誉，而心甚轻之，谓其所亲曰："某客以攻剽争劫见长，棋品下劣，非我所喜也。封银若干为客程仪，谢之使去，并语人不必再荐棋友，且云我喜诵经，足以养心静气，自适我意，棋今将永戒，盖不独劳精神，且致清夜有失眠之患，非老年人所宜。但未几又复逸兴遄飞，好弈如故。消息传出，旧时门客之工于此道者，乃稍稍来。段喜甚，敬礼有加，于是门庭若市矣。段持开放主义，来者不拒，一一与之酬对，其手法欠佳，一战辄北者，则赠银遣之，或二、三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大抵计其来此路程之远近而定也。又有某揣知段之心理，初与段对弈，精神贯注，无懈可击，段深佩其能，既而辙乱旗靡，卒致大负。段诘其故，某曰："近来处境殊窘，有断炊之虞，当弈至严重时，一念及于妻孥冻馁之状，则此心不属，举棋失措矣。"段怜之，立斥三百金以赠。嗣后每遇艰困，往往乞助于段，段无不应允。统计数年间，几达万金之巨云。

苏曼殊与邵元冲之友谊

邵元冲殉难于陕变，党国失一柱石，殊可惜也。元冲以邓孟硕之介，识苏曼殊于海上，叹为隽才。曼殊落拓不羁，资用罄乏，元冲辄济助之，曼殊亦以元冲博雅仁厚为不可及，过从殊密也。曼殊赴扶桑岛，时致元冲书，一在甲寅七月云："两辱手示，深以为慰。吾公行后，诸人仍在内务府行走，予即静坐终日，心知是病非禅，海上故人，别来何似？秋风又一度矣。柴姬淑媚无伦，阿嫣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阁下也。信四封奉转，望察收。阁下如不得志，还来就赤松子游，是间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可与晤言也。七月十八日。"又云："连日甚寒。晨间小雨如烟，不能扫小园子。午后试新衣，并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劝昌勿归，然则中秋月饼，且无福消受，遑论其他。二十三日灯下书。"又云："今日幸有新银团加入，不致经果子店门前，望望然去之。二十八日。"一在甲寅八月云："今晨拜诵海上来笺，知居士果无恙，欣欢何似。昌近日颇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饮源顺，归时已十二句钟矣。阿崔犹得一晤否耶？后园柿子，已垂垂作金鱼黄色矣。近日曾一到荔香园醉沤斋否？八月初一。"一在乙卯四月云："阔别清颜，忽然已久，三月二十

一目手示，省览周环，慰同促膝。牧之体中何如？何崔秦筝丽娟，都不闻动定，何也？莱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凤。邓方伯妄谈国事，譬如牧猪奴折梅花打猪，吾又何从加一辞也。吾将潘娘小影，奉还方伯耳。老大房之酥糖，苏州观前采芝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劫灰先生风头甚健，晤时为我问湘老四、素贞、蔚云诸人近况，幸甚。吾右手已愈多时，能登箱根山，惟下山坐皮篷马车，远不如龙飞。老赛尚寓富春里否？"又云："小凤、小杜、丽娟，都不与我一言，岂像煞有介事耶？君便中购摩尔登糖四瓶，外国火腿一只，为我代送至小花园可否？君何不挟老三来游箱根，轻轻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处有酒能赊，无油可揩，君将何以教我？"又云："吾病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医者谓散里哆扶斯病，劝予每日吸鸦片三分，他日君来，索我于枯鱼之肆矣。方伯仍不见来，丽娟秦筝作么生？何姗姗其来迟也。小凤多福甚慰。弘顿首顿首。"二人友谊之笃，不难于此数札中窥见之，而其中似有蛾眉曼睩之流，呼之欲出，可知元冲当时亦绮障艳薮中人也。

朱梁任之招国魂旛

某岁我星社诸子，赴苏观文献展览会，予亦与焉。革命史料中，见有朱梁任先生狮子山招国魂旛一，张之于壁。旛为黑布所成，作狭长形，纵约四五尺，横约六七寸，下缘分

歧，为二尖角，中有四白文"魂兮归来"，草书飞舞，想系梁任先生手笔也。参观者至此，无不驻足瞻仰，深叹遗物之难得，而革命精神，炫煌照耀，可垂万世而不替也。梁任先生制旛招国魂事，同社范子烟桥于其所著之《茶烟歇》中，曾有纪述。如云："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朔，关中梁柚隐，吴县胡友白、杨韬玉、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苏州郊外狮子山，为诗文以招国魂，其事甚秘。而当时文人革命思想之活跃，此其见端。朱梁任先生最激烈，书年曰："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十月辛亥朔"，而署名曰："'黄帝之曾孙小子'。诗曰：'维有胡儿登大宝，岂无豪杰复中原；今朝灌酒狮山顶，清洗腥羶宿世冤'。若为当局所发，必难免身殉。然不死于文字，而死于水，梁任先生其不瞑目矣。复有题《招魂旛》云：'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羶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旛'。旛为一白布，上绘雄狮狰狞状，意谓睡狮已醒，将一吼惊人也。前年陈佩忍丈主江苏革命博物馆，梁任先生曾语及旛，戏谓之曰：'招魂之旛至今犹藏诸箧衍，其价值在革命博物馆所列者之上，盖三十余年前，冒死以为此，其胆大固不弱于烈士之怀刃掷弹也'。梁任先生殁后，此旛不知能始终保存否？惜革命博物馆，亦以不急之务，不置督理，已徵集者，尘封蛛罥，精神之淬励，中土之人已薄之而不为矣。"烟桥文中所述，与予所见者微有不同，殆当时别有一旛，或烟桥传闻之误欤。兹者，是旛保存完好，烟桥亦可以无憾矣。按梁任先生于前岁雇舟往角直观唐杨惠之所塑罗汉，中途父子覆舟死，故烟桥云云。

章太炎有仙骨

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之死，为我国文坛上一大损失。先生之言行，已数见各报，然据予所知，尚有足述者。先生为同盟会巨子，与词人黄摩西颇友善。以文字鼓吹革命，清廷欲捕之，乃匿于苏之葑门内黄摩西家，盖其时黄主东吴大学国学讲席也。民国后，袁氏禄位羁縻之，授为热河都统，然先生意不在此，旋即弃去。袁氏阳为厚遇，实则软禁之以事防范也。及帝制告成，先生佯狂避祸，尝于冬日，执蒲扇以赴宴；宾主尚未入席，先生据座大嚼，并催厨役进肴，食毕即掉头走，于是外间纷传先生为疯子，袁氏不之疑而释之。唐继尧起义云南，慕其名而迎之来，及先生抵埠，放八十一响礼炮以示敬。然为日较久，供奉渐疏。先生外出，辄乘肩舆，虽昼间亦命掌灯，或叩其故，则曰："地方黑暗，不得不藉此以见一线光明也。"先生知医，治方剂往往有奇效，然非至契之人，不肯贸然一试其回春妙手。又擅书法，但例不写上款，固请之，则仅书某某属，概无仁兄先生之称呼。其公子奇，家学渊源，自幼即能作擘窠大字，有神童之号。予一度见之，眉目清秀，洵佳子弟也。先生居沪时，偕数友往命相家谈相，命相家以为平庸无所异，及揣骨则大惊曰："君有仙骨，欲富则富，欲贵则贵，好自为之，前途未可限量。"因

问先生姓氏里居，先生不以实告，然未尝不叹命相家之神技不可及。某闻人对于先生深致敬仰，先生亦答之以礼，有造先生同孚路寓邸而乞助者，先生与以名刺，云持此谒某闻人或可设法。某闻人见先生名刺，立赠二百金。此讯传布，乞助者愈多，先生以来者非善类，不敢斥逐以招怨嫉，一一以名刺畀之，某闻人均如数酬报。先生认为长此以往，未免难于为情，此亦觅屋居苏之一大原因也。先生生前素慕刘基之为人，以其辅佐朱明，驱逐元胡，功绩道德，极为可钦，曾语家人云："死后愿葬于浙之处州刘基墓傍。"闻章夫人曾一度与张溥泉相商，未知果成事实否。（按：太炎卒葬于杭州张苍水墓畔。）

张园安垲第之四大金刚

驱亨斯美，游味莼园，已为过去之陈迹，而此中风流韵事，实有足述者。盖三十年前，静安寺路一带，绿荫夹道，尚少市廛。每当夏日，夕阳西下，暑氛稍退，彼王孙公子，往往挟佳丽，一车同载，骄逞马蹄，帽影鞭丝，络绎于途，咸以味莼园为游憩纳凉之地。味莼园张氏产，俗呼张园，在今之麦特赫司脱路口，惟人事变迁，兹已无复有一木一石之可寻，徒留吾人之追忆缅想而已。园中有所谓安垲第者，屋殊轩爽，啜茗尤宜，一时花界翘楚，如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林黛玉诸名妓，每日必至，在安垲第门首各据一案。南

亭亭长李伯元见之，曰此"四大金刚"也；更于其所主辑之《游戏报》上谈及之，于是哄动社会，人称其啜茗处曰"金刚台"。继之者有小四金刚，则自郊而下矣。四大金刚中，以陆兰芬貌最美，西人为之摄影，刊载于彼邦报纸，题之为"支那美妇人"。初名胡月娥，朱某眷之。一日，朱见胡在安堉第与伶人赵小廉相偕若鹣鲽，朱妬火中烧，酬马夫以重值，纠党伺殴之。赵知而命役者招戏园武行来，有打英雄马德芳者，且挟利刃至，虽经调停，未酿惨案，然捕房已诉之公廨，以争风肇祸，各处罚锾，马德芳荷枷拘禁。胡从此易其艳帜，标曰"陆兰芬"，实则非其真姓名也。当兰芬盛时，初度称觞，李伯元为撰寿文，极骈四俪六花飞蝶舞之致。彼脚靴手版之辈，亦不惜纡尊降贵，前往祝贺。兰芬有子，尚在童龀，居然晶顶蟒袍，迎送如仪。后与一王姓客相处，兰芬瘵疾卒，年只二十许。王姓客为发赴告，称之为"先室陆宜人"，且营葬焉。得此归宿，兰芬其亦可以无憾矣夫！

前辈孙漱石先生，老于欢场，常称金小宝为花丛模范，则彼姝不同寻常脂粉可知。小宝生平，有二事足资我人之谈助，其一慧眼识士；其二画兰行善。盖小宝虽在勾栏，却有志于学，每日入南市城东女学肄业。校中教员陆某，教导有方，行为亦异常诚朴。小宝颇重其人，因劝陆某东渡扶桑，留学以谋高诣。陆某固寒士，以乏资斧对，小宝曰："如先生果有志者，当假巨金以壮行色。陆某为之感激涕零，然以不敢领受，婉却焉。既而陆某应他校之聘，小宝随之，重申前请，谓有才如先生，岂甘蠖屈以终耶？陆某以红颜知己，人生难得，且有不容固辞之势，遂允之。至日本习法政，学成

归国，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而君子不忘其旧，即娶小宝为妇，伉俪情殷，神仙眷属不啻也。《退醒庐笔记》，述小宝画兰事甚详。谓："小宝能画兰，九畹幽姿，芳生笔底，得者皆珍逾拱璧。题款字亦颇极娟秀，惟以觞政之暇，素不轻易下笔。某岁因个中人议办花冢，购地于静安寺路，为曲院诸残花埋香之所。经领袖者会议集资，小宝慨然以画兰百箑自任，润资不限，由客自给，悉充花冢费用之需，一时获资甚巨。所绘箑下款皆书'天香阁主'，其时小宝居惠秀里颜妆阁曰'天香'，故以是署名也。天香阁中，多名士踪迹，李伯元及仓山旧主，均为入幕之宾。李赠诗有'若向风前比颜色，可知不让画眉张'之句，盖张书玉画眉长且黑，故云云也。"

张产于广陵，来沪标帜，《红脂识小录》述其人，谓："颀身玉立，备极妖冶。迷香神鸡之胜，足以钩弋游客，故虽郯莒小邦，不数年，一战而霸。摩垒上国，与林、陆、金三列强，同为箧中龙象。其人一切迈往不羁，梨园子弟李某、赵某及圉人某某，皆其夹袋中人。昔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如书玉之摩顶放踵，放诞风流，亦无多让。"所谓李某，即名武生李春来，赁屋同居于长裕里，未一年，离异而与路三宝通，同时更与朱某相缱绻，既而珠胎暗结，及分娩，人咸以小猪猡呼之，所以谐声朱与路也。张适人多，而俱不能终其身。卒嫁北京李某，李某作新大陆游，张随之往，领略异域风光，眼界为之大扩。同寓北平，不复为卖笑生涯。林黛玉晚年窘困，常乞贷于张。

予生也晚，然犹及见金刚魁首林黛玉之垂老风情，盖其时说界名宿许指严先生尚健在，秋凉薄暮，袷衣初试，相偕

作大世界游。百戏杂陈，徒乱人意，乃舍而至空旷处小憩，于花廊竹槛间，见有浓装艳裹老有余妍者，据案而坐。傍有侍女，盈盈立其侧，指严低语见告曰："此荡轶飞扬不可一世之林黛玉也。"未几，林以瘫痪，竟致不起。彼身后萧条，无以为殓，赖手帕姊妹醵资，得以理其丧葬，一代尤物，结果如此，良可叹也。林为三泖间人，本姓陆，父为劳工，以家贫故，给李皮匠为童养媳。皮匠之妇以媳貌姣好，俟其稍长，秘密卖笑，既而走津门，榜小金铃，因病毒乃来上海就医。既愈，重张艳帜，慕胡宝玉之为人，改名林黛玉。南汇县令汪蘅舫眷之，同居白克路，而林不安于室，汪与之绝。林乃异想天开，赁居南汇，榜门"南汇县正堂汪公馆"，且肩舆往来，舆灯灿然，亦署汪衙。汪以有碍官声，与以数千金，始允返沪。南浔邱某，以八千金纳之为小星。邱某诱之吸阿芙蓉膏，用以羁縻，林之沦入黑籍自此始。民国六年夏，林演剧苏垣，寓阊门旅馆，因吸烟被逮。好事者拟乞援书刊载于小报，引为笑柄。林当盛时，颇邀贵赏，出入江苏督军张勋之门，端午桥行辕，亦见其芳踪，汤化龙掷三千金与林一握手，豉而如此，亦足自豪矣。闻林居恒喜重黛画眉，盖其染毒时，眉际留一斑痕，遂不得不藉此以为掩饰云。

徐忠明之笼钩

凡蓄鸟者，必美饰其笼，虽一钩之微，亦必穷极工巧。

有所谓忠明钩者，尤为名贵。忠明，徐姓，鄂产，素习锉刀业。后来沪，改业雕紫铜笼钩，其雕凿之细，世无其匹，见之者，无不疑为鬼斧神工也。所雕有字有画，且款识俱备，更区别文武，如绣眼芙蓉，则为文鸟，其笼为文钩。文钩所雕，无非"西厢"、"红楼"等类。至若黄头等善斗之鸟，则钩雕"三国"、"水浒"武事，从不混淆也。一钩之值，本定三十六金，然忠明嗜麹糵，日在醉乡，罕事工作，雕未及半，已付质库。鸟主人亟欲得钩，代为赎之。既赎又质，质而再赎，及工成到手，辄耗费不赀。故今市上有以忠明钩割爱者，代价非数百金不可。忠明晚年，目茫茫不复觏物，有见之于豫园者，赤鼻伛偻，颓然一老矣。闻其婿某能继其业，某本在早烟筒店专凿筒头细花，忠明见其技之可取，乃以女妻之，且一经指授，凿钩亦楚楚可观云。

俞剑华之头风症

革命诗人俞剑华先生，殁于娄东故里，闻者惜之。先生讳谔，剑华其字，别号一粟。早年留学扶桑，与革命志士，谈及国事，辄慷慨流涕，不能自已。归国后，与柳亚子、高钝剑诸子组织南社，而与亚子尤为莫逆。盖亚子于诗文中揄扬京剧艺人冯春舫，先生亦复倾倒于春舫之歌衫舞袖者也。以所如辄左，遂远遁而作南洋之行。致友朋书，时复露其抑郁牢骚之意，如云："沈腰顿减，潘鬓皆皤，况复厉气横侵，愤血

时下，生还之日，殆无望矣。”又云：“阮籍途穷之哭，兰成枯树之辞，人世悲哀，当无更逾于是者，况凉燠殊节，瘴疠侵天，此身正不知能复归否耳？”其中怀可见也。晚年病发，四肢麻痹，不能行动，且常患头风。里有何君者，好谈医理，因讯之以头风之方。何君戏应曰：“出脑一洗可愈！”先生乃有“何当快读陈琳檄，抵得华陀一割无”之句，后竟以不治死，年仅五十有二。所著有《剑华集》、《荒冢奇书》、《翩鸿记传奇》三种。深愿有人为之汇刊，则先生不朽矣。先生诗风华侧艳，得温李之遗绪。客有以其所抄《无题》四首见示，遂录之于此，诗云：“佳期何意误芳辰，孤负三生石上因。心火几曾烧祆庙，眼波空自觑江神。飘然化鹤多君子，翩若惊鸿洵可人。百斛明珠难换取，貍奴偷笑睡花茵。”“猜防漫卜九鸾钗，绾就同心计早谐；月下来时宜划袜，花间过处便兜鞋。愁他横卧乌龙妒，难把交关玉虎排；岂是卿卿无艳福，一宵好事共人埋。”“王母来时总有期，偷桃方朔合先知；堕怀金钿宁无觉，笼袖熏风早见疑；绝少鸾胶与重续，尽多凤纸絮相思。琼浆一饮魂消未，漏泄春光更恨谁？”“火急欢娱一霎空，杜鹃啼血咒东风；微生抵死期桥下，素女何年降月中。巫梦荒唐云雨会，湘魂幽咽蕙兰丛；大罗天上群仙散，偷谱霓裳有小红。”

俞金门贤乔梓

俞金门先生，为翁常熟之甥，以道德学问，表率士林。善书法，然不轻与人。工诗，其子若媳莫不擅吟咏，一门风雅，为末世所罕觏。先生捐馆于民国十五年秋，而病危之日，适为七秩寿诞，又值其夫人之生忌，先生乃自撰挽联云："造化弄人，妇死夫生辰，夫死妇生辰，算得同生同死。"下联已不能续，邑名士蒋志范续成之云："返求诸己，知归言受命，言归知受命，庶几全受全归。"讣至，予亦撰联以挽之云："莽莽乾坤推异才，沧海叹横流，又失东南大老；潇潇风雨思君子，山川钟灵秀，允为天地完人。"盖先生不慕荣利，澹泊自甘，且谦抑异常。烟桥范君欲师事之，先生诗以辞谢云："惭无纫佩酬诗客，敢以疏狂托夜郎。烂漫东风桃李树，如何栽傍及肩墙。"其时烟桥适执教鞭于某校也。哲嗣天愤，草小说家言，有声于时。尤长于侦探，往往构一事案，雇人扮演之，摄成照片，以为小说插图，读之者咸以为生面别开，卒以所费多博润薄而罢。天愤尝以英文小说倩人译为中文，又以中文译本倩人再译为英文，经五、六人手，结果意义全失，不知所云，以为笑乐。更能绘事，为予作一山水扇面，仿高澹游本，题有一绝曰："万山突兀势回环，寂寞无人云往还。此境不知何处有，愿除尘俗听潺潺。"予至今犹用以拂暑也。先

生临终，以小说多诲淫诲盗之作，嘱天愤勿再从事，天愤竟遵命不著一字，潜玩禅悦，欲以圆妙明心，静观众生。且茹素不进荤腥，平生更恶酒，每遇宴会，辄不终席而行。兴至画松，作老龙形，得者拱璧视之。今天愤亦已下世矣。

康南海腕下有鬼

戊戌政变之中心人物，当推康南海有为先生。先生本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幼读于村塾，异常顽劣，读经书至"敢闯夫子乌乎长"，辄自续之曰："马鞭长，顶屋梁。"且朗声诵之，为师谴责而不悛。盖"马鞭"乃粤语，谓马之阳具也。成童后，态度庄重，一反其所为。年十八，从朱九江游，研究理学及经世致用之道。九江卒，先生独居西樵山，潜心佛学，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忽大澈悟，以为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遂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居江夏时，曾一度见张香涛，香涛出联嘱对以难之，联云："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还是第一，还是第二？"先生立应之曰："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香涛为之惊服。先生记忆力殊强，书籍过目不忘。至坊间购书，往往出价极低，什九不得成交而去。然书中内容，先生在一翻阅之间，已能知其大概矣。喜遨游，一日至梁溪梅园，见有伪托其名而书"香雪海"三字者，先生乃重书"香雪"二字，并附一诗以证之云："名园不愧称香雪，劣字如何

冒老夫？为谢主人濡大笔，且留佳话证真吾。”卜居沪上辛家花园有年，即今清凉寺故址。考据金石，鬻书自娱，著《广艺舟双楫》，详究书体，其书学陈希夷有独到之处，而先生却云吾腕下有鬼，盖自谦之辞也。晚岁重来海上，有从字篮中得一无款之画马立幅，而付诸装池者，请先生书“天马行空”四字于上，而加款钤印也。其人得之，以先生之画为号召，售得数百金。先生知之，不之究诘也。先生平日主张士女居室，不许在城市工场尘溷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气，而政府当别置各种旅馆于山水明秀之处，以为士女行乐。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气，及妇人之有孕也，即入胎教院，其院尤必择胜地，则人种自日进一日。闻者以为言之有理。

清道人之一圆会

清道人殁于民国九年，遗墨流传，人以瑰宝视之。生时鬻书，值不甚昂，如团摺扇二金，楹联六尺六金，堂幅五尺五金，非若近今涂鸦者流，自订润金之巨大惊人。其书约亦殊雅隽，如云：“辛亥秋，瑞清既北，鬻书京师时，皖湘皆大饥，所得赀尽散以拯饥者。其冬十一月，避乱沪上，改黄冠为道士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家中人强留之，莫得去。瑞清三世皆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儿五十人，莫肯学辟穀者，尽仰瑞清而食，故人或哀矜而存恤之，然亦何可长久，又安可累友朋。欲为贾，苦无赀；欲

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然不能追时好以取世资，世有真爱瑞清书者，将不爱其金，请如其值以偿。"后以索书者多，殊以为苦，乃叹曰："书者舒也，安事迫促，而索书者急于索债，每春秋佳日，野老牧童，犹得眺望逍遥，怡情赏心，而予独拘絷一室之中，腕脱研穿，不得稍息。人生如白驹过隙，何自苦如此。"其友欧阳君重尝谓之曰："为人莫学书，学书诚无益，拙有损于己，善徒为人役。"道人叹为至言。然为生计所迫，无如何也。道人名瑞清，别署梅龛，镌一印曰阿梅，作书常钤用之，世绝少知其取义。或曰："道人娶某氏，中年而亡，两续鸾胶，皆为小姨，最后者小字梅茵，尤为贤淑，死后誓不别娶，因以梅为署名。"道人性饕餮，而量甚宏，能一餐尽百蟹，或百鸡子及馒头。居沪时，足迹常至小有天闽菜馆，所书点菜单，侍者咸宝藏之。既而又与诸遗老组织一圆会，月一二聚，人各纳银币一圆为餐费。闻与会者，凡十余人云。

陆凤石主讲蕊珠书院

陆凤石相国，殁世已三十年，然吴中人士，犹有能道其往事者。陆讳润庠，一字云洒。元和人。甲戌大魁天下，迭掌文衡，庚子义和拳之役，两宫西狩，间关三千里，代为草制，知眷特隆，历迁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入直南书房，教授溥仪。性情和易，而节操凛然。国体改革，仍直清廷，不少

懈废，自宋至清，状元宰相之局，至此而终。与徐菊人友善，菊人为阁揆，陆贻书诀别，且劝其早自引退，毋污二姓，盖遗老头脑也。陆书法清华朗润，意近欧虞。以少与市井之徒游，故茶坊酒肆间，陆书充斥，当时不以为贵。尝来沪寓乔家浜，冬寒御破棉袍，负曝读书，比邻吴翁见而奇之，曰："此子气度不凡，非长贫贱者，行见际会风云，为玉堂人物也。"乃以女妻之。后陆既显达，遂来归完姻。其邸在吴中阊门内崇真宫桥堍。丰堂崛起，高门洞开，至今陆氏子孙，犹藉余荫以安居也。赵君眠云于吴中半园，曾与陆氏有一面之雅，谓："陆躯干不高，双目闪动有威，而服御朴素，不脱寒素书生本色。"陆氏在京时，恒至书肆坐谈，书肆主人章姓，收书不辨宋元版本，辄请陆鉴别之。一日，有抱孙渊如平津馆某刻本廿册求售，章某许以银二两半。陆询其人是否家藏，何为急售？其人以母病需用对。陆悯其孝，即探得其人之寓所，俟其人去，即出银五两，向章某购得原书，命仆送至其人寓所而还之，曰"由我以五两银买归，愿以还君。闻某学士肯出巨价，谨为章就介绍书，君可持去接洽。"如其言，果得银数十两，即以五两还陆。明日陆复至章某处，告以故。章称陆盛德不置。陆于某一时期，在沪主讲蕊珠书院，书院设于也是园中，秦砚畦为受业弟子之一。

吴昌硕卜居升吉里

逝世廿年之吴昌硕，犹有人道其生平者，则艺术之不朽可知。闻吴居乡遭寇乱，寇所至屠杀，吴母刘氏及弟妹与妻章氏均殉难。每遇节日祭祀，吴往往默坐沉思，为之泣下。中年服官，曾任安东县一月，镌“一月安东令”印，以为纪念。至于肆力书画，已在四十岁后。写石鼓文最饶古趣，画梅石兰竹松菊杂卉，以篆意参之，别成一派。今之赵云壑君得其嫡传者也。以吴画易于摹仿，骨董装池之家，赝鼎为之充斥。有购得伪品，而请吴鉴别者，吴笑应曰“真”。事后有询其谬告之故，曰：“购画者化若干金不损毫末，脱我直揭为伪，则骨董夥生财之道不将被我一言断送耶！”吴既死，凡能作粗枝大叶秾红艳绿之巨帧小幅者，辄署吴款以求厚值。碱砆乱玉，难乎其为收藏家矣。予得吴之菊石立轴一，为早年作，且有霉迹，殊可惜耳。或有评吴氏者曰：“人好于诗，诗好于字，字好于画。”可见其诗之造诣，更在书画之上。卜居沪南之升吉里，与孙玉声君为近邻，常午夜叩孙氏门，僮仆入睡，乃助孙君煮茗谈诗，有“绕脚黄尘拂面沙，更无隙地草萌芽”句，孙君叹为笔力雄浑，谓十四字竟将租界马路风景，和盘托出也。吴亦自宝其诗，某次家中被窃，衣服资财，损失不赀。仆以告吴，吴亟披衣起，如其惶急者，既检

得其诗稿未失，乃怡然自若，衣服资财，不之介意也。刻有《缶庐诗》若干卷，又《缶庐别存》一卷。年八十有四卒。卒之前数日，犹为同社赵君眠云作石鼓楹帖，为最后之绝笔。眠云迄今犹拱璧视之。

蒲作英之九琴十砚斋

蒲华字作英，秀水人。善画竹，心醉坡公。画松能结顶，人以为难，花卉在青藤白阳之间。精草书，自谓效吕洞宾、白玉蟾笔意，奔放如天马行空，时罕其匹。妻早物故，孑然一身。寓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赁屋沪北，所居曰九琴十砚斋。左右四邻，脂魅花妖，喧笑午夜，此翁独居中楼，临池自若也。生平讳老，不蓄须，询其年，辄含糊不之对。盖作英幼慧，居舅家。舅陶姓，有子曰模，字子方，年少于作英，为作英表弟，质钝荒嬉，舅常训斥，引作英为比，模激而发奋。后竟以科甲得官，开府两广，备极显赫。作英落拓如故，深惭马齿徒增，无所建白，遂隐讳其年，不之告人。其同乡杨伯润年逾七十，尝言总角就傅时，已闻作英名，与同人结"鸳湖诗社"，意兴甚豪，以年岁推之，则作英之年，当在九十左右也。作英貌不扬，如老媪然，体伛偻；衣服朴陋，绝无仪态。治画余暇，常至豫园湖心亭啜茗为乐。晚年作画，益复任意涂抹，人称蒲颟顸。且不自矜重，有索辄应，与润金多寡亦不计，甚至有与以十金。邀之

来家，作竟日之画者，直至黄昏灯上，见案头尚有余纸，乃作草书，必罄尽而后归。作英以齿缺，不便咀嚼，由西方牙医为镶金齿。讵意于某夕醉卧，金齿脱落，梗咽而死，时宣统三年也。蒲既死，扶桑人购致其画，声价顿增，卒以流传太多，不胜收罗而罢。生平善诗，吴昌硕当时曾有为之刊集之议，厥后未成事实，故其诗什散佚，无复可得。同居孙紫珊君，固藏有作英书扇，录其自作之诗，蒙以见示。款为"廉始仁兄大人吟坛大雅指疵，弟蒲华录近作，时丙子闰五月。明州晤蒋君幼节，喜而有赠云：'十载神州各怃然，青衫旧梦付云烟；二分明月吟邗水，一片闲云度海天。漫惜清才多落魄，还忻良会未悭缘；石榴花照珍珠酒，莫负嘉辰放醉颠。"'莫辞金石出铿然，鸾鹤飞鸣竹径烟；红荔家乡胜岭峤，黄梅风雨奈江天；琴樽此去紫豪兴，书剑他时记夙缘。无可倾怀聊话别，只将养气隐顽颠。"'黄梅时候少佳晴，绮阁潇潇听雨声；好是开樽念良侣，醉呼泼墨竹纵横。读尽欣逢两铁公（谓铁生铁仙），精神花草展高风；无端我亦生豪气，爱学眉山苏长翁。修篁奇石对庭隅，磊落襟期慰此躯；料得子猷耽雅癖，碧琅玕影日相娱。（杨子京招饮，为写竹石绢障。）"仅此数首，殊足珍视也。

端午桥之胆怯

晚清大吏端午桥，官两江总督，礼贤下士，延况蕙风为

幕友，端藏碑版，富甲海内，悉由况定之。《陶斋藏石》一记，即出况手。时合肥蒯光典礼卿，以进士道员，分发江南，与况学不同，乃绍介兴化李审言以问之。每见端，必短况而扬李。一日，端招饮，蒯又及况，端太息曰："亦知况必将饿死，但我在，决不容坐视其饿死耳！"况闻之感激泣下，有致怨于李，李以是不得志于端。端入川被杀，李诗以吊之，有"轻薄子云犹未死，可怜难返蜀川魂"之句。轻薄子云，盖指况也。当端之入蜀也，从资州起行，以不惯控马，与弟竞生同乘二轿。时序秋深，霜叶红染，方欣赏间，抵一兰若，随从戎卒忽哗变，似明皇西幸六军不发故事，一时快刀出鞘，直刺端胸，竞生欲救，亦被枪殪，死状殊惨。谥以忠愍，盖端之于清，确甚忠心耿耿也。端擅书法，予曩于故金石家王冰铁处得见端所作楹帖，殊挺拔古逸。又工诗，如霸昌道任内之作云："故国河山在，荒庭魑魅多；夜深翁仲语，村僻虎狼过。家法群阉炽，边师练饷苛；即今天寿麓，寝殿尚峨峨。""原草日侵道，山榕本不材；冷官殊自惜，征檄忽飞来。快接刘黄宅，惭登郭隗台；小园三月别，应报好花开。"诗不多作，外间流传仅此而已。闻端平日胆量绝小，不敢微行。徐锡麟、秋瑾之案发，端在金陵，夜烛治官书，必呼侍从执武器以环列，甚至入内室燕寝，亦须戎卒在侧，顷刻不离，如夫人以诸多不便，乃叱去之。一日午间，气候郁蒸，提学使陈子励来见，端葛衣纨扇，与之谭晤。旋陈伛体向靴间取一摺扇，端惊极，脱口呼曰："子励何为者？"陈曰："无他，取以拂暑耳。"端为之羞窘，遂索观其扇上书画，藉以掩饰，然此趣史，已传遍遐迩矣。端喜阅报纸杂志，尝诏满学生曰：

"当今之世，新报固不可不阅，而留学生所出之杂志，尤不可不看，看愈多，则留学生排满之方法可以透澈，而吾可以思抵制之计。"盖其时革命思潮，已澎湃于宇内，而留学生更出《浙江潮》、《江苏》等杂志，抨击满清政治之腐败，不遗余力也。

丁文江恶竹

竹之为物，翛翛青青，宜烟宜雨，千古表同情于王子猷者，不乏其人。而故丁文江先生独深恶之。某岁，避暑莫干山，满山篁竹，风吹声喧，文江为之夜不成寐。翌日清晨进粥，以箸蘸粥液，书嘲竹打油诗于案面云："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其庭园间不许植一二竿。即器玩凡竹制者皆不用。藏文与可画竹一幅，素为家传之宝，至文江乃以赠友某君。某君亦地质学家，与文江甚相契合者。肴馔不食笋，谓笋乃竹芽，亦宜摈绝之也。

潘祖荫之风趣

潘祖荫，字伯寅，又字东墅，号郑盦。居吴中，以收藏

图书金石之富，著闻南北。如宋刻《金石录》，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皆为罕见之物。所居曰“滂喜斋”。每获一书，辄加评释，有《滂喜斋读书记》二卷，《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滂喜斋丛书》，《攀古楼金石款识》，书上钤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趁架千元”。叶鞠裳尝馆其家，得寓目所藏秘籍，因精版本目录之学，辑《藏书纪事诗》六卷，非潘氏之力，不克臻此也。时洪状元文卿客死异域，其爱姬傅彩云下堂求去，重理卖笑生涯，京中人士，咸以死乌龟目文卿。潘闻之，曰“龟为四灵之一，有怀星拖月负字衔图之奇；乌得以雌薄不修之秽德辱之。”遂深佩古之李龟年、杨龟山之有识，别构一屋于滂喜斋之侧，为习静教书之所，榜之曰龟盦。倩翁常熟书之，四壁张某名人所绘之龟故事条幅，如臧文仲居蔡，曹子建赋神龟，宁王遗大宝龟，南方老人龟支床足等，为缁衣大夫写照，极维妙维肖之能事。且蓄绿毛龟一，巨硕殊常，背上苔藻茸茸然，昂首嘘气，泅泳巨盎间。一日设宴邀客，出示其所作《释龟》一文，阖座传诵。既而发酷流舉，请客以龟字飞觞，并笑谓座客曰：“主人龟也。凡我朋好，皆龟之族类，后幸勿以龟字见讳，而负龟盦主人之苦心。”闻者为之轩渠。岁首有春灯射虎之举，以“臣东邻有女窥臣已三年矣”。射唐人诗一句，揭月余，无有中者。后为江南一士人所射得，盖“总是玉关情”也。潘赠以数百金，一时传为佳话。与郑叔问友善。隆冬雪霁，二人策蹇于虎阜山塘间，学孟襄阳之寻梅，奚奴不胜其寒，手足为僵，潘乃呼之同入村店，沽酒畅饮，致主奴皆醉，由郑扶送，始克返家。潘因有山塘扶醉图，遍徵士大夫

题咏。前辈风流，殊足羡也。

李合肥之书法

有清一代，名臣辈出。而李合肥历聘欧洲，折冲樽俎，访俾斯麦，友格兰德，具世界知识，非一班迂腐老朽者流可比。李不但治理军政，即文艺亦优为之。家藏宋塌《兰亭》一，每日昧爽，便起临书，以一百字为度。临本从不示人，云藉以养心自律。其致书于弟，动辄述及习字，而又推崇赵孟頫，如云："三弟笔性颇佳，习颜柳各体，似太拘束，活泼之气不能现于纸上，最宜改习赵字，而参以北海之《云麾碑》，则大有可观。"又云："三弟来函，既改习赵氏，慰甚。惟以功夫太浅，不能深得其意。此天然之理，不足道，只须有恒，不必多写，多写则生厌，厌则无功。每日临赵松雪《道教碑》、三页足矣。尚有一言以相告：临过之后，默思赵字之结构，以指画之。多看亦易进步，所临之字，不可废，至朔日齐集订成一册，以之比较，自有心得。"又致瀚章兄云："由虞永兴以溯二王，以及六朝诸家，世称南派。由李北海以溯欧阳询褚遂良及魏北齐诸家，世称北派。欲学书者，先明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之苏东坡、黄山谷，似近南派，米襄阳、蔡襄似近北派，子昂合二派而为一。嘱四弟从赵法入门，他日趋南派或北派，庶不迷于所往也。望将此意转告二弟。"又与珏成云："弟于古文，喜读韩愈

《论佛骨表》一派文章，于书法最爱赵子昂。因频劝子弟时常摹习，持之以恒，不难见其功也。"予曾于友人处见李所书楹帖："一径松风秋入画，半窗蕉雨梦生凉。"行楷绝流利，殊可喜也。据云李书不轻易与人，故流传不多，人益宝之。

张南皮一怒毙妇

南皮张之洞，道德文章，彪炳当世，卒谥文襄公。似其为人，一无疵病可指者，实则有一累德之事，南皮亦颇贻后悔，即踢毙其妇是。南皮与妇伉俪素笃，既生子矣。某晚，忽因小儿事，互起争执。南皮一时愤怒，失足将妇踢倒，急行扶起，已人事不知，鼻中流血不止，迨延医诊治，已属不及，翌日殒命，乃买棺安殓，一切如礼，乃运柩回里。其内兄子祥，欲兴问罪之师，幸子祥乃南皮尊人及门弟子，碍于老师情面，未便遽生波折，乃以葬礼必须从丰为要求。南皮尊人允之，始未成讼。然南皮不敢回家者年余，盖甚愧对子祥也。南皮因此事深自引咎，一再于家禀中提及之。如云："大人来谕，每以儿年少气盛，诫儿须心和气平，处事忍耐。谆谆训谕，无一信不提及，乃儿竟不能仰体慈意，肇启衅隙。子祥内兄即看大人面子，不予深究，而儿心中目中，亦实歉仄万分。"又云："儿平日间伉俪之情甚厚，此次实为失足，并无别意。肇事而后，亦追悔莫及，使无大人在堂者，虽身殉亦所甘心。此可质诸旅京诸先辈，当可得其详细也。"

又云："设无大人庇荫，则儿此时或缧绁加身，安得此衡文秉学，进退人才。故儿今日之一丝一粟，皆出自大人之厚赐，儿虽冥顽不灵，亦当知感。语曰：'经一蹶，长一智'。儿前承大人训谕，未能体会，致有今日之祸。今后敢不勉力趋上，以副大人厚望，使再不革面洗心者，殆真非人类矣。"既而南皮尊人又为南皮定婚高氏，以备续娶。南皮犹以为于心未安，谓此虽与例无禁，于理无伤，而于情则似乎难言，乃展缓至三年后，始成嘉礼。且时时怀念前妇，久未释怀云。

谭浏阳学剑于大刀王五

戊戌政变，六君子中以谭浏阳之死为最壮烈。盖浏阳尚侠好剑术，尝师事大刀王五。五知浏阳识略超人，欲率其党羽至北满南漠间，别立为国，奉浏阳为首领，浏阳不许，五甚惜之。后以政变被逮，于狱中题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乾坤。"盖念南海与大刀王五也。又传其就义时，尚有"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句。事后梁任公知之，乃为续成一绝云："道高一尺魔千丈，天地无情独奈何？"皆慷慨激昂之什也。顷我友俞一士君自北平来书，谓在平市发现谭浏阳遗剑，剑长三尺，柄有"复生"二字，虽已锈蚀，然略加擦拭，即烂然发光。据闻剑埋于某氏家之后圃中，某氏与浏阳为交好，剑固寄存其家者。又浏阳被杀，某氏恐被累，乃埋剑后圃以灭

迹。今某氏子孙式微，以屋转鬻于人，凿池引泉，遂获是物，被一扶桑骨董家所见，以六百金购去。宝物沦亡，殊可惜也。浏阳于学，无所不窥。著有《仁学》、《剑经衍葛》、《印录》、《思纬吉凶台短书》、《兴算学议》、《壮飞楼治事十篇》、《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秋雨年华馆丛脞》，有刻有未刻，距今只数十年，遗稿散佚，无复全璧。兼擅书，墨迹亦不多见。浏阳生前，与陈伯严吏部友善，当时有两公子之目，后又同学佛于金陵杨仁山居士。浏阳又与唐绂丞为二十年刎颈交。浏阳死，绂丞欲代收骸骨而未及，曾作联挽之云："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恨不与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造句奇崛刚健，其为人可知。毋怪与浏阳生前沆瀣一气也。

钱三之骗术

新正多暇，与诸同事作拉杂谈，以消永昼。周君镛武，海虞人也，为述海虞有钱三者，以骗术起家。其人灵心四映，诈术多端，往往有匪夷所思者。时李合肥身居揆席，声势赫奕，其公子某欲作明圣湖游，道经鲁省小作盘桓。合肥乃预为致书山东巡抚，嘱为照拂。不料未及行期，公子抱病。事为钱三所知，乃乔装为公子状，直赴鲁省巡抚署。巡抚以相

国公子，款洽殷勤。酒酣，钱三启口向巡抚挪移款项二千两，巡抚许以明日当为筹措。既退，即与幕友商量，谓相国公子年龄似不合，得毋有冒替之虞。幕友曰："是有法可辨。相国公子固善书，曩曾求得一扇面，今尚在箧衍中。明日不妨先请其书一楹帖，以为纪念，则真伪无遁矣。"明日午宴，巡抚乃敬之首座。谓款已筹妥，惟素慕公子书法，师王祖褚，得晋唐遗风，愿得一联，以辉蓬壁，未知公子能俯允所请否？钱三立应曰"可"。及磨墨伸纸，正凝神审势间，忽投笔拂袖而走。巡抚诧讶，往叩之。曰"中丞太小觑人，偶移银二千两，便以书奴见视，某岂如酸儒辈定例鬻字以谋生计哉？"巡抚惶恐，善为慰藉，并立献二千两。钱三不受。固请之，固故不受。卒再赂其随从五百圆，遂纳谢而去。及得相国书，辞以公子以病沮游兴，始知受绐，然已追踪不及矣。数年后，钱三满载而归，结纳权贵，居然在缙绅之列。其子名中青，擅武艺，膂力过人，能挽强弓，作由基射，发机如惊猋。将至的，矢似坠而忽上昂，名曰"凤凰点头"。有清一代，年羹尧外，中青乃第二手也。所骑又为名驹；绕场三匝，驹忽竖尾似张屏；中青欠身发矢，人无知者。某岁赴试，试未终场而暴病卒。

刘铁云遗物散失

《老残游记》，名为游记，实一绝妙之社会小说也。作者

刘铁云，名鹗，别署洪都百炼生。丹徒人。同事白君善甫固识刘，因为述刘之生平，谓刘面团团，白皙而蓄髭。家素封，侨寓淮安。蓄龟甲兽骨七千余版。罗振玉设帐于其家，凡十有二年，得其蕴奥，遂以成名。世传刘于庚子之乱，以贱价购太仓储粟与欧人，政府治以私售仓粟之罪，流徙新疆。实则刘购粟以赈饥困，全活甚众，其所以徙流，乃别有故。刘藏有宋坑端砚，为端午桥所见，亟欲得之，刘以宝爱不忍割让。端怒，故构其罪，而砚卒归端有，此刘所引为莫大痛心者也。刘嗜酒成癖，《游记》什九酒后所成，致稿字大小不一，或细若蝇头，或硕似胡桃，未全脱稿而死，故末数回乃其友某君所作。死后，遗书綦富，文玩亦不计其数，紫檀座架，装满四大箱，悉归之骨董贾。刘料事如神，《游记》中有北拳南革语，其时二者尚未见端，不数年而竟验。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刘以河知投效于吴大澂，治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知世界潮流，首重交通，上书请筑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称之先知先觉，谁曰不宜。刘善岐黄术，推崇仲景《伤寒论》，奉为金科玉律。一日，友有延之诊病者；至则友坐于书室，神色如若。问其何所苦，友叹曰："予所患者贫耳！乞为予治贫。"刘探囊以五十金赠之。又擅八法，同事白君藏有其墨迹。缓日拟借观之，间事吟哦，有《夜坐》一首云："日下居难久，秋时感易深。镫前孤坐影，笔底远归心。窗纸虫声扑，床书鼠迹侵。宵分人籁寂，清响出修林。"其它散佚，不复得读也。

郁达夫之旧诗

新文坛第一流郁达夫，浙之富阳人。早年与郭沫若、张资平等组织创造社，树南方文学之正宗。著作甚多，如《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达夫日记》等。然颇谦抑，尝谓："过去一天，只感到一天对自己的不满；而天分又低，努力更加不足。来日茫茫，想将起来，只好闷声不响；以后绝对不写东西，才能补得过去轻率的罪障。"非其他目空一切夸大其辞者所可同日语也。郁达夫自幼即喜读旧小说，如《石头记》、《桃花扇》、《燕子笺》等。其它诗文集，亦曾一度加以涉猎，因是能作旧诗，虽未臻炉火纯青之候，然以视不知李杜，莫解平仄之流，一味以死文学无生命目之者，则郁达夫又不失为此中佼佼者矣。据予所见，如《凤凰山怀汤显祖》云："濑水矶头半日游，乱山高下望衢州；西江两岸沙如雪，词客曾经此系舟。"又《兰谿道中》云："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又《西施庙》云："五洩归来又看谿，浣纱旧迹我重题；陈郎多事搜文献，施去何妨便姓西。"又《过义乌》云："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余诗尚多，不克尽忆矣。

郁之作品，颇有人加以诋毁，谓其："创作，时代已过去，所描写对于现实社会之不满，及性的苦闷，经济的、颓废的人物，技巧上完全失败。"非公允之言也，顷阅报知郁死于南洋，因忆及其往事如此。

吕碧城放诞风流

女诗人吕碧城曾从樊山老人游。樊山老人呼之为侄，致碧城札："有得手书，知吾侄不以得失为喜愠也。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即论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此老人所深佩者也。"其推许有如此。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中之史湘云者。且染西习，尝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贻朋友。擅舞蹈，于蛮乐琤琮中，翩翩作交际之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性爱小动物，蓄芙蓉雀一对，日亲饲之。后病死其一，其一如失偶而亦恹恹垂毙，碧城拟再购一雀，以为之匹，不料数日后，恹恹者竟亦殒命笼中，碧城称之为同命鸟，辟圹于园之冬青树下而双埋之。又蓄一犬，为某西人之摩托卡所辗伤，碧城乃延右尼干律师致函某西人，并送犬入戈登路兽医院，及愈，交涉始罢。其时平襟亚办《开心报》，有"李红郊与犬"一段文字，碧城认为隐射侮辱，控之于会审公廨，襟亚乃离沪至吴门，易其名姓为沈亚公，以避其锋。碧城征求襟亚照片，欲登报踊缉，不可得，乃声言如有人能以平址见告因而

缉获者，当以西太后亲笔绘画一幅以为酬。事后，禁亚成《百大秘密》一书，转载原文而加以涉讼始末，碧城以一之为甚，不再多事纠纷矣。某次，碧城赴吴，访老名士金鹤望，鹤望雇一汽油艇，邀费韦斋、彭子嘉辈作伴，同作江乡之游，不拘形迹，恣意笑谑。碧城据篷窗外眺，见塍田牛车舁水，乃戏吟曰："两岸桔槔牛带镜。"盖舟中游侣悉御缎靴，碧城故意调侃之也。鹤望见碧城长裙拖地，乃对之曰："一溪荇藻鳖拖裙。"相与大笑。碧城工吟咏，有《信芳集》、《欧游纪事》，其中有《鸿雪因缘》，揭布于周瘦鹃主辑之《紫罗兰》半月刊中，凡若干万言。

胡夫人遗金造桥

我师胡石予先生，家崑山之蓬阆镇，笃学俭行，海内景仰。与金山高吹万、常州钱名山，有江南三大儒之号。师母曹太夫人，亦以懿德闻乡里，师母体无完衣，食不兼馔，而施人惟恐不周。镇之西北二里，有鹤颈湾者，石梁毁于清咸丰间，架以木，亦朽且折，负薪担蔬者，必绕道以过。三十年来无资以葺治。师母欲出私蓄以鸠工，未果而病逝。于是诸哲嗣相与启笥检遗金而泣，愿建斯桥，以成母志。乡氓颂其遗爱，名之曰胡夫人桥。耆宿金鹤望为之记，且镌石焉。我师去岁患丹毒症，头面骤肿，知觉全失，势极危殆。经上海医院陈肇昌医师悉心调治，始庆更生。惟一足已废，不良于

行，置一竹舆，吟咏微吟，辄命佣仆舁之至槿篱卉圃间，观赏为乐。有时扶龙头柱，于斜阳影里，督一二工人剔虫芟草，老兴婆娑，犹复不浅。时或与友人及门弟子通札谈诗文，以手震颤故，字体屈曲，弥饶古趣。沪上戈登路国华中学，以提倡国学，名传遐迩。我师乃出一千元助之为奖学金，并请当代文学名家，如严独鹤、周瘦鹃、高吹万、叶楚伧、胡朴安、柳亚子、吴瞿安诸子，担任评阅课卷。诸子处由我师一一作书致意。予曾见其与吹万书，略云："违教久，时时驰念。弟手颤，仍未复元，又左足湿气，溃烂甚苦也。卧榻无聊，作诗赠先生贤乔梓各一首，俟秋凉，书入画幅再寄。诗先录下呈政。'相违二百里，不见动经年。溪屋病夫老，山庄吟客仙；君诗炉火候，我画雪霜天。盼断片鸿羽，明湖棹绮船'。'缃素传家学，少年今几人；出门让诸弟，执业侍严亲。江海酬宾友，文章扫俗尘；长天秋一碧，翘首海东滨'。又上海国华中学，弟略助奖学金，尚有求公评阅课卷事，由国华校长王玉章君加入一书说明之，万望不却，是幸。"盖予曾掌教是校，故知之较详也。

黄克强引咎自责

世称开国二杰：曰孙总理，曰黄克强。克强先生卒于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今已二十年。此二十年中，国事扰攘，外势日迫，地下有知，当必抱痛。克强先生，湘之善

化人，世居邑之东乡，原名轸，字堇午，因长沙起义失败，清吏捕之急，始易名兴，字克强。体貌魁梧，蓄髭鬈鬈然，平居喜御西装，整洁自有风度。寓居海上爱文义路，后迁福开森路。与报界人士颇多往还，故报界前辈叶楚伧、柳亚子等均与之有旧也。先生幼读于两湖书院，崭然露头角，时张香涛督湖广，拔送之赴日本留学。先生素具民族思想，与同志组织华兴会，以宫崎寅藏之绍介识总理，遂取销其旧有组织，而加入同盟会，同盟会之势力乃益雄厚，非先生之力不克臻此。归国后，实行革命工作。黄花冈之役，先生与赵百先，同主其谋。既失败，先生深自引咎。致冯自由书，有“广州之役，弟实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遭此大败。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亦损失殆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庶于心始安，亦以励吾党之气。”自由力劝之，并筹汇二万金于广州设立暗杀机关，招同志代行其事，始不轻往。及赵百先郁愤死，先生又为之嗟惜不已，曰“伯兄平日之气概，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寻常之疾病，彼苍不仁，已歼我良士，又夺我大将，我同胞闻之，亦将悲慨不置，况于目击心伤者乎！”其热烈激昂有如此。民国建立，袁氏背叛毁法，杀宋渔父，先生奠之归，曰：“袁世凯杀宋遁初，日中无民国矣。”遂有讨袁之举，以不敌，重为亡命客。及云南起义，乃复归，卒以积劳成疾，死时年四十有四。先生不但善于谋策，且兼擅吟咏。予曩曾录存数首。如《和谭石屏》云：“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着，此复神州

第一功。魏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祝湖北〈国民日报〉》云：“万家箫鼓又宜春，妇孺欢腾楚水滨。伏腊敢忘周正朔，舆尸犹念汉军人。飘零江海千波诡，检点湖山一垒新。试取群言阅兴废，相期牖觉副天民。”《三十九岁初度作》云：“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咏鹰》云：“独立雄无敌，长天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盖皆深具寄托也。

史坚如好金石

革命运动，以庚子之役，为最有组织。孙中山在台湾主动，由日人宫崎寅藏、高桥谦等，接济军饷。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诸党人，在香港策应，在广州省城炸毁德寿督署者，即史烈士坚如也。事泄，被捕就义，年只十九岁。越十有二载，民国告成，孙中山等为造像刻石，即今巍然立于广州东门外者是。坚如原名经畬，字久纬，番禺人。擅书法，间事绘事、花卉翎毛，得疏淡之致。好金石，所蓄綦富，碑版古籍，亦盈笥累椟，被捕后即被封，直至民国后始检点之，交还其家人。坚如读书颖慧，对论孟好赵岐注，深鄙朱熹为迂腐不足取。后肄业格致书院，攻英吉利文甚勤，成绩斐然，深得书院院长美教士尹士嘉夫妇之器重。又娴拳术，

善腾跃，能于二狭墙中，手足支撑而上缘，捷如猱猿之攀崖木。其谋炸督署也，先向满人宋少东，商赁署后余屋以为居，同志张石臣、温玉山二人潜掘隧道，以便埋藏地雷，既竣事，燃点药线，扃门而出，拟以轰炸声为起义之暗号，不料寂然无声响，返寓视之，始知药线遇潮所致。乃以木板重行设置，再燃以试之。出门未久，即闻巨声震地。坚如大喜，亟乘肩舆往城西，有所策画，不料追卒驰至，盖炸药未猛，所毁者只宋宅及邻屋，督署固未遭殃也。坚如嘱舆夫飞奔，追卒自后发枪，舆夫舍舆而遁，坚如遂被执。邑宰裴景福敬优礼之，裴有阿芙蓉癖，于横陈吞吐之际，命坚如坐于榻前，与之谈论时局，所以诱其口供。奈坚如始终不承，并不肯吐其同党姓名。裴严刑以逼之，坚如默然如故。裴不得已，乃预书口供一纸，于营务处提审，强之打指模印于其上。院长尹士嘉及中国教师崔沧海设法营救，无效。而坚如于午夜死于营务处矣。惜哉！

语溪徐自华之遗诗

语溪徐自华寄尘女士，以南社名流，为秋侠死友，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殁于湖上，春秋六十有三。遗有《听竹楼诗》手稿本未刊，《忏慧词》则刊入吴江陈氏《百尺楼丛书》中，皆至辛亥而止。民国以后，所作不自收拾，散见《南社诗词集》中。大夏同事徐君益藩，自华女士之侄也。遗稿即藏于益藩处，

蒙益藩以南社集外诗词录示八十余首，皆极可喜，如《延秋阁夜坐》云："桐阴翠润雨初止，风动湘帘夜气清；一二声钟邻寺出，两三星火隔湖明。怀人怕见月初满，顾影从知凉渐生；独坐延秋秋思远，玉琀缄寄雁无情"。"嫩凉枕簟葛衣轻，唧唧瑶阶促织声；老去愁多诗不废，病余骨瘦梦难成。池荷未谢红犹艳，丛桂初开香逾清；盼到月圆人已别，银河耿耿斗中横。"《赠湘君并调佩忍》云："初日芙蕖解语花，断红双颊晕朝霞；临春结绮今何许，此是当年张丽华"。"雾縠冰绡一捻腰，秋波微盼欲魂消；为卿甘入胭脂井，金屋焉能贮此娇"。"瓜皮小艇水中央，几阵风来罗绮香；浓抹淡妆相比较，西湖可及美人妆"。"调冰雪藕扇轻挥，并语红阑笑语微；蓦地催诗风雨急，扫人清兴掉船归。"《浪淘沙》云："压岁孰分钱，强醉闲眠。妆台慵卸夜飞蝉，剔尽银镫还自恨，未放归船。有梦绕亲边，团聚无缘。旅怀萧索更凄然，欲颂椒花难寄与，明日新年。"盖某岁除夕，南社同人曾饮酒家，倦鹤有《明日新年》之作，女士乃继声也。女士之妹小淑，以事变流寓沪上，间作诗词，多哀讽语，世以李清照目之。

追记总理蒙难一件事

当民国十一年孙总理北伐之计画已定，乃誓师韶关，向赣边进发，不旬日间，大庾岭以北南安一带，次第克复。不料陈炯明在粤叛变，扰乱后方，并委叶举为总指挥，驻扎白

云山，六月十六日，率众炮攻总统府。总理预先得讯，避登永丰舰。海军陆战队孙祥夫，更进攻总理坐舰，被楚豫等舰击退。总理率舰驶进省河车歪炮台时，陈派重炮兵二营，会同要塞炮兵，于两岸夹击，舰长欧阳格奋勇突进，总理亦乘坐是舰，当先冲进，并令蒋中正指挥广玉楚豫各舰，衔接而前，卒冒险冲过车歪，至白鹅潭驻泊。陆军复以水雷轰总理坐舰未中，总理之不死于难，亦云幸矣。据闻总理有一仆曰陆庆者，嗜酒若命，往往误事，总理固不之重视也。陆庆有一友，肤色黝黑而孔武有力，浑号黑虎者，为叶举营伍中人。某晚，黑虎饮酒过量，不觉大醉，遂以炮攻总统府阴谋泄之于陆庆前。陆庆以告总理，总理初犹不信，经僚属一再以明哲保身之道为劝，始避登永丰舰，否则环攻之下，未有不玉石俱焚者。事后，总理深感陆庆之德，叩其家世，知亦香山人，其家素业农，父卒之岁，适值饥馑，庆固遗腹子，尚未生，母以三日不得食，欲自经于道旁之树，忽为行人所见，即解救之，且饷银两以维生计。翌年分娩，岁大熟，于是以"庆"为名，抚养而至成人。母之劬劳，固属昊天罔极，而解救饷银之人，当时只知为孙姓，未悉其为何许人。有德未报，亦殊可憾耳！总理聆至此，大为惊诧。盖总理幼时，曾闻其尊人述及其事，所谓孙姓者，乃其尊人也。

王铁珊朴俭无华

宦海耆旧，若梁燕荪、岑西林辈先后下世，而王铁珊氏又以捐馆闻，惜哉！氏名瑚，曩曾一度为江苏省长，德政化民，如降时雨，至今人犹称道之不衰。氏为我苏名士刘雅宾弟子。挽近以来，师道日替，而氏事刘雅宾惟谨，雅宾贫甚，氏时时资助之。及死，氏赙特厚。开吊之前一日，氏长车赴吴门、诸官吏，若镇守使道尹等，以氏为上峰也，亲往车站迎候，迓氏至书院巷公署，设宴款之，夜即下榻其间。翌日，镇守使道尹，备绿呢大轿，请氏乘坐。氏曰："岂有吊师丧而坐轿者乎？是大不敬，当徒步以往。"镇守使道尹平日固车骑惯常者，今日乃不得不以氏故随之步行，两足疲乏不堪，然只能暗中叫苦，不敢申述也。一时传为笑谈。此眠云为予道者，以视袁慰亭之致书张季直，初则称之为夫子大人，及官头品顶戴，改称为季直先生，既而官拜北洋大臣，乃迳称之为季直吾兄者。一厚一薄，相去不啻霄壤矣。又据眠云谈，氏邃于旧学，其时基督将军冯焕章，礼延海内名士，若阎甘园王开化辈为教师，从事学问，以求进益。闻氏之熟于经书也，乃请之讲《易经》，每日一小时。冯氏见辄呼先生而不冠姓，以示敬异。盖氏之朴俭，德行高尚，在在足使冯之心折也。

徐花农手写梅芝诗

徐花农，诂经精舍俞曲园之入室弟子也。讳琪，世为武林望族。其家自康熙以来，素富藏书。咸丰辛酉，母卒，父服官扬州，姊氏挈之居如皋，即取家中藏书遍读之，学乃大进。既入词馆，颇负时誉，每遇春秋佳日，与名流觞咏，如海盐徐筱云、朱桂卿，石门徐亚陶辈，尤为相得。乃作《墨池赓和图》，以留鸿爪，并萃诸诗梓为一编，即以名图者名之。盖先是获茹古香尚书所贻"思随泉涌诗频和"，"墨带池香帖细临"之楹帖，倡和之作，由此权舆，故题斯名也。花农工书法，又擅丹青，酷似南沙相国。尤长于诗，自制《五云笺》及《集苏第九十喜笺》，诗简往还，殆无虚日。书室前多栽卉木，紫薇盛放，香溢庭除，遂颜曰瑞薇轩。某年海棠柽树，共生九芝，又榜之曰九芝仙馆。官京师，寓懒眼胡同，为接叶亭旧地，花木亭榭，皆可仿佛，因有"我居接叶旧池台，日下时邀胜侣来"之句。生平著述甚多，已刻者，有《冬日百咏》、《九芝仙馆行卷》，《青琐簪毫记》、《诵芬咏烈编》，或辑旧闻，或扬先世，均为一时名著。甲申秋，日本诗人冈鹿门访之，花农与蔡辅臣等宴之于都下，肴核之中有葡萄羹，花农谓此果相传来自西域，鹿门问出何书，花农遂仿古人食瓜徵事之意，即席成二十八韵，并注所引书，以别于臆

撰。鹿门惊为渊博不可及。花农诗文，常得曲园嘉奖。以春风之惠，创议为筑馆孤山西麓，名曰俞楼，中有小蓬莱之胜，曲园居之甚乐、此"小蓬莱谣"二百首所由作也。花农曾视学于粤东，所取拔间有世家子及翩翩年少，元宵灯市，好事者制谜云："徐宗师取士"，射三国人名二。及揭晓，则为"颜良文丑"，实则被黜者蜚语以谤之也。花农之弟珂，年十二三，即工诗词，刻《玉可词》行世，或以云间二陆比之。曩岁承梅君馨以花农手写《梅芝诗》二页见惠，顷检敝笥，犹幸未遭鼠蠹，当什袭藏之矣。

邓秋门早夭

诗人邓秋枚先生，创神州国光社；辑《美术丛书》，凡若干函，固极有功文献者。年来先生息影沪上，杜门却扫，谢绝尘事。予以唐君开澜之介，得与先生通鱼雁。前蒙见赐乃弟秋门所著《小雅楼诗文集》五册，知秋门讳方，少具风节，十岁能诗。先生长秋门一岁，凭凭相依，一灯共读。天寒枯寂，恒对坐榻上，议论古兵法战斗之事，古今人奇节伟行之可喜可观者，往往歌呼起舞。秋门年十七，以诗谒简竹居，遂游简岸草堂，雨晦鸡鸣，孳孳于学。好司马氏《通鉴》，录其大者，以资世用。年二十游京师，独走塞下，览山川形势，发为诗歌，以道其志，其诗益壮以悲。既自京师归，即得瘵疾，疾甚，尤瘁力于诗。秋门死，先生裒集其遗作，为

刊《小雅楼集》于广州，时光绪庚子岁也。秋门年只二十有一，葬于西樵滴水岩。予于《小雅楼诗集》中，极赏其联句，爰摘若干则，以供同好。如云："宝刀十队星随马，银甲双行地匝灯。"又云："横塘细雨归舟远，小阁斜阳落叶深。"又云："鸟飞白露珠江冷，雁叫燕支玉塞秋。"又云："铁锁寒潮三国戍，青山战垒六朝兵。"又云："水上棋声青鹊舫，帘中钗影绿杨楼。"又云："新月马头南北堠，晓风莺语短长亭。"又云："飞花如梦三春后，流水无情六代时。"又云："孤城落日临江小，一雨清明近海寒。"又云："春人绿酒淞江曲，暮雨红棉瘴海船。"又云："云里谁家添绿树，台边自昔放红蕖。"又云："珠帘画栋飘秋雨，玉帐金车怨夕晖。"又云："海水苍茫人酹酒，天风浩荡月临关。"又云："北道黄花征客驿，西风红豆美人歌。"又云："两戒山河高骨马，卅年心血线装书。"又云："多病客居花欲笑，有情乡信雁先知。"又云："黄芦野戍闻秋角，红烛山楼检旧书。"又云："清霜旧国思鲈鲙，落叶长安送马蹄。"又云："寒江古驿鸣秋柝，细雨空城飐酒旗。"又云："黄沙吊古余飞雁，玉篪怀人已落梅。"又云："大旗冷带重关雨，孤角平沈万帐云。月明珠海人如梦，天远琼楼涕易倾。"又云："官花春瘴槟榔雨，垒石寒涛玳瑁潮。"大都苍凉瑰丽，如杜陵商隐当年。才人不寿，惜哉。

杨士骧喜啖羊肉

有清名宦杨士骧，以干练称于时。任山东巡抚，以曹州教案，自胶州至高密，悉为德兵所驻守，铁路警政，俱被横夺。士骧先隆礼貌以欢结之，渐以理势开晓，德人竟撤兵而还我利权，且请其国主而贲杨以宝星也。又以黄河岁溢为灾，官吏利倾帑岁修，因缘为奸。遂身巡河堤，厉赏罚，决则官奏劾，兵弁依律论斩，由是终杨任，河无决溢。督直隶时，陛见之余，至前门某街，入羊肉馆一快朵颐，同座者皆下隶厮养，杨不为意。啖既，甫出门，遇同僚李京卿驱车过，与之为礼，讶询何以至此，则谓此间羊肉馆素负盛名，微时尝食而甘之，今日偶经其地，肉香触鼻，不觉馋涎欲滴。因拉李入座试尝之，李虽频加赞美，然殊感坐立不安。杨据败桌，坐敝凳，又复大嚼，其脱略形迹有如此。杨通艺事，善作对。一日赴回人马龙标之宴，肴馔皆鸡鸭，摈绝豚肉，酒酣，乃笑谓马曰："尊姓名可与鸡鸭杂为对。"闻者咸笑。盖俗以鸡鸭之肾肠心肝为杂也。杨之夫人嫉妒甚，虽置姬妾而不许值宿，杨苦之，乃自制一挽联曰："平生爱读游侠传，到死不闻绮罗香。"杨死于宣统元年五月，享年五十。其弟士琦，即以是联悬之灵前。士琦好学，案牍余暇，手不释卷，尝谓于史喜《通鉴》。于诗喜工部、玉溪、临川、遗

山，于小说家言喜《世说新语》，曾斥资校刊《世说新语》，并作序于其端云。

周实丹烈士之亲笔墨迹

同盟会诸子柳亚子、高天梅、周实丹辈，组织南社，藉文字以鼓吹革命，梓行《南社丛刻》外，复时有集外增刊之举。某岁重阳，诸子游白门，于疏柳斜阳之外，谒明孝陵。天梅更购孝陵砖一方，斲为日月重光砚，蔡哲夫与其夫人张倾城，同绘孝陵图。民族革命之思想，充塞于胸中而不能自已，悲凉抑郁，发为诗歌，汇而录之，名之曰：《悲秋集》。盖其时虏焰方张，胡运未替，此周颉新亭之泪；阮籍穷山之哭，不得不有所寄托也。卷首有哲夫一小启云："是集为啸叔、汉钒、一麐、书城、哲夫、时若、天梅、君平、凤石、人菊、实丹醵资所刊。自哲夫以次七人，皆南社社友也，故定议为南社丛刻集外增刊之一。并由七人所应得者，分赠社友各一卷。嗣后社友倘有著述付梓，统希援引此例，广贻同人。仆等虽不免操豚蹄以祝篝车，然本大易丽泽，小雅他山之义，或亦金玉君子所亟宜心许而首肯者耶。"刊印是书之始末，尽于此数语中矣。啸叔，汪姓，名承继，合肥人。一麐为丹徒唐尧臣。天梅为金山高钝剑，今已作古。汉钒，阜宁左仍豪也。书城，山阳曹堂也。人菊，山阳周伟仁也。哲夫，即顺德蔡寒琼，时若即金山高吹万。君平亦高姓，名

均。实丹周烈士，别署无尽；光复时为山阳令姚荣泽所杀。近蒙谢君翔，贻予《悲秋集》一，封面有周烈士亲笔书："梦龙孝廉大诗家粲政无尽生供"数字。烈士墨迹不多见，此虽吉光片羽，殊可珍也。其他诗词附刊者，有何亚君、潘飞声、姚石子、吕惠如、何子陶、何剑士、周叔轩、黄韶平、沈还浦、柳亚子诸子。亚子更作题词四首，末首有，"天教奇气叱鸾龙，六代江山属寓公。别有伤心怀抱恶，秋来一树海棠红。"盖烈士与棠隐女士相友善，棠隐所适非偶，呕血死，烈士绘"秋棠图"以寄意，故云云也。

袁项城五子百衲之诗才

袁项城诸子多隽才。次子寒云，固以陈思王自况，四子成斋，亦善韵语，尝见其时事诗，有"烽燧连云天外起，弓刀匝地战中听"。"仙霞未出通南服，鞮道先开下绝陉"等句，笔力殊雄健也。五子克权，字观厂，别署百衲；又号忏昔楼主。与兄寒云同师方无隅。年少才美，诸前辈咸以小友呼之。娶端浭阳女小华庵主为室，曾游瑞士等国，诗境益诡怪奇丽。刻有《百衲诗存》一册，始丙辰，迄戊午，凡二百八十三首。陈方恪、易顺鼎、夏寿田为之题辞。承以邮惠，至今犹留笥箧，为予爱诵者。如《邺园杂诗》云："漂泊江湖似转蓬，十年哀曲古今同；华亭鹤唳真堪忆，误杀云间陆士龙"。"甘泉截竹学鸾声，差似今宵月色明；花落不归伤晚晚，柳阴停辔看

春耕”。“引吭高歌大有人，悔从宛洛染缁尘；六州多少伤心泪，洒向羊碑草不春。”《醉起》云：“容膝偷名爱日轩，尘嚣总不到闲门；偶然醉起官梅畔，满袖残花媚酒痕。”《南朝》云：“大业锦帆未可留，蒋山横翠望中悠；南朝一部兴亡史，不说萧梁说莫愁。”《无题》云：“宛转迷楼记不真，墨花点染旧绡巾；抛家髻上犀分水，薛氏栊中裤却尘。卯酒漫图千日醉，错刀聊慰百年身；天津桥畔春风起，愁绝河梁侧帽人。”《秋夕忆旧》云：“嘹嘵商声破次寥，诸天雨阁法轮高；奈何重按宁哥笛，风满池塘月满桥。”《有忆》云：“别来池馆静云关，鹤市辎车入梦难；崔浩英年原倜傥，小姑居处自清闲；筵头鹦鹆曾回舞，山下蘼芜莫乱删；近欲珠林依佛子，频伽再世听喧喧。”又百衲盛于意气，某次，以故旧礼谒某公，某公初膺重职，谈笑之间，大有睥睨人群，无堪俦匹之概。百衲归，集温飞卿句以嘲之曰：“恶木人皆息，升平意遽忘。蛇矛犹转战，元老已登床。清跸传恢囿，吹笙送夕阳。风华飘领袖，乌帽紫游缰。”一时传诵者甚众，而某公无如之何也。

纪孙癯蝯《宝盖图宫秘史》一案

近检朋好书札，凡亡友遗墨，汇装一册，颜之曰“人琴之恸”。孙君癯蝯没世有年，亦为予所恸之一人。犹忆民十之际，库伦叛乱，癯蝯撰《宝盖图宫秘史》，都若干万言，刊于某报，以揭库伦活佛与其宠姬所谓普萨者之种种淫乱，盖仿

郑所南记《胡元秽行》而为《心史》之例也。癯媛工于词章，秘史蕴藉出之，有如匣剑帷灯，耐人玩索。不料和界当局，指为有伤风化，由会审公廨，判罚四十金。当时癯媛曾成俳吟以解嘲云："纸上风流笔下春，剧怜绮语太纷陈；一重公案呼图克，来为三丰作替人。"（原注：《宝盖图宫秘史》，详述库伦活佛之种种秽行，为洋场当道所干涉，与去年李涵秋先生之《爱克司光录》，以描写张三丰新台故事，致构文字之狱者，先后如出一辙。）"闻说新台绘事殊，蒙疆形势亦方隅。猜他那夜香衾里，却画名宫宝盖图"。（原注：《爱克司光录》，张三丰与其子妇，讨论地理，即就肢体间随意指画之一段妙文。及今思之，犹堪令人绝倒。）"化生万物本绸缪，中毒之言古亦闻。易演羲文诗郑卫，祖龙一火未全焚"。（原注：此次文字狱之结果，于循例罚金外，并将揭载活佛秽行已甚之报，悉付销毁。）"流传万本已经过，拉杂摧烧可奈何；昨日秦燔今楚炬，人间从此劫灰多。"（原注：库乱蔓延，匪氛愈炽，焚掠四起，民不聊生。秘史之终焚如，毋亦蒙事不详之朕兆欤。）"解囊归来笑不禁，戈戈阿堵最胜任；他年摘得宫花艳，知费狂奴几饼金。"（原注：秘史篇中，于女佛及其他诸美之治容媚行，绘声绘影，无微不至。虽谓颇涉遐想，未为过也。）"写到穷形尽相时，象奸铸鼎亦宜之；凭谁赚得游人看，应比雍和古佛奇。"（原注：居佛象为奇货，引人瞻览，藉以得钱者，以北京雍和宫为最著，是亦古代活佛之秽迹也，其他何足算哉？一笑。）"涵秋闻之，亦诗以咏之云："白金已罚《司光录》，大火重烧宝盖宫；我道人身有淫具，也应干涉到雌雄。"予藏有《秘史》全文，至今未失。而癯媛旋归故里，以穷困

死矣。

汪优游之生前

汪优游戏剧家也，兼擅小说家言，则以仲贤为笔名，亦作 UU。所著如《恼人春色》、《歌场冶史》、《球大王》、《角先生》、《僵先生》、《上海俗语图解》，均隽趣得读者欢迎。而出笔迅速，往往于戏院后台抽暇述写，虽极喧闹，然绝不妨其文思也。予尝与君共事于共舞台。编剧及广告君任之，撰本事说明及新华影片宣传等职，则予承其乏。共舞台与大世界有侧门可通，君兼大世界新剧部主要演员。每晚十一时许，新剧部司役辄来请君上戏，君乃从容扮饰，而粉墨登场，现身说法矣。约演一小时，获月薪三百金。戏毕，再至共舞台治公私事，及归已漏尽更深。居白来尼蒙马浪路崇一里，相距约二三里左右，乃包雇一车以代步，虽严寒盛暑不变也。

君于新华影业公司亦多所供献。欧阳予倩入新华导演《桃花扇》，君所绍介者也。君曾编有《江上琵琶》电影剧本一，以人选问题，延搁未摄，岂料已不及待，而遽然奄忽哉。

君常御缓鬠，头童形癯，登场辄戴假发，吐语甚低，然为剧中人，则白口清朗，非有经验不办。前岁，阮玲玉死，共舞台排演《玲玉香消记》以应时，剧中有玲玉初入明星公司，由卜万苍导演某片一幕，无人能饰导演一角，君乃临时充任，惟戏单上不列名，观众固不知此导演卜万苍，即君所扮演者

也。

君之前夫人未生育，颇抱伯道忧，乃纳如夫人，居然一索得男，引为快慰。当汤饼之宴，予亦为贺客之一。曾几何时，贺客一变而为吊客，伤哉！

张少轩之愚忠

残忍好杀之张少轩，在清末民初，其名固常见于报章，而金陵人士，尤谈虎而色变者也。张微时，尝随名旦角周凤林，出入梨园，为挟衣包饰物，如是者凡年余。后由广西提督苏元春之荐引，往附袁项城。光复之际，张负嵎守南京，诛戮无辜，惨不忍闻。既仕民国，犹留辫发，人以辫帅称之。及二次革命，何海鸣据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张率兵围攻，又复大事屠杀，既而谋复辟，尊康南海为文圣，而以武圣自居，其行悖谬有如此。迨民国十二年，以病死，讣闻中有其子告哀文一篇，虽多所掩饰，备极推崇，实则欲盖弥彰，徒见其为民国之罪人耳。其告哀文有云："辛亥七月，调补江南提督。八月乱作，请援武昌未允，而苏州从乱。一日，方与总督将军筹之，守官中有怵于党焰，为游说者，府君斥之曰："诸君今日吾同官，明日苟建白旗，吾即以贼视之"，众悚然散，夜悉遁去。翌日，击败叛军第九镇于雨花台。既乱党麕集，而粮援胥绝，乃全师北渡，且退且战，遇之于徐州。中途授江苏巡抚，寻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府君拜命感奋，誓必图报。

俄而和平诏下，则坚请归农，袁公勿许，府君亦以将士气尚可用，欲假以匡复，姑握兵柄，为异日地。”又云：“丁巳，各省又谋独立。督军或专使，群集徐州，推府君主盟，于是以调人提兵入京师。五月十三日，复辟。数年忠愤，至是始雪矣。是日廷议，朝局草创，府君不可远出，于是诏授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乃他帅不谅，遣军来攻。廿四日，与战都城中，兵寡不支，炮洞穿墙垣。有劝暂避者，府君曰：‘复辟非上意也，特出于吾辈之尊王耳。今事急则弃走，独陷冲人于危地，吾罪尚可逭哉！吾今日有死而已。从古固多全家殉难者，妻孥家业，吾皆不恤，所恨负吾君也。’闻者泣下，而府君袒臂指麾，意气弥奋。既火延屋宇，荷兰公使以汽车至，强致于舆而去。”如是云云，殊不值识者一笑也。张晚年又有声色之好，宠小毛子，继眷女伶王克琴，聘之以归，及复辟失败，王挟赀遁去，张遂付诸一叹，而有枯禅之悟云。

潘博山搜藏尺牍

岁首，予参与丁氏之宴，而潘博山亦翩然莅至，接席谭谭，快慰无已。岂知此乃最后之一觐。君未久即病，缠绵床笫者凡数十日，竟药石无灵而死。一昨予吊之于孟德兰路之某兰若，瞻拜遗容，如亲謦欬，然幽明永隔，怆痛何如。君讳承厚，字温甫，号博山，又号遽盦，为文勤公之后人，

世代望族，书香不替。其先德遗集虽经刊布，奈岁久漫漶，毁失殆尽；君力主重雕，又复与其介弟景郑搜辑佚稿而付诸剞劂。君博闻强记，嗜古成癖；余事搜罗典籍，访求书画，虽捐衣食而无所恤。鉴别精审，尤为名流所推许。曾任故宫博物院顾问，及故宫书画在沪鉴审甄选之役。他如全国美术展览会、江浙文献展览诸会，所至辄相委重。少学诗词于吴霜厓先生，随作随弃，什不存一。兼擅六法，山水初学石谷，近习麓台。花卉宗南田，设色尤工致，曾为予绘山水扇一，于一二八之役失之；又为予绘花卉草虫扇一，今尚存。所藏前贤尺牍甚伙，辨别真赝，考订故实，穷析毫厘，不爽锱黍，生平敦品励行，于明季忠贤墨宝，搜罗不遗余力。比岁从事整理，将分别部居，授诸墨版。客冬辑印《明清画家尺牍》成，士林珍重，称为创举。今春续辑《书苑尺牍》，印未及半，而君已病作，不复可待杀青矣。遗著有沈石田、文徵仲、毛子晋三家年谱，及《蓬庵书画录》若干卷俱未刊，其他诗词杂著散佚待辑。君既殁，其弟景郑抱鸰原之痛，嘅然而言曰："颜介有言，江左贵游子弟，跟高齿屐，驾长檐车，熏衣剃面，目不知书。吾家自高曾以来，鼎盛未及百年。回忆先人即世，门庭寥落，兄年十五，弼才十二，群季皆在襁褓，藐藐诸孤，栖依重闱；追维祖泽，恐及我斩，每读颜训，未尝不以此相励。二十年来考德问业，同命相依；兄支外内，任其艰巨，使弼得优游文史，不以外骛相驰逐，而今不可得矣。"所谓弼者，景郑名承弼也。景郑曾从朴学大师章太炎，以博雅闻。予尝一度把晤之。

报界前辈汪穰卿

报界前辈之著名者，章炳麟、梁任公、王紫铨、钱昕伯、蔡紫黼、狄平子外，当推汪康年穰卿。其人道貌岸然，短髭鬈鬈，而双目炯明，不御缓鞚。主持《时务报》，是报北京强学会上海支会所刊行者。初由梁任公任主笔，努力鼓吹变法，每旬一册，内容有论说、谕摺、京外近事、域外屑译等，开风气之先。而南皮张香涛捐款襄助，遂时加干涉，任公不能耐，拂袖而走，报事悉归穰卿。及光绪二十四年夏，朝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时务报》为官报，命康南海主其事，穰卿则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延梁鼎芬为主笔，另行出版。于是《时务报》乃发生移交与否之问题，而大开笔战。初穰卿在报端登一启事，有云："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自刻印，即从七月初一日起，改为《昌言报》，另延请番禺梁节庵先生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祈阅报诸君共鉴之。"梁任公见之，大不为然，揭发《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一文，略云："见汪君穰卿告白，谓：'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阅之不胜骇诧。夫所谓创办者，一曰筹款，二曰出

力。创办报时所印公启三十条，系由启超所拟草稿，而黄公度大加改定者其致函各处劝捐，托各处派报，亦均公度之力。今穰卿自称《时务报》为彼所创办者，不知置公度于何地也。"当时各施讥弹，不肯稍让。未几，戊戌事起，康梁出走海外，《昌言报》乃停辍。穰卿又出《时务日报》，锐意革新，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例，后又易名《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四年，以经济不充，由沪道蔡乃煌资助，是为我国报界受政府津贴之始。光绪三十二年，穰卿又创《京报》于北京，至宣统元年，以论杨翠喜案被封。翌年，又创《刍言报》，注重评论，为三日刊之滥觞。宣统三年，穰卿逝世，报亦停刊。其知好集其所著社论为《汪穰卿遗著》，中有《自强策》，尤脍炙人口。

郑海藏之唯一知己

海藏往矣，然其诗文书法，犹彪炳于人间。尤以其书丰茂劲挺，直追秦汉，其成就最为卓著。生平于篆隶草楷，无所不工。篆法雍容乎正，雅近琅琊刻石。尝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摹此意度，可以作篆。"闻每日作篆书为日课，字大二方寸，写于高丽纸上，纪年月日外，并署款柳下居士。隶书自童龀时，即从其叔祖虞臣学习。虞臣固闽中名宿也。当筑室海上时，临汉碑殊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坠简之法，且主楷隶相参，乃以相参之法临前秦《广武将

军碑》，真能独传神髓。当时沈寐叟、李梅庵、曾农髯辈与之往还，见而自叹弗如。草书略近章草，如《宋拓十七帖》，肃穆天成。其中年所作，类大令《中秋帖》《怀素圣母帖》，逆锋涩笔，如屋漏痕，如锥画沙，起迄无迹，妙造自然，惜为真书所掩，世识其草书者殊鲜。楷书早岁习颜鲁公，后兼习唐宋诸家，沉重处雅近朱晦庵。既而偏重魏汉，独宗漆简，其气息乃益古。誉之者谓："如鲁公之雄浑，诚悬之瘦劲，率更之峻峭，河南之遒丽，东坡之烂漫，山谷之逸荡，海岳之奇险，君谟之端重，子昂之秀媚，无不兼容并包，熔冶众长。而萧散如贵胄王孙，仪态万方，闲肆如铜琶铁版、歌大江东去，固神乎其技也。"海藏有唯一知己曰张国威。国威津沽名士也，私淑海藏凡十有五载，没墨挥毫，无日不临摹，久乃得其神髓，所作可乱楮叶，且搜罗海藏手迹，不遗余力，先后所得，计五百余帧，晴窗多暇，辄出展玩，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撰《海藏书法抉微》一书，又复参入历代书家论旨，以证其说。举凡海藏肖像小传及各体书法，自四十岁所作起，至七十九岁最后遗墨止，无不制版印入。书分两编，一《海藏论书精义》，二《海藏课徒评语类辑》，盖海藏曩时曾创设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亲自品评甲乙，自戊午至庚申，评语都数百条，皆书法之津逮，所以示人门径者也。而国威犹不自足，就原有作品外，更广自征求海藏墨迹，及照相印本，对于海藏拳拳服膺有如此。

南开大学之创办人严范孙

日人肆暴，动辄毁我文物，如沪上之东方图书馆、天津之南开大学，均付诸一炬，损失之重，为从来所未有。南开大学之最初创办人，为严范孙先生，其时尚在前清光绪中，擘画经营，不遗余力，佐以张伯苓博士之襄助，始克有此成绩。而结果如此，恐范孙地下有知，定必大呼负负也。范孙尝游欧洲，故思想乃极新颖，与寻常之宿儒耆旧，固执不通者迥异，人以是多之。生平喜收藏，后悉捐助于南开之图书馆。其名贵之品，为予所知者，有王渔洋手钞之诗集，宋版本《夏侯阳算经》，及《测圆海镜细草》、《李公卫会昌一品集》、元版本《鄂州小集》、《玉山璞稿》、《碧鸡漫志》，又袁子才亲注之《北梦琐言》、陈眉公之《妮古录》原稿本，今皆乌有矣，惜哉！范孙工韵语，予曾见其《黄海放舟诗》三首云："一夜风涛万种声，满船嚣叫复喧争。吾曹未习操舟术，屏息蒙头听死生。""行如醉后舞翩跹，卧似忙中转辘轳。无计跳身船以外，至终惟有忍须臾。""更须猛晋莫回头，已到中流岂得休。海上风波行处有，缘何畏险却乘舟。"诗殊奇诡可诵也。范孙性风雅，栽花植竹，为其生涯，南开校中多卉木，即范孙所手种者也。每届花时，辄觞诸名流，吟咏为乐，若干年来，积成巨帙，范孙复编次之，每花一诗，每木一什，不使重复，

名之曰《群芳百咏》；李菰客为之序，未付梨枣，大约亦在劫灰中矣。范孙有一怪癖，每日必展山水画卷。或询之，云："此身虽在尘嚣，此心却不可不置诸秀峦清涧之间，秀峦清涧不可得，其惟于丹青尺幅中求之，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闻者笑颔之。

江建霞与谭延闿

故行政院长谭延闿，其文章书法，实得力于乃师江建霞之薰陶为多。建霞，清元和人，讳标，号萱圃，又字师郑，又自署笘诹。幼读书舅氏金匮华翼纶家。翼纶富于藏弃，耳濡目染，遂精鉴别。研习许学，酷嗜鼎彝文字。所作篆籀，皆有古法。戊子己丑，连捷成进士，入翰林，视学楚南，谭延闿即其所拔之士也。建霞死，年只四十。身后萧条，哲嗣小鹣，尚在髫龄，建霞夫人抚孤守节，刻苦异常。谭其时已显达，常来拜谒师母，一若建霞在时，恭谨侍立，非呼之坐不敢坐。谭有雪茄癖，平居吞吐为乐，其随从携有雪茄，欲私进之，谭恐失礼，摇手以示意，建霞夫人见而命之吸，并自吸卷烟以为倡，谭乃告罪吸取一枝焉。某次，江家迁居沪上白克路之某里，谭亲来道贺，问屋是否己产。建霞夫人以租赁对，谭力签巨款之券一以与之曰："此虽戋戋，然足为购屋值。庶几居住有定，不致劳于迁徙矣。"其风谊有如此。建霞美风姿，尝御蜜色灰鼠袍，一字襟背心，闲步市廛，妇女

辄流盼，有卫玠璧人之号。且喜涉足花丛，某节，负数百金，阮囊羞涩，无以应付。有陆燕秋者，与之同游，斥资代偿，建霞殊感之。既任京官，即招燕秋寄寓其邸。值秋闱应试，上海籍者，只燕秋与孙漱石二君。燕秋既捷，报者误为漱石，漱石初颇庆幸，既知非是，乃大失望，一时传为话柄。建霞又与梁谿、邹酒丐相友善。酒丐《三借庐集》中，颇多述及建霞。建霞好古敏求，编有《灵鹣阁丛书》，金石为最，共十九种，次各家诗文，共十种，次经义小学，次书画目录版本，各六种，次地志传记，次杂说笔记，各四种；而属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者，乃有八种。又辑宋元本《行格表》、《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若干卷，藏书亦綦富。死后，以五千金让归毗陵盛氏。兹《灵鹣阁丛书》，已收入商务《丛书集成》中矣。

汪鸥客之《寒庐茗话图》

癸丑之冬，袁子寒云读书于南海子流水音，一时名士纷集，如易哭盦顺鼎、罗瘿公惇曧、何虎威震彝、闵黄山尔昌、步林屋章五、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濬，结为吟社，日夕谈诗雅谑其间，几不知人世有扰攘事，当时好事者，称之为寒庐七子。何虎威更有《寒庐七子歌》以张之。汪鸥客素负画名，山水宗戴文节，中年后力学四王，鄂督张文襄聘任两湖师范府师范等校图画教员，画名益噪。癸丑有事北上，邂逅寒云，一见如故。寒云倩之作《寒庐茗话图》长卷，水石清疏，七子

咸古衣冠，坐立俯仰，各尽其态。寒云获之大喜，曾摄影制版，刊诸某报。不料距今十余年，寒云、哭盦、瘿公、林屋、鬯威，先后归道山，鸥客亦早卒，此《寒庐茗话图》，正不知落于阿谁之手为念。顷晤罗云溪君，为谈于两月前，曾于首都发见是图于某骨董商手，索值九十金，后以七十金被某大学教授所得，亦云廉已。据予所闻，寒云倩鸥客作画，虽未致润，然曾以朱三松所刻竹根文镇为酬，文镇刻十八学士登瀛洲，细致精巧，得无伦比，此外更贻以哭盦蝇头楷所书之《离骚经》，名贵难得，尤称环宝。则此一图之代价，固亦大可惊人也。

纪《申报》前任主笔蔡紫黻

光宣之际，文坛前辈蔡紫黻先生，主持《申报》笔政，抗扬风雅，与王紫诠、袁翔甫、邹翰飞、高太痴、周品珊、吴趼人、黄梦畹、李伯元诸子，同为海内所宗仰。予生也晚，不克一瞻丰采而领教益，怅也何如？顷蒙朱大可词人见贶蔡紫黻名片一帧，大如邮政明信片，所列头衔累累，异于常例，中为“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字子弗，号紫黻，晚号支佛，外号铸铁盦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右端为“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左角则为“世居老

北门内穿星街九十九号，通讯处老西门外敦润里二十五号”。反面叙列其生平著述，如云：“手着《葩殷十签详注》、《铸铁盦骈文集诗集》，皆待刊；辑译《万国通史前编》、《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大同学》、《富国真理》、《英兴记》、《人种交涉论衡》、《万国公法要略》、《九九新论》，皆已刻。选刊《屑玉丛谈》、《尊闻阁试帖诗》、《花团锦簇楼诗辑》。”双面合计之，约三百字，洵创格也。闻诸孙玉声前辈，谓蔡博通经史，长于诗古文词，故每逢学使按临，蔡必应古学试，恒冠一军。邑之足与抗手者，仅赵云程茂才世修一人，然赵游学外省之时居多，蔡乃独得出一头地也。食饩后，文名愈噪。《字林沪报》聘任笔政，刊《野叟曝言》于报，开报界每日以小说刊报之端。又于报首日刊“玉琯镌新”数行，以是日古代之各事，供后人览考。校《月令粹编》多而且详，阅者皆激赏之。至于蔡主《申报》，则为时至短。又蔡之前，因小白菜案哄动一时之杨乃武，亦曾一度参与《申报》辑务云。

昧园主人郁葆青

曩时参加鸣社丁丑第六集觞咏，由孙玉声前辈之绍介，得识郁君葆青及其哲嗣元英；神交已久，一旦觌面，其快慰自不待言。郁君为鸣社之原发起人，其时岁在丙辰，迄今历二十余年。社友之下世者，郁君倩画家邓君春澍绘《诗龛图》，

列名其中，张诸昧园，于春禊致祭焉。胡君寄凡之《上海小志》，曾述及昧园，云昧园为郁氏别业，经始者屏翰先生怀智，即乡人私谥为敦惠先生者是。园在法华乡，其东南为李文忠公祠堂；园中界一小溪，溪之南为郁氏先垄，松柏萧森，溪之北有乐稼榭，盖敦惠先生夫妇，每岁育蚕于斯，夏秋之交，又逭暑于斯，以乐稼名其榭，志在桑麻可见矣。榭之前芳草一坪，环坪花木交荫，竹石参差，榭之后有屋数楹，为本立堂，其子葆青、孙元英，复拓隙地，叠石疏泉，构汲溪草堂，通以竹径，极幽邃之致。堂之阴有小池，栽芙蕖，隔水种竹，杂以花柳，坐其间多野趣云。"予好游，缓日当谋一涉其胜也。郁君别署餐霞散人，著有《餐霞吟稿》，其诗关于昧园者，如《昧园雅集》云："白石桥边开野棠，绿杨径里话茅堂。一帘花影迎风碎，几卷诗篇带酒香。戏鸭波塘晴浴砚，听鹂池馆醉飞觞。湔裙修禊人归去，剩有斑鸠唤夕阳。"又《鹤柴吟长以觞咏昧园诗投赠敬依原韵》云："头白风尘惜岁华，轻车乘兴到吾家。题襟笔有江山助，款客肴无绮绣嘉。（《梁书贺琛传》列肴同绮绣。）别座低吟杨柳絮，（是集有陈秀国女士即席赋诗。）深秋重见海棠花。（是日园中西府海棠忽放三花。）草堂地僻来裙屐，黄菊窥人篱畔斜。"又《汲溪草堂即景》云："临水结茆茨，闲庭艺花木。移柳不盈把，老树凌草屋。墙罅露碧桃，一迳幽篁绿。生计都不营，抱膝书懒读。倏忽已暮春，流觞追往局。风雨来诗人，行厨春韭熟。村醪款上客，数舉庶已足。共此遗世情，了不关荣辱。垂纶湿蓑笠，篱笋和烟剧。闻鸠知放晴，游鱼唼池渌。听泉坐危石，背手看鹅浴。动静得天趣，生机畅溟沐。嘉宾游倦归，芳泥溅华毂。"

园中景色，藉此亦得窥见一斑。

吴癯庵藏曲六百种

曲学大师吴癯庵先生，兹以死于滇南闻矣。先生吴人，颀然身长；微髭，洒然有清致，与人谈论，词锋犀利，殊不让人，然人与之触忤，事过，先生亦不介然于怀。居吴中双林巷，一度掌教东吴大学，嗣后应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之聘，奔走四方，不遑宁处。先生渐有倦游意，沪上某名流延之为西席，兼司私人牍札，月致修三百元。其时先母六十寿庆，某名流以贺联见贻，书撰均出先生之手，予弟润荪，至今宝庋之。度绛帐生涯凡一年，海内诸最高学府，又复聘书纷至，莘莘学子，一致推崇，不得不襆被长征，出就讲座。诸词曲家如卢冀野、王玉章、童伯章、任仲敏辈，均尝沐其教泽。谓先生之上教室也，御尖顶瓜皮帽，足登双梁鞾，修饰边幅，容止俨然；闲出马致远、关汉卿杂剧曼声讴唱之，听者为之神往。先生以治曲学故，藏曲之富，海内无与伯仲，计之凡六百种，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之让也。先生尝曰："诗文词曲并称，诗文固难，而古今名集至多，且论文论诗诸作，指示极精，惟词曲难于入门，而曲为尤甚。何者？词自南唐两宋，名家著述，可以购取，学者有志，尚可探索。曲则自元以还，关马郑白之作，不可全见，吴兴百种而外，存者不多。有明一代，名世者不过王

于一、阮圆海二三十人，而其所作，已在有无之间，且填词宾白之法，素乏专书，词隐之《南词谱》，玄玉之《北词谱》，不易得。所依据者，不过《西厢》《琵琶》数种而已。"先生耗数十年之精力，集其大成，其供献洵有足多者。先生著作有《风洞山传奇》、《血花飞传奇》、《顾曲麈谈》、《南北九宫简谱》、《奢摩他室曲丛》、《百嘉室曲选》诸书。先生讳梅，癯庵其字；一字灵鹣，号霜厓。

唐群英追慕秋侠

南社女社员唐群英因病逝世，女界失一人才，深堪痛惜。唐潇湘七泽间人，字希陶。在民国初年，参与政党之争，颇露头角。与张惠风善，同入南社为社友。惠风留学东瀛，归国后办女子手工实业两校，又提倡国货储金救国诸事，婆心苦口，到处演说。惠风卒，唐哭之恸，驰书柳君亚子，丐之作传，以光彤史，其笃于友谊，殊可风也。唐擅诗才，民初各报附刊竞载之。录存者，有《归舟遇陈汉元有赠》云："百战归来剩此身，同舟犹话劫余尘。老陈不是寻常客，曾率诸侯讨暴秦。"又《由都返湘汉口舟中值陈汉元联句》云："小艇如囚渡岳州，歌声人语杂江流。十年忧愤怀秋侠，（唐。）百战功名笑楚猴。（陈。）回首燕云增黯淡，伤心边漠费筹谋。（唐。）不堪九死遗亡客，犹得生还话旧游。（陈）"。又《过洞庭湖有感兼赠陈汉元》云："旭日初升晓雾开，洞庭波起断头台。不堪回首

当年事，赢得功成血战来。归心如箭系舟难，满载豪情渡岳关，此去长沙知未远，好携朋旧话家山。”又《舟泊岳州城下登岳阳楼晚眺》云：“君山突起水溶回，山色湖光照眼开。不访纯阳大仙吕，何当共我醉三回。”诗饶有须眉豪侠气，不类出于巾帼者流。盖生平慕秋侠之为人，虽一吟一咏，亦处处毕肖也。

谈艺人瞿子冶

余家藏有瞿子冶所绘竹石直幅一，简古澹逸，自具神韵。然《海上墨林》及《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不载其人，无从索考。顷见王韬《瀛壖杂志》，却记述甚详，爰摘录之云：“瞿应绍明经，字子冶，初号月壶，晚年自号瞿甫，又号老冶。循例为司马，少年即与郡中贤士大夫游，名噪吴淞。善鉴别金石文字；能画竹，疏密浓淡，错落偃仰，无不有致，可谓板桥别派。其画兰柳，虽极工媚，然弗逮竹也。诗亦直入南宋之室。家藏有骨董甚夥，所居有香雪山仓、二十六花品庐，玉炉三涧雪词馆，皆贮尊彝图史，及古今人墨妙。酷嗜菖蒲，罗列瓶盆，位置精严。”云间冯少眉《印识》，谓：其室中商彝周鼎，湘帘棐几，入者几忘尘世。余于乙酉杪秋至沪，子冶即于是年冬归道山，未及一面，殊为恨事。子冶尤好篆刻，高逸入古。其刻茗壶，规摹曼生，制极精雅，为沪人所重，宝之不啻拱璧。著有《月壶草》，其壶有粗细两种：粗沙者制特工致，细

沙者多画竹，寥寥数笔，制更古朴。字画多有杨彭年镌刻者，底有彭年手制图章。郭祥伯谓宋时有周种者，亦工此技，擅名一时，但种非端人耳。子冶所藏书画古玩，死后零落过半，云烟过眼，真达者之言哉！"又一则云："子冶故以写生擅名，尤好为墨戏，而于画竹工力最深，肆笔所至，纵逸自如，论者咸谓时下第一手。然常心折铁舟、七芗两家，盖不忘所自，平生构思甚捷，然旋即弃捐，并无存稿，所镌版者，仅《月壶题画诗》而已。"昭文蒋宝龄《墨林今话》，录其题画兰一绝云："春寒恻恻掩罗屏，小有风来梦未醒。唤起湘人看湘月，一声流水隔琴听。"子兆钰，字玉如。孙林，字牧荪，并能画。前辈孙玉声先生《退醒庐笔记》，亦有瞿壶一则云："邑绅瞿子冶广文应绍，书画宗南田草衣，道咸间，尤以画竹知名于时，且喜绘硃竹，纵大叶粗枝，偏能脱尽火气，赏鉴家谓其已入化境。更喜以宜兴所制之紫砂茶壶，绘竹其上而镌之，奏刀别有手法，为他人所不能望其项背。故当时一壶之值，已需银三四两。逮瞿物故之后，厥值更昂。今偶有此种瞿壶，骨董肆皆居为奇货，非十金数十金不可。而真者又未必能得，盖珍藏家既不愿脱售，而陶器物又毁损极易，以致日少一日，所售者半皆赝鼎也。"一代艺人，得此可以传矣。

傅屯艮之《红薇感旧图》

故词人傅屯艮，别署红薇生。狂侠温存，蜚声南社。曾倩画家作《红薇感旧图》，广征题咏，裒成《红薇感旧记题咏集》。既写定，不幸遭火，成为灰烬，不得已，乃求南社社刊，及《长沙日报》所存者，重录一过，柳君亚子资助之，遂得付梓问世。图一为黄宾虹所作，坡麓间结屋数椽，高树荫覆，古衣冠人偃坐其中，作谈笑状。题有诗云："高馆移栽宫样花，不随凡艳斗春华。他年合抱婆娑树，几辈秋风怅日斜。"一为蔡哲夫所作，则以疏旷胜，蕉竹参差，奇石兀立，长廊接屋，短垣外缭，词人傍婵娟坐，古意盎然。哲夫有题云："乙卯秋七月十七日，予在泉唐吴子和陆贵真二女史家，为屯艮社友曾画是图。去年长沙之役，毁于火，今属补缋。回首四年间，吴陆二姝，亦不知何处去矣。吾之感旧，未审较屯艮孰深耳。"又张丹翁亦有题云："党锢知名旧少年，一从离乱得相怜。蝶因避雨劳花护，燕不营巢误月圆。未及成阴传画稿，可堪本事入诗笺。禁垣仿佛前尘在，辜负星辰夜夜天。"盖民国初元，屯艮主《长沙日报》笔政，诋毁项城，不遗余力。癸丑事败，汤芗铭督湘，受袁密令捕党人，大肆屠杀，而屯艮亦在缉捕中，仓卒归醴陵，人莫敢纳，会其故人刘镜心有所夙识妓黄玉娇，方脱籍屏客，遂过其家，玉娇故豪侠，款洽甚隆，

屯艮得避耳目，安然无恙，心殊感之。草《红微感旧记》，邮示亚子，亚子为作《玉娇曲》，传诵一时。题咏集中附有玉娇小影一帧：眉目秀美，服御朴素，不类勾栏中人。是集文凡二篇，诗一百六十八首，附录九首，词十首，曲四首，洵洋洋大观，然为非卖品，流传乃绝少。予获其一，至今犹珍藏箧笥间。

李菰客能画

清代多才彦，李菰客其一也。菰客会稽人，字悉伯。光绪进士，官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中日事起，感愤扼腕，卒于官。生平精思阅览，最致力于史，诗文尤负重名。性简略，议论臧否，不轻假借，人多忌之。然虚中乐善，后进一言之合，誉之不去口。著书甚富，已刻者有《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越缦堂日记钞》。能书，惟传世不多。今春，吴中文献展览会中，列有菰客手写挽某名宿诗，书法遒秀，殊可宝爱。阅《越缦堂日记》，更知菰客又兼擅绘事，如云："为沈子佩画团扇山水作柳桥山阁，为陈云衢画团扇作高松飞瀑，重山苍翠，下隐小亭，间以杂花，此境非近日画家所知，为朱笏卿画团扇，一夜扁舟宿苇花。为肯夫之子仲立画摺扇，作山庵黄叶图，山用大痴浅绛法，为从侄画摺扇二：一为竹外一枝斜更好，一为杨柳双株，为徐淮康书摺扇，并作《梅竹石三友图》贻之，文与可有

此本，东坡为之赞，见《鹤林玉露》，为光甫画山水团扇，并题一绝云：'五夫市前山水清，百年村树最多情。几时同渡娥江去，绿柳红桥相送迎。'为书玉画《赵李湖荷花图》团扇，赵李湖府县志作皂李湖，亦作皂鲤湖，皆字误，盖昔有赵李两姓居之，书玉世居湖边，言荷花甚盛，长广数里，叶高过人，村落皆隐花中。"观此可知莼客不拘山水花卉，俱能得心应手。惜无从可睹，否则亦艺苑瑰宝也。又莼客所交多能画之士，如潘星斋为莼客绘《湖塘村居图》，爱故乡秋山红树，属任渭长绘图，周叔云为作桃花小景，丁韵琴文蔚为画屏幅，丁之姬人秦云亦通六法，莼客赠以诗云："艳福君修到，香闺作画师。青山描远黛，红袖教新词。鬓影琴边飐，书声花外迟。蛮笺来十幅，为报玉箫知。"则莼客之结缘翰墨，亦颇足记述也。

罗瘿公与程艳秋

罗掞东瘿公，没于民国十三年之秋。程艳秋资助医药及丧葬费，伶官高义，为时所称。袁寒云更叹为贤者有愧，撰文表扬之。闻罗书有遗嘱，有"程君艳秋，热心义胆，媲耀古人。他日艮震两儿，若有寸进，当努力报答"等语。艳秋得疆耗早，见遗嘱为之大恸，且辍演两星期，以尽心丧之谊。即于家中设罗位，朝夕叩奠，并撰联挽之云："当年孤子飘零，畴实生成，幸邀末艺微名，胥公所赐；从此长城失恃，

自伤脆弱，每念善灯制曲，无泪可挥。”一时哀挽诸作，无不述及玉霜簃。玉霜簃者，艳秋之斋名也。如飞公云：“比易哭盦后死五年，歌管泉台，狂笑相逢武艳党；先林畏庐早丧半月，僧装诗墓，伤心惟有玉霜簃。”西神云：“秋冷玉霜簃，南海珠沉，僧隐两峰怀花寺；魂招金缕曲，西山埋骨，诗人片石拜梅村。”闻艳秋先后所费于罗者，约计二万金有奇。罗之夫人患有心病，当罗病亟时，夫人之病亦剧发，致向罗索款寻衅，艳秋恐不利于罗之静养焉，为之代付六百金。夫人得金，一夕挥霍尽，罗未之知也。及罗死，除艳秋力任诸费外，梅畹华亦奉四百金，姚玉芙二百金，盖皆艳秋首倡之功也。

蒋蔼卿之遗韵

故周梦坡《历代两浙词人小传》中蒋坦一则云：“坦字蔼卿，钱塘人。诸生，有《百合词》二卷，《夕阳红半楼词》二卷。先世业盐，有园亭歌伶之乐。蔼卿生禀异资，弱冠善文章，工书法。配秋芙，娴倚声，解弹琴，尤善内典，偕隐家园，联吟礼佛。出则文坛吟社，客满樽盈，别筑枕湖吟馆于水磨头，春秋佳日，游宴极欢。未几，秋芙死，蔼卿为制《秋镫琐忆》，皆幽闺遗事，文极隽雅，视冒辟疆《影梅盦忆语》更过之。杭州辛酉戒严，奔慈谿，依其友王广文景曾。比返，寇又至，以饿殉焉。我友周子瘦鹃曾校辑《秋镫琐语》，刊行于世，而以《百合词》附入焉。至于《夕阳红半楼词》，则未之寓

目。顷于冷摊见有石印本《夕阳红半楼诗词》剩稿，书无出版处及定价，盖好事者取蔼卿未刻之稿，留真以贻朋好者也。字迹多脱落模糊，间有涂抹勾乙，诗词外又杂出对联及骈体文字，就可辨者录一二于下，《题樊榭南湖花隐图》云："松篁阴里有蓬庐，见说先生闲著书。可惜秋风未归去，故乡风味老鲈鱼。"又《菩萨蛮》云："碧天如梦低秋雁，五更风堕疏星点。说也够消魂，晓风吹出门；鸟啼霜气白，隔水灯明极。休去倚屏风，乱山重叠重。"又《唐多令》云："春水绿杨低，春风飐酒旗。问斜阳燕子都非，只有晚山青不远，还送我过桥西。独自对渔矶，杨花渡口飞。恨刘郎负了芳菲，放着小桃花下路，除梦里少年时。"又《断句》云："驿路梅花人日雪，板桥杨柳富春船"。"珠帘卷起无人见，一任东风扫落花。"又《飞雨阁联》云："钟声帆影落天上，石床茶灶非人间。"皆极隽妙也。考其题跋，关于蔼卿事，为《秋镫琐忆》所未载者。蔼卿一字平伯，貌颇寝陋。所著《西湖杂诗》，前冠小像，为任渭长所画。其父焜，字书奴，亦诸生。常筑槐眉庄于西溪，后复买屋于城东仓巷，命子妇居之，已则策一蹇驴，往来其间，行歌勿辍，时人目为诗呆。秋芙著有《三十六芙蓉馆诗词稿》，已遭兵火。又著《闺雅》一书，今江南图书馆尚有残本。秋芙性好佛，尝劝蔼卿纳妾陵。稿中一再述及怡春阁，则怡春阁殆其别室欤。

杨秉桂之画兰隽语

花卉中以兰最难着笔，求之昔贤中，画兰殊不多觏，盖皆知难而退，不敢轻亵王者之香也。吴江已故画家杨秉桂善画兰，著名乡里。我友韦君以所藏杨之画兰扇面一帧见示，寥寥数笔，神味饶足，非胸有逸气者，不克臻此妙境。韦君更出示杨之遗作《画兰杂记》佚稿，乃假归读之，隽语络绎，耐人玩索。爰录数则于下云："残年风雪，归自如皋。比渡海登福山岸，翘首天末，美人已远，荒荒之水，与愁俱来。夜二鼓，旅店不眠，写小幅寄意，土壁尘满，一灯暗然，不堪作江皋解珮想矣。"又云："饯春之朝，日色弄暝，美人不来，芳草怨绿，研墨作此，为薛素素马守真一辈写照，不暇论士大夫气矣。"又云："癸酉六月，同黄君少谷，读书西爽僧庐，其地为盛湖东南幽僻处，芦苇萧瑟，人迹罕至。昨夕吹灯就寝，忽鬼声啸聚，窗外月白如霜，炎暑尽失。少谷素胆怯，战栗至卧榻亦为动摇。予燃烛起坐，少谷亦起，老衲明道，藏有梨花春佳酿，索其开瓮，佐以菱藕之属，三人酣饮达旦，不觉沉醉。明道以摺扇属为写兰，并志其颠末如此。"又云："予近日写兰，多以写竹之法写之。时山房结夏，展读屈大夫集，藉以荡涤暑气，故笔墨间不自知其流于骚怨也。"又云："春思于花亦太廉，一花一叶一愁添。幽人不合寻常

见，灯影娟娟雨半帘。此厉征君樊榭题水仙花句也。予于写兰时，每喜书之。红花粲然，背灯写影，觉于此诗尤宜也。"又云："乙亥之冬，薄游如皋，同人过水绘园，白板双扉，缭以短垣，中惟菜畦菱菱，荒不可治。有矮屋数椽，其影梅庵耶？由此一念，于僻巷闲门，遇风鬟雾鬓，仿佛小宛其人者。时值短景匆促，即理归櫂，归后二月，乞椒畦丈写《访影梅庵图》，作墨兰小幅易之，并记其事。"所语似不食人间烟火，奈仅此一斑，未窥全貌，为可憾耳。

胡朝梁以数目字为对偶

钱基博之《现代中国文学史》，曾述及胡朝梁其人，谓：胡字子方，自号诗庐。诗以外无他好，为人翻观剧，自午至酉，万声阗咽中，攒眉搜肠，成五言古诗一篇，盖和其师陈三立题《听水第二斋》韵者。予心仪其人，顷于无意中，在冷摊上购得《诗庐诗文钞》，首冠陈衡恪一序，得知胡少习英国文字，肄业江南水师学堂。卒业后，乃学诗，吟诵思索，至废寝食。既而崇信佛教，摈弃文字。而体羸弱多病，竟以死，年四十有三。卒后二年，其夫人陈氏出其所蓄金，为印诗文钞，闻者贤之。胡与林畏庐、马其昶、李梅庵、王树枏、郑海藏、马相伯、严又陵、姚节之、蒋竹庄辈相友善。曾儿何时，诸子先后归道山，今只蒋竹庄犹健在，为鲁殿灵光矣。"胡为律诗，喜用数目字为对偶，颇可喜，如云："芳塘半亩水清浅，

茅屋一间人两三。"又云："一世人谁抱古痛，百年穷可待诗昌。"又云："寒意初消四五日，枯杨新绿两三枝。"又云："古人学于三冬足，吾党思以一德全。"又云："又是艳阳春二月，才过寒食麦千畦。"又云："钟簴百年关至计，诗书千劫有余悲。"又云："百年去住蚊旋磨，一梦荒凉鹿在隍。"又云："来看飞絮三春雪，错过繁樱四月花。"又云："千里梦随宵始短，万端愁与日初长。"又云："月下千家纷涕笑，楼头一雁惊高寒。"又云："五六日来寒至此，一千年后我何之。"又云："二月春阴空酿此，一生诗苦定何因。"又云："横目万灵皆自得，撑肠百怪不能名。"昔骆宾王诗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号算博士，胡朝梁殆亦算博士之流亚欤。

刘三之风义

刘季平，于干戈扰攘中一瞑不视矣，伤哉！刘赋性疏狂，以江南刘三为号。生平与曼殊上人相交为最契。曼殊书札中，与刘者计什之五六。曼殊赠诗，更有"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之句，尤为一时传诵。与革命烈士邹容为总角交。邹以《苏报》触怒清廷，系诸囹圄。刘日夕探询，辄以油酥饺、如意酥、寸金糖等为馈，盖烈士素所嗜食者也。烈士死，刘三哭之恸，慨然以私人之田园，让地数弓，为埋骨之所，至今凡过华泾，莫不知有刘高士其人。刘为南社诗

人，然诗什流传绝鲜，予仅见其赠曼殊一首云："苏子擅三绝，无殊顾恺之。怀人红绊影，爱国白伦诗。流传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翻笑黠成痴。"又一"天风雨艺黄精"断句，见者咸许为可传。曩年病酒，就医陆君士谔，数剂而愈。刘感之，以所藏曼殊山水画一帧加题识为报。陆之哲嗣清洁珍之甚，悬壶杭州，挟之以往。不料此次事变，失守时仓皇出走，未及携带，而竟致遗失。日前晤清洁，谈及此画，犹嗟惜不置也。刘工书法，予年来搜罗名人手简，得其一纸，虽寥寥三四行，然写于唐人写经格上，殊古逸可喜。拟付诸装池，藉留纪念。

乙编

小阳秋

任伯年之塑像

有清一代，画师辈出，四王、吴、恽，其尤著者也。即同光间之任伯年，亦名重墨林，至今犹有推崇之者。居停孙紫珊君，与任有旧，一昨为予述其逸事，饶有风趣，爰记之如下：任伯年讳颐，山阴人，真率不修边幅。画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钩勒，赋色稚厚，颇近老莲。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妙，虽极工细之画，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彼，差足当一写字，间作山水。沉思独往，忽然有得，疾起捉笔，淋漓挥洒，气象万千。书法亦参画意，奇劲异常。寓沪城三牌楼附近，卖画为活。邻有张紫云者，善以紫砂砖为鸦片烟斗，时称紫云斗，价值绝高。伯年见之，忽有触发，罗致佳质紫砂，作为茗壶酒瓯，以及种种器皿，镌书若画款识于其上，更捏塑其尊人一像，高三四尺，须眉衣褶，备极工致。日日从事于此，画事为废，致粮罄无以为炊，妻怒，尽举案头所有而掷之地，碎裂不复成器，仅克保存者，即翁像一具耳。伯年徐徐曰："此足与曼生争一席地，博利或竟胜于丹青也。"闻此像今尚在其哲嗣堇叔处。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已五十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年政定。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伯年曰："子工

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得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至伯年处谈画理。伯年固性懒，因此画件益搁置，无暇再事挥毫。妻乂大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劝止之始已。伯年客死沪寓，身后殊萧条，幸其女霞，字雨华、传家学，卖画以养母抚弟，且常署父名以图易售，伯年画遂充斥于市，真赝为之淆乱矣。堇叔固有声于时，霞则早殒。据传闻云，霞年事既长，由父执何研北作伐，得某氏子为婿。某氏子美姿容，擅佉卢文，霞私心自慰，益努力于画，积润资以办奁具，于归有期，不料某氏子留学西邦，别有所属。霞大失望，自嗟命薄，几欲自裁，后嫁一寒士，伉俪綦笃。年余，寒士又病死，至无以为敛，由某戚为理其丧，霞感极而涕。戚某云："夫人能以画幅见惠，则幸甚矣。"霞大哭曰："先夫既殁，未亡人岂忍再以笔墨媚世，所受恩泽，当于来生犬马为报耳"。言至此，呜咽不成声，寻以伤感过甚而殁，闻者惜之。

吴昌硕及其弟子

吴昌硕以篆籀法作画，虽所成只松、菊、梅、竹、牡丹、荔枝、枇杷、葫芦、瓜瓠、桃实、紫藤、水仙、石笋数事，而元气淋漓，挺拔有致，泼墨不嫌其湿，焦黑亦未觉其干。尤工诗善题，有时题识杂写于藤蔓叶丛中，书融于画，画化于书。加之诗境之妙，直造艺术之高峰。昌硕虽瓣香李

复堂，而李复堂实无昌硕之魄力也。后扶桑人士景仰之，辇金以求书画，于是岁获可巨万，为从来所未有。一时凡笃嗜书画及治印之流，纷纷师事之，盖昌硕于三绝外，又擅铁笔也。昌硕卒时年已八十有四，凡卖艺者悉以出昌硕门下为号召，计之约百有余人。但据与昌硕有旧者谈，谓缶门弟子虽多，然无如外间所称之盛，可考者，有浙人陈啸山，花卉神似乃师，挟技游金华，颇得佳誉。一吴兴诸闻韵，事昌硕十余年，画竹石清趣盎然，得者珍之。一云间蒯子谷，作花卉神韵欲流，尤为可喜。又杭人陈健安书画俱得师法。又吴兴王启之，画笔亦不弱。又吴松龄、汪克钝，不仅治印得师神髓，偶作花卉，亦遒肖可以乱真。其最多才多艺，篆书石鼓花卉，传昌硕之衣钵者，厥惟吴中赵子云，子云名起，别署云壑，一称壑道人。昌硕晚年，倦于斯道，外间来求，辄嘱子云代为。子云信笔点染，无不如志。更以余力作草隶山水，得郑谷口及石涛遗意，昌硕见之，自叹弗如。子云居沪上新闸路仁济里甚久，与予曾作一度之比邻，奈其哲嗣渔村患征忡疾，苦海上烦嚣，不宜摄养，乃斥其所蓄与减润卖画所得，在苏葑门内戴仁桥头筑云起楼，兹已全家移苏矣。闻宅多隙地，栽植花木，一再邀予往游，并谋良觌，予以尘俗羁身，一时未能如愿也。又名伶荀慧生执贽数月，昌硕即以中风逝世，未克竟其业。其他先昌硕而物化者，尚有陈师曾、徐星洲、刘玉庵、赵石农等，师曾之画、石农之印，名重大江南北，星洲金石上追秦汉，有藕花盦印谱行世，玉庵兼善指头画，运指一如颖毫，造诣之深，于兹可见。夫昌硕同门如许，可与曾农髯李梅庵鼎足而三矣。

邵元冲夫妇之隽才

陕变中，邵元冲先生不幸殉难，举国人士，为之震悼。邵，山阴人，讳庸舒，字翼如，与其夫人张默君俱擅诗文，为南社巨子。尝求学于浙江高等学校，与陶望潮同窗风雨，尤为相得。辛亥武昌起义，邵与望潮又同参北伐军戎幕。及溥仪退位，邵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犹特约望潮为撰述员，许为文字知己也。与苏曼殊、邓孟硕，亦称莫逆交。某岁之夏，同游江岛，邵赋诗一首云："碧海擘烟峦，江岛启奇迹。素日淡窅冥，飞涛争翕辟。萦盘鸟道艰，遥迤鱼梁窄。垠堮披高萝，堋竹翳危石。峥嵘百尺松，谡谡荡精魄。绝峨截行云，汹波涌石坼。蓉峰何崔巍，密若联茵席。乃知造化工，搏削同一脉。相对苦徘徊，暝霞送行客。"曼殊赴日本，仍不时通札。今检苏曼殊遗集，犹可得若干首。惟曼殊书中有棠姬淑媚无伦，阿蕉己亭亭玉立，似盛思阁下"云云。不知所谓棠姬阿蕉为何许人，似邵尚有一段艳事可述也。邵熟于文章源流，尝欲编一文学史，而卒卒未果，引为生平憾事。及袁氏专权，钩捕党人，不遗余力。邵牢骚抑塞，形于言辞，致心三书，有："众悦蛾眉，莜憎芳草，嫦弋上设，罿罗下张，则苟非栖山枕谷，亦必扪舌涩言，矫矫者折，庸庸者安，形若木鸡，其德乃全"等语。旋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羽檄屋驰，悉出邵手，为一时所传诵。夫人张默君名昭汉，湘乡人，幼承庭训，具咏絮之才，有和其先人白梅花诗一首，浑成古逸，宿儒为之咋舌。诗云："岂屑尘环帝与王，瑶池小谪试冰霜。孤山对月诗愈淡，香雪侵帏梦亦芳。十丈庄严空色相，六根清净浣红妆。幽怀花爱坐寥廓，相向忘机道不伤。"兼工八法，笔意雄拔，所谓巾帼而具须眉气，夫人有焉。

林琴南卖画

故小说泰斗林琴南兼擅丹青，山水得宋元人遗意。当其寓居北平时，小说也、寿文墓志也、大小画件也，以求之者多，所入甚丰，某巨公因称其寓为造币厂，实则悉以所获周恤族人，至死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也。所作画，海上商务印书馆印成《畏庐画集》，为艺林所称赏，而予于我师胡石予先生处见其所绘近游图手迹，崖壑郁秀，笔力劲健，为之惊叹。其论画尤别有见地，尝谓："画家写重峦叠嶂，初非难事，果得脉络及主客朝揖阴阳向背之势，即可自成篇幅，所难者无深窈之致，使身入其中者，但见嵚然满目，无一处可以结庐，此则画家一大病也。李营邱作危峰奋起，乔木倚磴，几使观者置身其上，可以远眺，由其能于旷处着想，故能旷者亦必能奥，奥处即可结庐。画家须晓得旷奥二义，则用繁笔时不至堆垛，失其天然之位置，盖其得之心而运之

笔，毋怪其艺事之精超也。”偶检敝箧，犹存有民国十年林之更定润格一纸，如五尺堂幅二十八元，五尺开大琴条四幅五十六元，三尺开小琴条四幅二十八元，斗方及纨折扇均五元，单条加倍，手卷点景均面议。限期不画，磨墨费加一成。件交北京永光寺街林宅，后附一诗：“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何润，坐听饥寒作什么”。仁慈恻隐，于此可见一斑。有时作画跋，亦往往涉及画之派别。如题黄鹤山樵画云：“山樵画不多见，偶见三数幅，多作长笔皴，派出北苑，而神韵类赵吴兴。山樵于吴兴为甥，宜其肖。此帧独用短笔皴，干中带湿，而林峦起伏，气势雄峻，树石位置，咸出天然，明人笔墨，决无一肖，能此者或清晖耳。予阅古画，恒不敢断臆其真赝，但观笔墨，笔墨到此，但有低首至地而已，而谓此画果否真迹。或起香光于九原者，则一言决耳。”闻林死后，外间多林之伪作，则人之欲起香光者，转以欲起畏庐，固非林生前所及料也。又闻人述林有卖画诗一绝云：“往日西湖补柳翁，不因人热不书空。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耳半聋”。殊隽妙可诵。

从高太痴说到希社

逊清末造，沪上为人文荟萃之所。有高太痴其人者，名士风流，为一时所推重。太痴名翀，字侣琴，为高昌寒食生何桂笙之门下士，主持同文沪报，涉笔喜为侧艳婉丽之什，

间作说部曰《千金诺》，尤为脍炙人口。或谓太痴少年喜听歌，足迹常在梨园间，旦角余玉琴，舞衫歌扇，艳绝红氍，太痴为之颠倒，连篇累牍，形诸吟咏。尝云："脱余玉琴易弁而钗为雌妮子者，当纳之为我终身之伴，因取侣琴为字，所以寓其意也。晚岁常作道装，号百盆花斋主，惟染阿芙蓉癖，致窘困侘傺以终。太痴尝与程棣华、周梦坡、邹酒丐、姚子梁等发起希社，金鹤望、潘兰史、戈朋云、王均卿、陆云荪、王钝根、舒问梅、郁屏翰、邹纬辰、邹闯磬、范君博、张蛰甫、吴耳似等，以文来会，假豫园寿晖堂为社集，月凡一举，社友多至四百余人，岁刊《希社丛编》一册，自清宣统壬子，至民国己未，共得七集，八集未及半，而太痴作古。酒丐居徐家汇，赴吴中祝友人舒问梅寿，坠车伤足，遂归梁溪，社事无人过问，几有星散之象。邹纬辰、舒问梅、张蛰甫等忧之，力图希社中兴，推酒丐为社长，纬辰副之。加入新社友数十人，半载后集得社友作品，刊行《希社中兴续编》。陆云荪平日固不以太痴所编为然，至是为之欣然色喜，撰一序文，有"曩者太痴所编，头巾气太重，不能辟康庄大道，通行车马。独坐幽篁，弹琴长啸，孤芳虽堪自赏，闻声不足相思。时花美女，固可惑人；牛鬼蛇神，亦堪警世。酒丐以为何如？"等语，酒丐亦引以为知己。讵意不数年而酒丐又归道山，周梦坡、戈朋云、舒问梅、王均卿、郁屏翰亦先后逝世，于是广陵散遂成绝响，惜哉。

郑叔问啸傲烟霞

社友蒋子吟秋，辑有《吴中藏书先哲考略》一卷，列入郑文焯，盖郑尝筑石芝西堪于吴中者也。郑字叔问，又字小坡，别字樵风园客，号老芝樵风客，自谓前身为大鹤洞天主，晚号大鹤山人。世隶旗籍，精究小学，通医、工词、能书画，嗜金石图书，所藏至博，各加题记。著有《瘦碧词》、《大鹤山人遗书》、《汉魏六朝书体考》、《草隶辨》、《大鹤山房读碑记》、《环宇访碑录》等。又叔问石芝西堪等印集。今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所藏《范石湖诗集注》，有叔问题识，殊名贵也。内兄周无住，知郑之佚事甚详，谓郑“当居苏抚幕时，某夜冒雪携酒，独登虎阜，无与为欢，乃招卑田院中人来，絮絮谈姓名籍贯，于是以指蘸酒书姓名于石上。见丐瑟缩甚，曰：‘范叔寒矣’！脱己裘与之，丐不敢领受。曰：‘无伤也’。姑御之，及酒罄宵深，酩酊下山，途次烟瘾忽发，急询丐以私灯所在，盖其时已申禁烟之令矣，丐曰有，‘第生人恐不得径入耳。’郑曰：‘请为识途老马以试之。’既至，果不纳，郑大怒，喧声震邻里，警士集，丐见肇祸，遁走，私灯指郑为酗酒滋事，警士会意，捉将官里去。及问郑姓氏，知为抚幕，大惊，急告巡官，巡官仓皇至，未几区长亦来，恭请上坐，卑词谢罪。郑曰：‘诸姑弗较，速取陈膏来过瘾。’巡官限于禁令，未

敢遽应。幸区长有一熟识友，即命舆延至其家，亲为拂榻装烟，巡官则侍立斟茶。赡足，徐欠伸曰：'有一事奉托，幸勿却'。区长唯唯听命。郑曰：'我新交一丐友，颇不俗，愿托宇下，供奔走，倘蒙录用，感且不朽'。区长请姓名。郑瞪目曰：'姓名耶，在虎阜饮酒处石上，尔往观之'。区长大窘，复询面貌何若。郑曰：'雪夜实不甚辨，大约一三十许男子也'。言毕，乘舆归。区长乃悉拘境内诸丐询认，诸丐闻拘，误以为有大祸至，多避匿，拘得者寥寥。物色多日，卒无朕兆，而郑又屡屡催促，区长无以报，卒被撤职。洵趣闻已。"

毕倚虹受业于黄季刚

惊才绝艳之毕倚虹，殁世已多年，生平著述甚富，以《人间地狱》一书为最脍炙人口。书中什九皆事实。酒痕花影，绝世风流。如柯莲苏为夫子自道。彭蒿洲隐射庞京周，华稚凰隐射叶小凤。其他如苏玄曼之为苏曼殊，庄艳芬之为张文艳，赵栖梧之为姚鹓雏。而小说家包天笑、江红蕉，画家丁慕琴，悉为书中人物，曲折写来，无不活跃纸上，令人玩索无穷。倚虹尝从蕲州黄季刚侃游，曩者烟桥眠云辑《星光》杂志，以予与倚虹时通尺素也。托转求倚虹一短篇小说以充实内容。倚虹旋即邮寄《离婚后的儿女》一篇，并书其生平事略，以为小传，盖亦从予之请也。其事略中有一段云："喜吴淞海天空阔，乃挟笔砚读律中国公学，间以论文，刊布报

纸，人多惊其警辟。鄂中黄侃，尤引重之。在淞校联合同学，创刊《夏星》杂志。彼时南北诸高等学校，能出版杂志者，不一二觏，倚虹已开风气之先矣。季刚名侃，兹者季刚先生与倚虹，先后均作古人，徒留此一段师弟佳话，以供我人谈助已。

鲁迅称许《绿野仙踪》

鲁迅翁生前，颇喜浏览旧小说，对于《绿野仙踪》，甚为称许。云"《绿野仙踪》，神怪小说而点缀以历史者也。其叙神仙之变化飞升，多未经人道语，而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烧丹一节，虽以唐小说中杜子春传为蓝本，而能别出机杼，且合之近日催眠学家所实验者，固确有此理，非若《女仙外史》之好强作解事而实毫无根据者比也。按《野绿仙踪》，书共八十回，借神怪以颠倒权奸，含有谴责之意。清乾隆三十六年，定超序云："余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百川《绿野仙踪》八十回。其前十回中，多诗赋，并仕涂冠冕语"。不知百川为何许人，中有秽亵之处，清代列入禁书中，石印本均已删削。文学大纲谓笔墨横恣可爱。并云："同治间刊有袖珍本，未删节。"闻我友许石泉藏有袖珍本全书，稍缓拟向许君假读也。

顾子山之名联

吴中多名胜，护龙街尚书里之怡园，尤饶泉石卉木之美。入园为一轩，署琼岛飞来四字，庭前植有牡丹，轩东船室，署曰航斋赖有小溪山。其前松林中，有阁曰松籁。南有碧梧栖凤精舍。东则梅花厅在焉。厅西为遁窟，窟中有屋，额曰旧时月色，东为岁寒草庐，石笋卓立，披蘚缀苔，绝有致。北有拜石轩，及坡仙琴馆，因藏东坡琴故名。旁有石，状如老人听琴然，遂筑室曰听琴室。西北多芍药、修竹、木樨之属。一亭署曰云外筑婆娑，亭前为荷池，循池而西，曲折登山，窈然一洞，有石似观音，曰慈云洞，洞外植桃，曰绛霞洞，均出方伯顾子山所经营。顾讳文彬，道光进士，官至宁绍道台，于学无所不窥。工书，尤工倚声。有《眉绿楼词》，《过云楼帖》，收藏古书画，观摩为乐。有杨补之梅，文与可竹，因颜额曰杨梅文竹之家，撰《过云楼书画记》，前辈襟怀，可见一斑。园成，集宋人词句为联，浑成贴切，似无缝天衣，士林称为杰构。今犹点缀园壁，来游者必玩诵焉。如云："仙子驾黄虬，玉树悬秋，清梦重游天上；中宵接瑶凤，琼楼宴萼，古香吹下云头"。又云："流水洗花颜，拥莲嫒三千，谁道采菱波狭；紫宵承露掌，倚瑶台十二，犹闻凭袖香留"。又云："移花槛小，密叶禽幽，伴压架荼蘼，依约谁致

教鹦鹉；木竹门深，采芝人到，任满身风露，姓名题上芭蕉。”又云：“石磴揭松阴，几曲栏杆。古木迷鸦峰六六，烟光摇缥瓦。一屏新绣，芙蓉孔雀夜温温”。又云：“云阙插天开，欲往何从？一百八盘狭路；湘屏展翠叠。临流更好，几千万缕垂杨”。又云：“芳桂散余香，亭上笙歌，记相逢金粟如来，蕊宫仙子；天风飞随地。眼前突兀，最好是峰房万点，石髓千寻。”又云：“高会惜分阴，为我弄梅。细写茶经煮香雪，长歌自深酌，请君置酒，醉扶怪石看飞泉。”又云：“古今兴废几池台，往日繁华，云烟忽过，这般庭院。风月新收，人事底亏全。美景良辰，且安排剪竹寻泉。看花索句；重来天地一梯米。渔樵故里，白发归耕，湖海平生，苍颜照影。我志在寥阔，朝吟暮醉，又何如冰蚕语热，火鼠论寒。”共计数十联，不克尽录也。子山长孙鹤逸，一字西津，为画苑祭酒。鹤逸哲嗣公雄，亦擅丹青，幼时与予同学草桥校舍，殊相得也。

吴中怡园琴会之十四人

善夫欧阳永叔之《琴说》曰，“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琴之为物，金徽玉轸，纳正禁邪。相传伏羲所作，初为五弦，后为七弦，长三尺余。全弦十三徽，以指按而弹之，凡十三音。蔡邕孔衍桓谭之《琴操》，朱长文之《琴史》，言之綦详。一自欧风东渐，代以风琴，管簧键盘，鼓气发声，学校生徒

竞习之，而五弦七弦之琴，遂为过去之乐器，无有能手挥目送者矣。我苏曩曾举行琴会一次，故词人徐仲可《康居笔记》有云："己未八月二十五日，苏州怡园有会琴之集，善琴者十四人，四川为李子照、符华轩、吴浸阳，湖南为劳于庭、吴兰生、杨啸初、及释琴契，江苏为郑觐文、陈墨泉、及释广霞，释栖谷，浙江周梦坡、叶璋伯震群乔梓，抚琴于园中之坡仙琴室。室中陈列十五松琴，以梦坡之宋徽宗松风琴品为首选。觐文既抚琴，更擘箜篌，调颂瑟。子昭且善绘，为璋伯绘怡园会琴图长卷，笔意苍古，深得巨然神髓。而楼辛壶又为绘之。怡园为顾紫珊（子山）观察菟裘，观察藏东坡琴，琴有宋元祐四年题识，所谓坡仙琴室，即贮琴之所也。释栖谷为苏舜溪圆通寺主持。某岁，星社诸子假寺之水榭宴集，曾请栖谷弹平沙落雁一曲，器和响逸，如置身魏晋之间。闻栖谷已于数年前圆寂矣。当怡园琴会，天放楼主金鹤望有题琴会图一诗云："六艺既榛莽，弦歌亦云息。千秋广陵散，人间音响绝。啸旨无与传，琴操谁能说。逸客抱希声，空山自怡悦。平生学操缦，耳根厌等笛。插脚江海上，论交素心客。吴中盛文藻，怡园饶竹石。南风吹菡萏，群仙萃标格。羹墙见姬孔，丝桐写胸臆。泠泠太古音，坐对忘日昃。国乐久沦丧，风流善继述。海上会寻师，千里犹咫尺。"今事隔数年，不知此会琴图长卷尚存与否，殊可念也。

萍社之五虎将

"黄绢幼女，外孙虀臼"。此文虎之嚆矢也。文虎俗称灯谜。刘勰曰："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喻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画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文虎之道，尽于数语中矣。海上有大规模之文虎社，厥名曰萍，以取行踪萍合之意。时当前清之季，海上孙漱石与诸名流组织之，初设于三马路之文明雅集，文明雅集为一茶肆，洁器皿，置藤椅，一洗寻常俗陋之气，骚人墨客，纷纷来集，骨董之贩，携商彝秦砖铜盂玉砚，以及南田之花卉，老莲之人物，就之以求售。每当黄昏灯上，座客常满，热闹非常，漱石辈更张灯制谜，备文具以为赠品，射虎之士，盘马弯弓，一发中的。于是逸兴遄飞，交互为主。既而文明雅集移至四马路，萍社诸子随之而往，以加入者众，极裙屐连翩之盛。知名人士，如陈夔龙、陈逸石、王均卿、况蕙风、陆律西均社中之佼佼者。及新世界开幕，执海上游戏场之牛耳。且发行《新世界报》，主持笔政者，以文会友。萍社诸子遂改趋新世界，而张灯悬谜焉。其时社中有号称五虎将者，曰谢不敏、曰蒋山佣、曰王毓生、曰陆澹盦、曰徐行素。蒋山佣熟经书，谢不敏娴杂项。一谜甫悬，五虎将辄灵心四映，一

索即得。他人虽富腹笥，然无如是之敏捷也。悬谜之余，兴犹未已，又创有诗龙点睛之举，法取昔人五言诗一句，掩其字一，使人推测，结果出古本以为凭证，孰得孰失，殊公正也。得者赠新世界游券一张，藉以奖励。为后来盛行诗谜之滥觞。未几，社友又改绣云天为悬谜之地。绣云天在四马路大新街口，亦游戏场之一，后易名神仙世界，即《时报》馆地址也。数月后，黄磋玖办大世界，聘孙漱石为《大世界报》编辑，萍社诸子每夕必麕集报社，而悬谜张灯，益复兴高彩烈。时林屋步章五南来为海上寓公，足迹常莅大世界，亦参与射虎，因与萍社诸子，往还甚勤，商榷制谜，几无虚日。王均卿乃搜罗数年来之佳谜，汇为一编，颜之曰《春谜大观》，由进步书局刊印行世。及蒋山佣、王毓生、谢不敏，先后归道山，谜事为之消歇。"一二八"役后，社友施济群假天津路慈安里《金刚钻报》社，宴集诸子，到者凡五六十人，人例须携谜五则，于是四壁琳琅，触目皆是，为若干年来未有之盛况。予适主编《金刚钻报》，乃得与诸子相暗觇，引为大幸。今者世变靡已，雅道沦亡，王均卿、步林屋、孙漱石皆赴玉楼之召而去，徐行素亦憔悴霜鬓，无复此种闲情逸致矣。爱记往事如此，以告他年之修谜史者。

宋哲元之大刀

抗日将军宋哲元喜峰口之夜战，士卒效命，横厉无前。

其时大雪纷飞，冈峦关塞，一白皑皑，日军瑟缩于营帐间，或饮酒以驱寒，或燔柴以取暖，方默计何日得班师而归，重叙室家之乐，不料鼙鼓喧天，燎炬照地，宋军冲陷而入，一时坦克车轰炸机无所施其猛烈。宋军固善以大刀杀敌者，光摇冷电，势挟青霜，敌人慑伏，叩头似捣蒜，宋军举刀乱斫，一一丧元。此役也，敌死凡数千，弃兵而遁者，亦失魂夺魄，莫知西东也。有大同山人者，索得杀敌之大刀一，陈列于劳神父路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我友陆子丹林，任《道路月刊》辑事，一昨访之，则大刀装于颇黎龛中，长三尺，阔寸许，头平微作上削，柄系青帛，端成环形，钝锷间血痕斑然，几欲锈蚀，抚之雄心勃发，令人作跨蓬莱斩长鲸之想也。

诗简传情之徐枕亚

说界名宿徐枕亚，再赋悼亡，予已记述而刊布之，偶捡敝笥，得曩年枕亚录示之有赠诗四首，盖即为其夫人刘沅颖女士而作也。诗云："误赚浮名昧夙因，年年潦倒沪江滨。却从蕊碎珠沉后，又遇花愁玉怨人。风絮劫中初入梦，绮罗丛里早抽身。天公倘有相怜意，甘侍妆台作弄臣。""心灰气绝始逢君，目极燕南日暮云。瞥眼华年销绿鬓，铭心知己拜红裙。余生未必情根断，不死终嫌世累纷。等是有家抛未得，茫茫冤海一相闻。""断肠人听断肠词，渺渺关河寄梦思。骨肉

成仇为世诟，肺肝相示有天知。鹃啼已是无声血，蚕蜕终多不了丝。爱汝清才悲汝命，教人何计讳狂痴"。"双修福慧误三生，忧患深时命易轻。令我空挥闲涕泪，知君难得好心情。尺书碧血缄身世，小印红钤识姓名。呜咽津沽一条水，为谁长作不平鸣。"枕亚固擅言情之什，其所著《玉梨魂》说部，一片绮情，十分愁绪，悉于小诗长简中泄之。既而别撰《雪鸿泪史》，纳诗数百首于集中，视魏子安之《花月痕》尤多。其时枕亚与刘铁冷，沈东讷、胡仪邻诸子，合办《小说丛报》，设社于沪上三马路中。以节近年关，社中在在需款，难以应付，诸子商之于枕亚，谓《雪鸿泪史》之刊行，读者望眼欲穿。此书于年内赶出，则顷刻尽数万部，经济问题，可随之解决。枕亚以情不可却，而于己身亦有相当关系，乃焚膏继晷，奋笔为之，日以万言为度，然为期已促，下半篇诗词不及推敲，乃以海虞前辈诗人之遗作插入之，以为权宜之计。书既问世，枕亚意不自慊，遂补作书中人物梦霞与梨娘之酬答诗，逐期于《小说丛报》上发表，以备《泪史》再版时，将前辈诗人之遗作，完全除去，易以补作之诗，不料《泪史》尚未再版，嫉妒之者，已于报端大肆攻击，竟指枕亚为掠美抄袭，枕亚一笑置之，绝不与较，其气度之恢宏，性情之谨厚，洵有不可及者。录其诗，因拉杂志之于此，枕亚于抗战中死于海虞故乡。

张宗昌办新鲁日报

军阀张宗昌督鲁，自称义威上将军时，在济南办有《新鲁日报》，日出两大张，有社论、有专电、有本地新闻等，报馆门前，戎卒荷枪，两旁鹄立，编辑出入，戎卒立正致敬。盖编辑虽文人，然亦畀以武衔。如少校中校上校之类，此种怪现状，为从来办报者所未有。主持者有鉴海上《神州日报》之附刊《晶报》，风行海内，乃仿之出附刊《新语》，载长篇小说二种，一《蛇环记》、一《虎穴历险记》，其它小言也，剧谈也，影评也，诗话也，笔记也，轶事也，谜语也，应有尽有，稿费较其它刊物为优，藉以吸引来稿。有转轮小说，则纯为诸特约小说家为之，其它更有随报附送之《新鲁月刊》，月出一大本，言论悖谬，且痛斥北伐军。时予在吴中，吴中人家有定阅是报者，无非爱读《新语》之饶有文艺耳。自北伐军抵苏，吴侬胆怯，恐反动刊物之藏置贻祸，悉付诸祖龙一炬，今则无复有寸楮之留遗矣。

陆士谔之龙泉剑

故青浦陆君士谔，擅小说家言，本我道中人，后以鬻文

为苦，乃改操长桑君术以问世，然兴至仍不废撰述。日前予往访谈，陆君谓："业医往往可得意外之物，前为江南刘三治病，获苏曼殊山水真迹一幅，君已睹赏之矣。兹者浙江龙泉人蔡起澜之夫人来信求方，蔡君赠龙泉宝剑一柄。"脱鞘见示，则寒光凛然。执之令人作杀敌诛仇之想，不觉把玩者久之。又指案头之盆卉一，曰："此玉叶树，产于檀香山，以珍异故，禁止出口。"予视之，则一树根，作片面劈截之状，蓄于水中，根茁芽发叶，湛然深碧，而光泽可喜，尤为难得。陆君曰："前应诊于虹口卢宅，为一少妇治症，仰首构方，适见架上玉叶树，不禁注目者再，病者之父，知予爱好，遂举以相赠，即案头佐静添幽之物也。"予曰："此无异曩日查伊璜在吴六奇将军府赏英石峰，题以绉云二字。六奇乃舰运羣载送绉云查家故事。"陆君莞尔曰："病者之父，风义固不让六奇当年，惜予非风情潇洒才华丰赡之查孝廉比，未免有惭佳贶矣。"按陆君尚有一事足述，女子某沦为某家婢，某略知文墨，并喜读岐黄书，慕陆君名，致书叩询，陆君知其身世之可怜，乃设法招之来沪，供给衣食，认为义女。某既出樊笼，得遂所愿，专心学习，居然深知脉理。陆君抽暇更授以古文辞，于文章义法，亦耳熟能详。予访陆君，辄见某服御朴素，端庄凝坐，言笑不苟，洵末世罕觏之好女子也。

赛金花结识孙三儿

一代红颜赛金花，在北平逝世，诗人陈石遗，曾见其人于绮年时代，谓："人极娟好，且端庄有福泽相，唯口腔稍大，有失樱唇之致耳！"当时赏识之者，如《孽海花》发端之金鹤望，撰《彩云前后曲》之樊樊山等皆是。即苏曼殊，亦殊称扬之，于其所撰《焚剑记》中叙述赛之身世曰："忽一日，富春里赛寓，有一妓，名傅天娥，雇吾父车，偶于酒楼下，与同业者闲谈，吾父因问曰：'此妓貌不及中人，何以生意甚佳。'同业曰：'汝不知此乃名妓傅彩云之雏妓耶'？彩云为洪状元姬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撮小影，及状元死，彩云沦落人间。传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西相值，琉璃厂之国宝，赖以保存。瓦德西者，德意志雄主推毂之臣，乃慕彩云之风流，召入禁中，常策骏马，出入宫门，是故人又传称为曾卧龙床者。今彩云老矣，神女生涯，未免令人有尊前白发之感"。赛之生平，尽于数语中。至于迟暮之年，又复为人注意，则由刘半农为之作传所引起。吾友金东雷，曾访赛与之谈话。据赛自谓："原籍安徽休宁，生于苏州肖家巷中，外传在英时，与女王同座摄影，实则同座者非维多利亚，乃维多利亚之女，即德国皇后也。庚子之役，联军以德公使被害，颇积愤于慈禧太后，欲杀之。我言于瓦将军：此属奸徒之妄

为，非太后所指使。太后深居宫禁，不知其事。联军始不究索，瓦将军在宫中盘桓多日，临行询我嗜何物玩，可以随意取携，因持一极精致之果盘为赠，我坚谢之，瓦将军曰：'无妨也，他日有事，可推委于我。'我答以如此乱世，得苟全性命，为幸已多，此外复何求哉。瓦将军回国二年即死。某年瓦之侄儿来我国，犹至北平见访一次，和议既成，太后回宫，我亦同诸宫人接驾，太后遂留之宫中，专司招待外国使臣之职。"凡此种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赛早侍洪状元文卿，洪熟悉俄罗斯边陲形势，画有地图，初存赛处，后以迁徙失之。洪既捐馆，赛以不容于洪家，遂来沪卖笑，更名曹梦兰，悬洪之遗影于粉奁脂盒之间，彼走马王孙，坠鞭公子，造其妆阁，见遗影辄询洪之生平，赛历历述之，似宫女之说开天往事也。洪家闻而耻之，控之上海道，限令撤销艳帜。赛又改名傅钰莲，荡轶飞扬，不减曩昔。日则宝马香车，游愚园及张氏之味莼园。晚则盛妆而至戏院，以顾曲为乐。旋识伶人孙三儿，相昵甚。岁事更新，春回大地，四马路一带，莺莺燕燕之流，往往偕其相知，驱车作兜喜神方之举。赛出洪之貂马褂、曲襟袍、忠孝带，以饰三儿，招摇过市，见者咸失笑，指为昆剧中别妻之老鞑子也。洪家复出而交涉，赛即遁往北平，称赛金花。此名即于此时始。赛喜男装，结发辫，穿长衫，戴草帽，御蛮靴。芳草夕阳中，控马得得，俨然浊世佳公子。于是人以赛二爷呼之。未几重来海上，孙三儿甘伺眼波，追随不舍，奈孙以起居不慎，于暑日患急症暴卒。赛为之不欢者久之。民国后，赛犹营艳窟于海上富春里。苏曼殊之《焚剑记》云云，即斯时也。

柳余之交谊

革命诗人昆山余天遂先生，殁世有年，著作散佚。据余所知，如《南社丛刻》、《国学丛选》、《海军月刊》、《联益之友》、《春声日报》、《消闲月刊》、《澄衷校刊》、《生活日报》、《太平洋报》、《民立报》等，刊布其诗词杂著较多，曩岁予曾发愿为刊遗集，奈收罗所得，只什之一二，不克成为专集。闻有某君者，与天遂先生诸友好，尽力征求，遗集不日可以行世，先生地下有知，亦当欣慰靡已也。方予之发愿刊集也，曾在《申报》自由谈上登一启事。南社社长柳亚子寄予《亡友余天遂哀辞》一稿，述与先生交谊之始末甚详，兹检敝笥得之，节录一段如下云："昔在甲辰乙巳间，亡友冯沼清始创苏苏女学于吴门，女弟侠侬辄从肄业，沼清既殁，校务渐落，岁时休沐，余询侠侬教师孰最贤，则曰昆山余先生天遂，是为余知天遂之始。岁己酉夏，天遂拿舟访余禊湖，出诗卷相质，欢若生平，流连旬日始去。自是书问往来无间，寻介绍君入南社，时君已谢苏苏事，别创弘志女校矣。辛亥军兴，两校弦诵俱辍，君参姚雨平戎幕，驰驱徐宿间，赋诗横槊，多苍凉激越之音。和议既成，姚君创《太平洋报》于海上，延君佐笔政，同事者自余外，有苏曼殊、李息霜、叶楚伧、胡朴安、胡寄尘、林一厂、姚鹓雏、朱少屏、周人菊诸子，相与

掉罄其间。日夕谈宴为乐。时余辈狂放甚，酒酣以往，高歌击节，逸兴遄飞，君独渊然隅坐，不轻言笑，盖其习性然也。元年夏，余倦游归里，报事亦寻废，旧侣星散，遂与君不恒相见，唯岁时社集间一晤对耳。五年春，侠侬于归同邑钱氏，君复翩然来贺，宴饮极欢，时君方主澄衷中学教席也。嗣后延绵十余载，晦明风雨，讲授弗辍，门墙桃李半南东。余则栖皇湖海，胸中耿耿，未易下脐，社帜先拔，初以狂肺乡邦文献、为借琐耗奇之计，继复信陵醇酒，有托而逃，沉醉于迷楼乐国之吟，终且委弃一切，以甘陵为孤注，蛎滩鳌背，蹋蹈忧患间，尝北瞰宛平，南规番禺，奔走万里，百无一成，而缯缴集之，遂东渡扶桑焉。重耳去国，张俭无家，盖与君音书亦久绝矣。十七年春始归自海外，十八年三月，值君于友人席次，沧桑陵谷后，不意复望见故人颜色，辄悲喜不自禁。君言侠侬逝世十年，一传未成，后死之责，顾孱躯衰病，蒲柳先秋，地下相迟，恐复不远。继谓宿攖喘疾。去岁稍间，孟冬之朔，社集虎丘，女弟子陈绵祥捧觞劝进，意不能却，为尽三卮，疾遂复作，至今为祟。诗人有言，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唯我与君，倘如此耶。余以好语慰藉之，珍重而别。别后复以书来，娓娓千百言，举十余年来所蕴蓄于肝膈者，几倾筐倒箧而尽出之，讵料墨沈犹新，而君遽一瞑不复视也。今夏闻君病亟，未稔其行馆所在，欲访无由。嗣见报章纪载，知已溘逝，为惘然者久之。十二月十四日，设奠功德林，既奉讣音，以小极未往，鸡酒之谊阙焉。先期缮寄短联，冀悬灵石右，而意未能尽。复闻遗孤元良，与君门下士郑逸梅，将有遗集之刊，爰书此贻之。庶几厕名卷末，结

束我两人交谊云尔，元艮又于今春在吴逝世，善人绝后，天道何在，予不忍言之矣。”

苏佩秋之闺律

闺律严于军令，此固文人好事者之所为，未必真有其事也。不料放荡女子，玩男子于股掌之中，竟有约法以强男子恪守者，斯亦奇矣。如号称标准美人之徐来，与黎锦晖离婚，闻当结褵时，徐来曾提出规条，有：“徐来在外交际，如别有所恋，黎锦晖不得干预”等语。揭诸报章，尽人皆知。若干年前，名校书苏佩秋，芳誉腾噪燕赵间，公子王孙，拜倒石榴裙底、欲博美人青睐者，不知凡几。后嫁洪述祖，甚为宠幸。洪与曹汝霖润田相友善，曹膺外交次长，乃以苏佩秋赠之。曹为亲日派，为国中学子所不满，一切秘幕，悉在苏之心目中。曹恐其宣泄于外也，畏惮异常，苏事事挟制，且订闺律九条，倩某书家写于冷金笺上，配以锦框，张之绣闼间，有见而录存者，如：“一，曹汝霖绝对承认苏佩秋有完全自由权。二，苏佩秋一切应用，皆由曹汝霖一人供给，多索不得拒绝。三，苏佩秋与其他男子交际，曹汝霖不得过问。四，苏佩秋在日，曹汝霖不得再娶妻妾。五，曹汝霖对苏佩秋，不得呼姨太太。六，苏佩秋在家时，无论因何要事，曹汝霖不得外出，如违当褫夺与苏佩秋睡眠权一个月或三个月。七，曹汝霖在外，如有冶游行为，被苏佩秋觉察，告诫二次不悛者，

罚充房中苦役七日，无论何种卑辱之事，曹汝霖不得诿避。八，曹汝霖倘有正当交际外出，必先得苏佩秋允许。九，苏佩秋年至三十无出，得自由选择后嗣，曹汝霖不得干涉。十，以上约法九条，曹汝霖须终身谨守。"其下则有证明律师黄中行签字，其郑重可知。凡此种种，外间传为笑柄。

金鹤望主讲国学会

金鹤望先生以诗古文辞称雄海内。樊山谓："其诗为正始之音，具诗才诗学诗意诗味之长。"太炎许之为大音希声，抗志于古"，其推崇有如此。先生与太炎及李阁揆印泉，郑昆弟之交，过从甚密，吴下英才，半出其门下。如潘景郑、范烟桥、黄若玄、许半龙、蒋吟秋、王佩铮、高君介、徐，秋、凌莘子、凌仰霄，皆是。其哲嗣季鹤，别署锦浪生，与予同学草桥学舍，又同为星社社友，交谊至厚者也。先生少壮时，昌洋为经济政治之文，日为《时报》写社论，以病脑而辍，刊有《孤根集》，即其少壮之代表作也。晚年一意于诗古文辞，有《天放楼文言》、《天放楼续文言》、《天放楼续集》、《天放楼诗集》等之梨行。喜遨游，足迹半天下。某年秋与陈石遗诗人游蜀归，诗境又为之一变。先生主讲国学会，雄辩滔滔，颇有自负之处，曾演讲我国学术，溯其源流．自周秦诸子而至明季顾亭林，顾下则迳述及已，一若有清二百数十年间，无一足以继绍系统者，闻者为之咋舌。先生又于国学会演讲我国之文化，目光远大，别有识见，确非常谈泛论所可比拟。

爰摘其要语如下云："世界古代文化，曰埃及、曰巴比伦、曰印度、曰希腊、曰我国，顾今衰替者凡四，惟我国独存耳。然则我之所以独存，必有其道，奈何国人自甲午庚子两役以后，辄自鄙薄，且惊于西方兵革之利，乃取其皮毛之学，以为识时俊杰。竟有取其弱点，行之我国者，如崇拜裸体美，而曰此希腊文明也。争名夺利，而曰此罗马文明也。他如平民主义也，法西斯主义也，莫不各有信徒，以为救国之唯一良策，而国家之衰颓如故也。昔欧洲大战，日杀人五六千，西洋文化，遂呈现显明之破绽。德哲谓其文化已届衰老之期，欲引东方文化以救济之。年来他国钻研我国学术者，更人才辈出。如法之伯希和其尤著者也。奈彼政府所致力者，无一非杀人方术耳。而循环报复，恐终同归灭亡之途。而西方文化，亦近毁灭之道矣。我国先哲，向教人以仁，故最爱和平，而不嗜杀，处世贵知足，故科学不甚发达。今既有西化相侵，自不能不谋一适应之道，整理固有之文化，并吸收西化之优点而同化之。如是二三十年，谓新生命不产生，我不信也。"以上云云，揆之於今，虽不尽然，但在数十年前，有此见解，殊非易易也。

郑娱清之示儿诗

世皆知徐花农太史之文章道德，为士林所推崇，所著《冬日百咏》，尤为彭雪琴、俞曲园所称赏，实则花农之所成，出于母教为多。母郑氏，讳兰孙，字娱清，别字蘅洲，杭州仁

和人。幼孤，鞠于外家，其外王父孙公博，雅士也。爱其慧，教之读，六岁通四声，九岁能为小诗，至十四五，工书画，且善为唐宋人小令，同时杭之巨族徐若洲，文名闻遐迩，孙公博乃以娱清许之。若洲家有高楼，藏书綦富，因得博览广涉，琉璃砚盒，翡翠笔床，伉俪似仙，日亲翰墨，遂作玉窗春晓图以留鸿雪，既而更倩名画师顾梅卿绘西窗坐月图小影，一时名流，俱有题咏。咸丰三年，太平军长驱而来，娱清以姑年高，不宜久居危城，仓皇出避，惟携御赐诗卷及家乘宗像以行，所著《都梁香阁集》，《莲因室集》，均遭遗失，奔至如皋，遂家焉。若洲官扬州，兵乱中音讯不通，时花农已在童年，以贫乏不能具修脯，乃自课其读书，篝灯辄至三鼓，作《示儿诗》四章以勖之。其诗云："端方品格性和平，人我无心两不争，愿汝读书明礼义，何须朱紫定公卿。""此身莫作等闲看，祖德天恩报最难。愿汝惜名兼惜福，莫耽声色苟图安"。"是非得失总非真，利己休为恐损人。愿汝始终知谨慎，布衣蔬食乐清贫"。"扶危济困悯孤寒，莫学悭贪世俗看。愿汝福田心地种，百年境遇总平安。"晚年看破尘缘，尝谓："人生亲朋，聚首为乐，百年之后，其谁知之。泡影空花，曷可胜叹"。遂参研佛理，颇多心得。辛酉夏忽病，自知不起，作书遍别亲知，并谓花农曰："吾病不可为矣！后十日当逝。"并召仆媪治敛具，且命题墓碣云："莲因室主人墓"。花农割股为羹，进之亦无效，如期果卒，诗词若干，刊《莲因室遗集》行世。作画多花卉，如梅竹、菊石、秋海棠、丛兰、牡丹、红枫。虽寥寥数笔，而韵致不凡，流传绝少，得者珍如拱璧。

程瑶笙论画

我师程瑶笙先生，在丹青界素有翎毛第一手之号。一自双目失明，茫茫不能作画，身体亦时感不适，后忽由肝疾而转肺炎，医药罔效，于民国二十五年某月十五日午时逝世。予得讯早，驰至其辛家花园寓所，犹及见其弥留状态，年六十有八岁。且是日恰为其生辰，生死同日，尤为奇巧。而先生弟子遍江南，闻其噩耗者，为之同声惋叹也。先生休宁人，初学典业于常州，有暇辄喜涂抹山水人物，既而从汤涧之游，益得此中门径，并以画非深明博物，不能得其真切，乃以尊人所遗千数百金，尽以购日本博物图册，揣摩研究，尽得其奥。遂辞典业，从事教育，历主苏沪各学校博物讲席，在中国公学时，曾与故宋渔父同事。当今文学博士胡适之，亦尝沐其春风之化者。晚年以鬻画为生，所作别具蹊径。谓其画："苟持老光眼镜窥之，可得阴阳透视之妙"，试之果然。盖以纯古之法，暗合西洋画理也。一度与予论画，云：赵昌之写生，徐熙之没骨，虽云生香活色，然总不及真花卉之妍丽艳冶，厥故为何，加以一度之推考，始知花瓣之薄膜，上有无数之水泡，水泡具反射作用，无怪丹青缣幅，不克以人力夺天工也。"能道人所未道有如此。先生之画，以仕女泻例为最昂，走兽次之，翎毛又次之、花卉较廉，然亦须数十金，得者拱

璧视之也。先生自奉殊俭，不吸烟，不饮酒，食无二荤，出无车舆。寓中器物，大都由北京路旧货铺购来，绝无奢侈品。然喜济人之急，谓：已得天独厚，福当与人共之，其尚义旷达，洵足令人钦佩已。

蔡松坡与唐继尧

云南起义，如火如荼。在民国史上，占重要之一页。年年是日，朝野人士一致纪念，而与起义人物蔡松坡、唐继尧辈，尤具敬仰之表示。盖先烈遗徽，自有耐人追述者。爰摭平日朋好所谈，录其一二于左。松坡蓄一黑马，高蹄锐耳，毛鬣生风，产滇南，善走若飞，松坡每历战阵，辄乘之驰骋。一日困于林麓壑涧间，敌弹似雨，幸马超跃突围，始告脱险。某次戎装佩剑，试马春郊，挟其爱侍小凤仙与俱，见之者以为英雄名马，著一美人，无异重瞳御乌骓，而虞姬起舞也。又爱一犬，松坡戎马关山，赴滇入蜀，犬追随不舍，既而纳谿之战，犬为袁军击折一足，然虽跛而耽睛直视，猛健如故，及松坡死，蜀人开追悼会，场中陈列黑马及犬，并军符、令箭、鞍鞯、肩舆、旗帜等遗物。旗作浅黄色，中有一蔡字，旁书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官九字，见之者仿佛铁骑玉轴，气奋风雷，有如昨日事也。唐继尧礼贤下士，名流归之如市。章太炎至滇省昆明，唐数驺往郊外迎之，并鸣礼炮一百有一响，既同至署，设上等滇肴以飨之，供帐之盛，无与伦比。又佛

学家欧阳镜无至滇，演讲佛教之宗派，如成实宗、三论宗、涅槃宗、律宗、地论宗、净土宗、禅宗、俱舍宗、摄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真言宗，按日演讲，凡十三日止，继尧日往聆之，颇有皈意我佛之意。及欧阳镜无去，馈以行赆盈万，因更聘印光溪云诸高僧，设水陆大斋，用荐死难阵亡诸将士，虽耗费甚巨不惜也。李烈钧、李怀霜辈莅滇，继尧莫不躬亲迎迓，礼以上宾。有说士李六更者，亦在滇演讲，口若悬河，殊多妙绪，继尧款洽之余，询其命名之由，李曰："国人鼾睡正酣，虽打五更犹不清醒，则非予大声疾呼，打六更不可"。继尧笑颔之，曰："此语爽隽，如啖哀梨也"。继尧无媚外性，某国领事之花园，槿篱被人拆毁，翌日，领事向继尧提出抗义，并要求赔偿。继尧厉声斥之曰："芥末细事，而值得如许举动，贵领事抑何大才小用耶"？领事羞惭而退，即招工补编篱落，不敢复提只字。

章太炎之私生活

章太炎先生早岁游学日本，一日，就浴室澡身，忽一女郎裸其皓体来同浴，先生羞窘，未浴竟即遁去，女郎大笑。盖在日本，男女同浴，固司空见惯者也。先生颇得日人之信仰，称近今儒学最后一人。有延之主《台北日报》，先生尝劝："康梁勿效忠于异族，有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

等语。梁为所动，函约会晤，有相见恨晚之慨。先生讲学有年，实则先生口才殊不佳，嗓音尤低，座稍后者即不可辨，且吐语杂乱无层次，难于记录，门弟子苦之。《苏报》案发，先生与邹容同被拘囚，在狱中摄影，常张之于书斋中，以为纪念。先生晚年茹素，以蔬菜豆腐为日常肴品，荤腥鱼肉则少进，盖不但戒杀，亦所以重卫生也。先生居沪上同孚路同孚里，颇厌尘嚣。一日赴苏游沧浪亭，宴饮甚乐，口占一绝云："沧浪近在盘谿曲，水浊真堪濯我足。举酒为酹苏舜卿，买山同作巢由仆"。遂有卜居吴门之意。初购宅于金狮巷，汤国梨夫人认为不适养静，别购锦帆路宅，即今病殁处也。先生记忆力弱，朋辈三月不见，往往动问姓氏。先生爱红豆，有咏红豆答汪允中云："南风难竟北风凉，日日行旌望五羊。长是相思隔阡陌，为君遥寄紫罗裳"。"旷代经师属惠家，风流犹寄一株霞。横塘春色凋零尽，漫向曹侯宅里花"。盖汪允中亦红豆同志也。遗著有《章氏丛书》、《续章氏丛书》、《中国文学》，又编有《学林杂志》、《华国月刊》、《天讨》、《制言》。《制言》乃最后在苏主编者，其门人潘景郑助之，为半月刊，出至十八期。先生每晨九时起身，练八段锦，进粥后接见宾客，饭后午睡一小时，以苏体困。著书至晚始息。日日如此，不稍变更也。

岭南画家高奇峰

岭南多画家，如陈树人、高剑父、黄幻吾诸子皆是。其笔墨简淡超远，渲染之法，亦与寻常不同。其派实始于高奇峰氏。奇峰讳嶠，番禺人，游扶桑，攻艺术，精于绘事。时孙中山先生游日，高聆其学说而倾心，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工作。尝衔命归国，密图起事，居处遍储炸弹，而高寝馈于其间，若无事然，人服其胆量之豪。民国成立，不自居功，于海上棋盘街设审美书馆，发行美术明信片。又与黄宾虹办《真相画报》，凡出数十期，中山先生亲书"业精于勤"四字贻之。民七，归粤讲学，从游者众，屹然为岭南画派之宗师。十四年，应聘岭南大学，为美学教授。越年，广州筑中山纪念堂，高绘雄狮、白马、海鹰诸巨幅以张壁，见者咸以为具革命精神；足为时代画之代表者也。民国二十二年秋，中德筹开美术展览会，行政院推为代表赴德，未果而疾卒于旅次，享年五十四岁。其所作花桥烟雨一轴，德邦国家博物院且筑室以藏，其名贵可知。既逝世，其所居天风楼，改为奇峰画苑，以为纪念。国府命令褒奖，派吴铁城致祭，林森为题墓碑，称为画圣也。遗作刊有《奇峰画集》、《高奇峰先生遗画集》、《新画学》、《美术史》、《美感与教化》、《奇峰画范》等书。民初，予为《小学丛报》写稿，《丛报》封面，出于高之手

笔，插图中有高之照片，御西装，英俊之气，溢于眉宇。至今犹留有印象于脑幕也。

翁铜士崇拜甘地

七九叟翁铜士，讳廉，湖南湘潭人，当代名画家也。予于去冬，犹求得其行书便面，字迹屈曲，则手已微震，不能尽如意旨矣。其润例由樊增祥、王式通、关赓麟所同订，早年为大兴博士弟子员，肄业成均京师大学堂，学法政，旋入进士馆。时张之洞方执政柄，铜士合馆中同志，上书张氏，请改革政治，专意立宪，奈格于权贵，未果。既而官知州，历巡警、邮传、司法三部，游岑冯程三中丞幕中，迭遭父母丧，无意进取，浮沉京曹。性好诗古文辞，尤嗜八法，撰有联云："如玺著刀，如漆注简，以金写石，以帖入碑"。即以此自勖，且以风示后进。六十后，犹日临四体书，非至夜分不休，信耶教六年，惕厉身心，复尚佛，约以儒术，又习道家导引之法，日有常晷，节取中西体操之长，创为思想呼吸身体三大运动之说，崇拜甘地主义，谓为："吾国新民之模范。"年来侨寓沪上，与高吹万丈诗酒唱酬，铜士死耗，予得之于吹万丈。铜士遗诗，予曾见其湖楼登眺云："拭目山椒占上头，四围清气望中收。桂华散馥如招隐，竹径通幽足畅游。谁与渔樵营别业，偶凭水石说风流。不愁茶罢人轻去，管领湖山半日秋。"颇有风韵也。

冯春航之往事

名伶冯春航没世有年，予已一再记其轶事矣，而当年柳亚子所编之《春航集》，关于春航事，记载亦极详赡，惜此书已早绝版，颇以无从得觏为憾。顷有友人自闽中报纸，剪存朱剑芒之《南社感旧录》，洋洋洒洒，凡三十余续，予借归，尽一宵之力读之。中有述及冯春航，为予所未悉，的是可喜之珍闻也。如云："春航盛时，挥金如土，遇有老伶工之穷困者，解囊无吝色，既辍业，家无余赀，日货其器皿以维生计。室中珍本之书数千卷，则虽窘馨不继，不忍轻弃也。某日，举其箧中所藏之券，悉付一炬，盖皆数十年友好借款时所具之笔据，数不下万余金。或谓：'君今贫困，向人索此宿逋，亦足温饱。'春航微笑曰：'余之金钱，由卖艺而来，多积反增惭怍，且昔日之贷款于人，为济其困乏，既不见偿，而向人索取，不将易德为怨乎？'余闻春航焚券事，曾感题一绝云：'孟尝市义藉冯谖，折券如君道更宽。我抱庐陵修史笔，从今也要传伶官'。"又云："春航喜研习书法，自与余相稔，时以晋唐以来之书学相叩，余以学书当先识篆隶告之，春航遂遍购隶篆法帖，请余指导笔法，余遂以门下士贺君所赠之北宋拓石鼓文转贻之，春航得之狂喜，临摹三月，居然有神肖处。嗣复习绘事，闻海上书画会副会长黄克明君，执贽往谒，坚邀

余作介。既暗，黄嘱试涂木芙蓉数叶，许其能，约翌日授艺，及复往，则黄于午夜急疾暴卒，已阖家举哀，吊客盈门矣。春航亦哭于灵前，尽弟子礼。黄之家人以春航实未一日受业，欲璧返其赆仪。春航曰："我实不幸，弗获承师教，师固面许我立门墙矣。却我赆仪，不将使师生名义湮没耶？"闻者靡不叹春航之知礼云。"盖春航由亚子之介，而籍隶南社，故朱剑芒之《感旧录》乃连类及之。剑芒与予有接席之雅，已多年不通音问，今不知寄迹何处矣。予念故人，故人其亦念憔悴江头青毡坐困之鄙人耶？

上海最早之唱歌教师沈心工

昔仲尼教人以六艺，礼与乐并重焉。如今各中小学，均有唱歌一科，犹具先人之遗意。上海开风气之先，在前清时，已将唱歌列入必修科目中。开其端者，为务本女学，教师则为沈心工。沈留学日本，凡三个月，毕业于唱歌速成班，即返国而为人师，诸生对于"独来米发沙拉西"七字不能顺口，往往以"一两三四五六七"数目字呼之。沈心工又兼任龙门师范课，乃将七字译作"独览梅花扫腊雪"，俾诸生容易记诵，而唱始合拍。同事梁溪周屏侯幼读于上海胡家宅之文明小学。文明小学者，文明书局所附设也。由俞仲环耆宿主持其事，亦有唱歌课，屏侯亦惯唱一两三四五六七之音节。厥后沈心工编唱歌书，有《扬子江》、《秋之夜》诸歌，最为脍炙人口。

盖沈擅文辞，措词撰句，甚为雅驯得体也。屏侯返梁溪，梁溪学校，尚无唱歌，屏侯乃提倡之，于是各校争聘唱歌教师以趋时，成为一时风尚。屏侯又谓在前清时，倡优隶卒，不得与士大夫为伍，故其子弟例不能应科举试，学校亦承其遗制，不收优伶子弟。俞仲环独持异议，认为有教无类，务须一视同仁，如潘月樵、夏月润之子，均肄业于文明小学，屏侯均与之为同窗学友也。

野鸡大王徐敬吾

曩与同事周屏侯谈四十年前之上海掌故，屏侯谓某报曾述及野鸡大王事，但语焉不详，颇以为憾。彼年事尚幼，即闻大王之名。大王为粤东香山人，提倡革命，甚为激烈，在前清光绪间，已剪辫易服，设一书铺于青莲阁茶馆下，专售革命诸书，如《自由血》、《女界钟》、《革命军》、《孙逸仙》、《三十三年落花梦》、《黄帝魂》、《扬州十日记》、《苏报案记事》、《廿世纪大舞台》、《猛回头》、《驳康有为政见书》、《俄罗斯大风潮》等，有数十种之多，大都出于金鹤望、马君武、陈巢南、章太炎、邹容、黄中黄、陈天华诸子手笔。盖大王任爱国公学庶务，诸子均往来爱国公学，声气相通，甚为契合也。爱国公学在静安寺路口，新世界之西邻，其时尚荒凉无市廛。大王于公事毕，即赴自设之书铺，而青莲阁旧址，在四马路中市，即今世界书局所在地，每晚，山梁中人，麕

集其间，搔首弄姿，以诱游蜂浪蝶。大王营业于脂妖粉魅中，人遂以野鸡诨号锡之，其真姓名为徐敬吾，反掩而不彰。当慈禧太后庆寿，举国皆悬灯结彩，歌颂备至，而万寿无疆之标帜，所在皆是，大王亦不甘落寞，步趋人后，却于书铺门前标"万寿失疆"四字，并书一横披："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人以为触犯忌讳太甚，为之惴惴悉惧，而大王谈笑自若也。大王以到处演讲，被捕数次，及出狱，必借缙绁至照相馆摄留一影，饰作囚徒，以为光荣纪念，清吏无如之何也。

梁鼎芬追念端浭阳

清代末叶，满吏什九为肠肥脑满之伧夫。风雅成性者，却推浭阳端匋斋，端工诗词，擅书法，识金石，搜罗文献，厥功甚伟。鉴湖女侠之被杀，语溪徐自华为之瘞埋，清吏欲株治之，以为革命党羽。自华与吴芝瑛为异姓姊妹，芝英恳之于端，始克免究，亦云幸矣。庚戌，端自北洋罢官，息影西山归来庵，与于晦若、李昂若、宝瑞臣、梁节庵，谭宴尽欢，号山中四友。武汉起义，端于蜀之资州，被随从士卒所刺，死焉。梁节庵知之大恸，因曩时端由苏抚调湘抚任，道出镇江，爱焦山松寥阁之胜，赋诗记事，节庵遂于松寥阁建归来庵以祀端。木主楹帖，均出节庵手笔，罗瘿公诗云："焦山佳处松寥阁，已作匋斋香火龛。想见梁髯思旧泪，交柯万

竹蔽幽岩。"节庵讳鼎芬，号藏山，番禺人，书法近黄涪州，得者宝之。

严复是预言家

清末有两大翻译家，曰林琴南、曰严又陵。林以译小说著，严则以西方学术思想贯输我国，如《天演论》、《原富》、《名学浅说》、《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其尤著者也。严谙于世界大势，及国际情形。当世界第一次大战开始，我国颇有以为德人无败理，反对对德宣战者。严却不以为然，谓："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利，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顾以正法眼藏观之，殊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云："日本以岛国而为君主立宪，然其国训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又云："吾国之繁庶如此，假以雄杰起而用之，可以无敌。而日操戈同室，残民以逞，为足痛也。"以上立论，皆切中肯要。夫德国既不为上帝所福，则学步之日本，其不福也更可知。严之目光远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先，已知德日两国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不令人叹服哉？

窒息而死之沈道非

南社诗人，年来颇多下世者，如程善之、张挥孙、张冥飞、许半龙、易大厂皆是。而最近沈道非又以捐馆闻。道非讳砺，字勉复，一字嘿公，魏塘人，侨居金山，历三世五十载，故亦为云间人，为同盟会会员，任国民政府秘书，加入南社甚早。第一次虎丘雅集，君即与亚子、巢南、陶遗，参与其盛，在清庭监视之下，以文字鼓吹革命，不避嫌缴，其胆识有如此。与越中秋瑾女侠、陶成章烈士相友善。秋瑾、成章就义，君私祭之，比诸谢皋羽西台恸哭，毋多让焉。夫人韫玉，妙慧知书，笃于伉俪，既而悼亡，君集定庵句，成数十绝以志其悲。厥后所志百不成遂，抑郁无已。于是沉浸所庋图籍，藉以摆脱一切，与人绝不通问，询之，则云："恐伤心人语，易使闻者不欢。然死生之情，契阔之感，未尝不往来胸头而无时或释也。"君耽吟咏，予犹忆其断句，如云："几番鸳锦春余怯，一向蛾眉病未舒。"又云："忘机白社闲挥麈，息影青门学种瓜。"均极可喜。尝与周芷畦相唱和，芷畦有所作，君意不合者，辄为之窜易，芷畦或谓当，或谓不当，不之忤也。自胜利后，卜居白下，日前阴寒欲雪，君体感不适，乃炉煤于室，燃之以取暖，不意竟窒息死，闻者惜之。

苏曼殊居江上藏书楼

苏曼殊有画跋一则云："晦闻居士客余于藏书楼，寒风萧瑟，落叶打肩，居士命画，作此质之。居士得毋有夕阳无限好之感耶。"曼殊圆寂于海上广慈医院，晦闻诗以吊之云："一楯江舍未经时，冒暑来寻或有知。已负死生元伯语，所哀尘露步兵诗。"尺书病革犹相问，晚岁楼居不可期（原注：十年前与曼殊同居江上藏书楼数月）。剩有茫茫忧患意，乱蝉斜照共衔悲。"所谓江上藏书楼，即国学保存会也。此会由黄晦闻、邓秋枚所主持。晦闻已下世，余闻名而未识。秋枚别号野残，天寒岁暮，高卧沧江，一昨访之，因询国学保存会旧址，始知在爱而近路，且当时藏书只二三千卷，比诸兰台东观，金马石渠，诚如小巫之见大巫。曼殊所居，乃一假三层楼，地位殊局促，而曼殊读书吟啸于其间，却有放眼天地宽之概。盖其襟怀洒脱，不为迹象所拘滞也。蔡寒琼曾编印《曼殊上人墨钞册》，题识什九出秋枚手。余又询外间传说曼殊画，大都由寒琼捉刀，此说可信否？秋枚力辩其诬，谓："曼殊诚悫，素不作伪，画皆其亲笔也。"国学保存会会友，秋枚、晦闻、曼殊外，尚有寒琼、张城、高吹万、高天梅、诸贞壮、陈巢南诸子。柳亚子所辑《曼殊全集》中，有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图影一帧，可为证也。

周人菊才思敏捷

拙著《昧灯漫笔》，记淮上三杰之一周人菊，搜罗周实丹遗稿，其风义殊足称述。同事卢君，淮上人，见而为告人菊乃其亡友，居淮上之车桥镇，镇有五桥十三庵之胜。人菊遂镌一章"天下第一桥"，常钤印于诗笺上。好饮酒，肴必自制，尤喜食鸡卵，煎也、炒也，亲手烹调，视为佐酒佳品。盖鸡卵值较廉，而人菊晚年处境殊窘困也。以名人菊故，乃专绘菊花，蔬茎秀蕊，别具逸致，或为月华秋、或为昭容紫、或为宫花锦、或为七宝盘，无不妙肖其状。有时画洋菊，色泽不一，姿态各异，不拘拘于粉本，有造物在我之概。惟所作什九为小件，如扇册等等，流传于邑中甚多也。尝掌教锺南中学及淮安中学，学子数百，无不翕然风从，每届文课，学子络续交卷，人菊随交随改，及课毕，卷亦批改殆尽，发回学子，不积搁也。诗亦敏捷，能于酬应场中挥笔立就，曾见其酒边赋赠同人云："茫茫苦海溺元元，冷雨斜风天地昏。剩有罪言酬国士，无多老泪哭中原。沙虫狼鹤同归尽，狐兔豺狼萃一门。手把酒杯歌当哭，南方实有未招魂。"与周烈士实丹、及张雪抱、邵天雷诸邑诗人唱和，积稿盈尺，惜无人为之整辑耳。予于先师石予先生处，亦见其题先师近游图诗二绝云："胸中丘壑层层起，眼底风云叠叠收。僻处萧斋心自

远，遨游何必遍星球。”“游历才能辟美洲，须知理想重心求。远行转以成机械，斗室潜思占上游。”具见其头脑新颖之一斑。非寻常腐儒所可企及也。

燕谷老人之燕园

曾孟朴写《孽海花》，未终篇而辍笔，读者无不引为憾事，于是燕谷老人遂有《续孽海花》之作。老人张姓，讳鸿，字隐南，与孟朴居同里闬，订交极早。孟朴家之虚霏园，为海虞名胜。老人尝泛舟池中，舟覆堕水，孟朴拯之，握手狂笑，赋诗留念。又与孟朴入都，游江亭，各题小诗于壁，托名女子，后流传为江亭女儿诗，颇多和者。孟朴病困，心境殊恶，自知《孽海花》不能完成，乃以续撰委诸老人。老人自三十一回起，至六十回止，所记皆清末民初之朝野轶闻。于颐和园垂帘重训政之写尹震生见王武揆一段，尤具绘声绘影之妙。我友葛士表与老人为忘年交，谓：“老人为唐张旭之嫡裔，知英法文、又谙日语、通佛学、嗜昆曲、善填词，与沈北山杨云史常相唱和，作擘窠大字，魄力雄伟，洵多才多艺人也。”曾创立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又主邑中孝友中学，士表任教务，甚为相得。老人家有燕园，小而精雅，可以媲美虚霏，而叠石嶙峋，别饶丘壑，雪松高撑，菌地亩许，骚人逸士，觞咏于其间，往往尽欢永日。其夫人某，绩学称不朽进士，一度掌教沪江大学，与老人旨趣不合，遽赋仳离，娶樱花娘

为妾媵，亦旋下堂。既而事变陡起，敌伪气焰嚣张，老人不愿合污，避居沪上拉都路，韬晦不闻世事，然处境萦窘，不得已斥所庋赵子昂八骏图以易米，其操守殊可钦敬也。无子，爱其侄树人，欲立以为嗣胤，未果，而老人于壬子一月病逝矣，年七十余。过燕园旧址，徒见荒残灭没，无复曲栏清流，诗筒酒榼之遗迹，令人感慨系之。

追忆报人谈善吾

清末民初之报纸，持论最露锋芒者，厥为《民立》。而《民立》之小品一栏，内容丰富，尤驰誉于时，主笔政者，则为谈善吾先生。先生笔名老谈，善作谐文，及讽刺性之小说，与叶楚伧之散记，徐血儿之政论，称为民立三妙。某岁，《民立报》馆忽不戒于火，时先生方在馆中，召待诏为之剃发，火起，先生仓皇遁避，发去其半，状殊怪异，见者无不嗤噱。既而《民立》临时发行一画报，将火灾情形，一一曲绘，以留真相。谈善吾剃半个头，固绝妙之笑料也。予友钱玉斋保存一纸，因请于右仁、杨千里、汪绮云、张聿光、钱病鹤诸《民立》旧同人，加以题识，付装池成一小轴，洵可珍之文献也。今秋，予任某女校教务，学子谈吉人，先生之孙女也，因叩以先生之家况，知先生原籍梁溪，为邑中望族，累代簪缨，游宦大江以北，遂徙居焉。先生为独子，父母爱之逾恒，父晚年退政，以稗史为遣。先生秉承其习，嗜小说成癖，一

编在手，几忘寝馈。且于课余，东涂西抹仿效之，父不之禁也。先生学既成，富革命思想。南社陈巢南、柳亚子、高天梅以气节励世，先生欣然隶于其中。而于右老创《民呼报》，聘先生任编辑，由《民呼》而《民吁》，由《民吁》而《民立》，先生一贯作风以为之。大遭清廷之忌，或为先生危，先生坦然自若也。民国后，项城帝制自为，摧残舆论，《民立》乃停檠。其后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先生供职审计部。是部属于监察院，先生与于为故旧，乎时无话不谈者，至时乃反落寞。有澹台非公事不至偃室之风，于始终重视之。先生以便于治事，寄寓于京，沪寓则其哲嗣承宣设诊所，承宣乃名西医也。先生亦擅岐黄术，二十六年，于病卧沪上静安别墅，先生得讯，特来沪为于诊疗，旋竟获瘳。先生返京，未几自病，不治逝世，时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也。及抗战军兴，承宣坚贞自守，生活极艰苦，不以为意。子女颇多，或学医、或习音乐，均嶷然秀出，先生可谓有后矣。其著述刊布者，只社会小说《真因果》一种。是书又名《公使现形记》，写守财虏及老官僚，入木三分，确是上乘文字。由国学书室印行。尚有其它说稿诗词杂作，积存若干卷，兹正在整辑，拟请于校勘作序，付诸剞劂云。

张啬公秋夜草疏

一昨访吴倩庵于四欧堂，蒙倩庵以秋夜草疏图见示，谓

是有一段革命轶史在，君留心掌故，不可不加以观赏也。图作古堞远树，屋舍萧然，团坐其间者凡二三人，有执管者、有持议若欲伸述者，设色微淡，气韵盎然，盖倩庵曩年之手笔也。图前则为疏文，颇多钩乙增损处，则南通张啬公亲笔揽书，而程雪楼、杨廷栋增补之。跋识者，皆一时名人，诵之，始知当武汉起义，苏省尚未响应。张啬公、杨廷栋自宁乘火车抵苏，约程雪楼同寓车站附近之惟盈旅馆，以商国事及地方治安。啬公以潮流所趋，民气激昂，不如劝清帝退位，以免涂炭生灵。于是遂草疏数千言，备陈利害。草成，誊写一过，拟请项城袁慰庭转致清廷，不意项城袁氏留中不发，既而各省纷揭白旗，清帝逊位，亦无所用其劝谏矣。杨廷栋取当时疏稿，付诸装池。引首秋夜草疏图五字，雪楼所书也。倩庵以夜景不应设色，且题识讹字一，殊不惬意，欲重绘一帧，然以近患手震，因循未果，留四欧堂已数阅月，而予遂得寓目，此中殆有前缘欤！

杨云史临死赋攘夷颂

江东杨圻，字云史，才华艳发，风流自赏，喜过赵李家，伺妆台眼波为乐，因有"家家红粉说杨圻"之句。著有《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吴子玉为之序。分少年、壮年、中年、强年四集，首冠铜版图照数帧，洋装烫金，与寻常诗集之线装瓷青纸面，饶有古色古香者迥异。吾友范君博，及已故饭

牛翁，均力称其诗之纯属唐音为不可及。世皆知杨佐吴子玉戎幕，山海关之战、鸡公山之役、黄州岳州之战，杨间关相从，不知此前，杨曾任江西督军陈光远秘书，既而宾主不相得，杨草牍辞职云："圻东吴下士，将军谬采虚声，致之幕府，时陪阁公之座，遂下陈蕃之榻，颇思尽其愚悃，有裨万一。得山妻徐书，谓园梅盛开，君胡不归，不禁他乡之感，复动思妇之怀，清辉玉臂，未免有情，疏影高窗，亦复可念。清狂是其素性，故态因之复萌，敢效季鹰烟波之请，乞徇林逋妻子之情，予以休假，遂其山野，庶白云在山，靓妆相对，此中日月，亦足为欢，则将军之赐也。"旋吴子玉闻其名，乃电招之，此次抗战军兴，吴子玉不受利诱，不畏威胁，迄死不嗅时饵，诚有足多者，此后杨隐遁香岛，忧国怀乡，郁郁致病，临死犹以不知何日北定中原为憾，大有南宋陆放翁之遗风，撰有《攘夷颂》，颇激昂慷慨，诵之令人雄心勃发。当时以苏沪沦陷，各刊物受敌伪检查，未能发表。兹者，河山还我，日月重光，深望与杨有交谊者，为之重辑《江山万里楼诗钞》。其晚年遗作，如《攘夷颂》等，一并搜罗，裒为大观，洵后死者之责也。

藁葬赤柱山头之谭元博

此次抗战，不乏坚贞不屈之士，被害致死，而碧血丹心，光耀史乘，谭元博先生其一也。元博为篆卿词人之哲嗣，在

香港主持中华圣公会之圣士提反学校。敌军登陆，元博守学校不去，敌军委以伪职，不从，胁迫之，元博破口大骂，敌军抉其目，并刃其胸，遂死。顷访陆子丹林，承示叶遐翁手抄诗稿，有追悼谭元博诗，亟走铅录之于下云："赤柱山头碧血凉，弦歌守死意何长。孤行终遣维人纪，一瞑谁知是国殇。抉目忍看余魍魉，忘身宁道不纲常。望夫石在天涯远，若忆前尘月满廊。"并附识语云："元博少岐嶷，乃翁属余字之，因字曰元博，意在师膺滂也。前岁冬，日兵登陆，元博守圣士提反学校不去，遂被害。翌日校役为之蒿葬，已失其目。越一年，母思子死，父继死，仅妻存，嗣遂绝。忆二十七年秋，元博招余赏月于其校宅，灯影杯痕，犹在仿佛间。嗟夫！顷检敝箧，得元博所赠赤柱风景图，因题此示悼"。此亦抗战文献，而坚松贞柏，尤足风世励俗也。吾友丹林，曾访其藁葬处，在赤柱山之草丛间，木板作碑，非常率陋，叶遐翁及李文田之文孙李掞亦与焉，相与扼腕嗟叹不置，乃集资为修其墓。其时则为民国三十一年春，距今瞬已四年矣。

梁鸿志口头之龚老师

梁鸿志，以叛逆而伏法，令人不胜佳人作贼之叹。梁临死时，出玉鱼，谓："龚老师所饷，非常心爱，愿以殉葬。"按所谓龚老师者，太史龚心钊也。心钊字瞻麓，又字怀西。乙未翰林，晚年息影海上，寓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略有园林之

胜，鬻书自给，其润例即梁等所订也。如云："吾师合肥瞻麓人，幼承庭诰，早入词林，文章守端毅之传，学殖亦羽琌之亚，稗瀛历聘，心笔兼勤，桑海饱经，人书俱老，近则杜门却扫，煮字疗饥，砚田有秋，墨沼不涸，袜材所萃，门限几穿，门人等请息劳筋，为厘润格，精神所寄，第一本化度寺碑，声价相衡，五万钱月林堂榜，爰疏短引，敬告同人。"裔皇典丽，殊可诵也。梁刊有《爱居阁诗集》，一再提及其师。如龚怀西师夏日居武康山有见招避暑诗，顷承写寄次和元韵云："人与名山有旧因，远邮佳句见清新。暂栖尘表神逾王，高视寰中道未沦。畏暑自怜迟结夏，谈诗犹记坐生春。后堂丝竹庭前雪，白发门生老更亲"。又龚怀西师蓬庄图光绪甲辰承命题七古一章，今二十九年矣。复出卷属题呈四绝句。又龚怀西师招饮不克赴有诗见及次韵奉酬等什。龚除赠玉鱼外，更贻以《定山堂集》，并梁先人退庵石印文为修守江淮河汉，承官南北东西。盖光绪甲辰会试，龚与退庵为同考官也。龚之与梁，关系之密切如此。梁于敌伪时期，固极显赫，一再请龚出仕，龚婉却之，卒不被污，气节足以称述焉。梁之师，尚有陈弢庵，宝瑞臣，均早殁世。

网师园旧主张今颇

网师园为予旧游之地，曩时张善子蓄虎于园中，曾招予观虎，辟支迦罗陈子清又作书绘画于其间，海内谈艺者莫不

知二君，亦莫不知网师园。兹者二君先后归道山，它日重过，当不胜腹痛也。按是园旧为钱唐张今颇锡銮所有。今颇官奉天都督，为武人中之风雅者。豪饮善骑，辽东均以"快马张"呼之。工诗，著有《张都护诗存》，苏戡为之序，极称其为人，诗如暮饮归营云："薄饮村醪趁醉归，长河一带晚烟围。暮天风紧雪平野，匹马冲寒山欲飞"。又九日登镇海楼云："镇海楼高夕照黄，海天入望思茫茫。鱼龙出没争销长，月露风云互莽苍。骇目尘沙三万里，浮生六十一重阳。诸君漫洒忧时泪，且对茱萸共举觞"。又甲午中秋前一日左冠廷军门战没平壤诗以吊之云："屹屹孤城独守难，祖邦西望客军单。大同江上中秋月，长照英雄白骨寒"。又中秋无月云："牢落天涯望止戈，和戎消息近如何？嫦娥未忍开明镜，千里沙场战骨多"。今颇纳姬人痴吾为妾，痴吾妙慧伺意，随之行伍中，有项王虞美人之概。妾夭折，今颇哭之恸，悼以诗云："好色成吾累，斯人岂偶然。关山风雪里，随我去筹边。为汝卜佳兆，城东土一丘。远山横黛色，隔岸绕清流"。又一律云："入室窥明镜，嗟余渐白头。一官成落落，长日去悠悠。彼美之何处，斯人不可留。返魂香易爇，无泪洒松楸"。又断句："庭前古树老于我，天外斜阳红上楼"。为一时所传诵。陈石遗辑《近代诗钞》，亦录其诗，惟《张都护诗存》予未之见，颇以未窥全豹为憾。

王克敏之狐臊气

附逆之王克敏，字叔鲁，与王揖唐甚友善，而阴鸷险刻过之，幼时称王三少爷，即以才能名乡里。惟貌不扬，腋有狐臊气极重，夫人不愿与之同居，乃纳一妾，妾亦离去，王认为终身憾事。广征名医，以治隐疾、扶桑某医谓有特效疗法，惟需十万金为报酬，王吝之，既而知扶桑某医嗜书画，乃以家藏南北朝刘斌人物画为赠，以投其所好。某医欣然为之诊治，敷以药膏，不效，乃改用针剂，亦不见起色，某医惭而遁去。谑者因谓王真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兵与刘斌之斌字谐声，闻者无不为之失笑。其妹某放荡不羁，时汪瑞闿之子，年事较幼于王氏十余岁，昵之，王氏留之家中，不许归，且毫不避人，沪上报章称之曰"情俘"，此事距今二十余年，能忆之者已不多矣。当时克敏之父，欲以其女许李合肥文孙伯琦先生，伯琦先生之尊人婉却之。克敏父名存善，字子展，官广东候补道，包办广西闱姓票致富。闱姓票，赌博之一种，以本科所中举人之姓定输赢者也。于晦若侍郎式枚之死，即存善受袁项城密旨阴毒者。盖于闻桃源渔父之被害，顿足痛哭，大骂项城之丧尽天良。事被项城侦悉，恨之刺骨，既而于居昆山，因病雇民船来沪就医，项城乃嘱存善于归途置毒药中毙之。此事外间知者绝鲜，未悉正确与否矣。

光复上海之四烈士

辛亥年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日前假豫园萃秀堂举行公祭先烈，并摄影聚餐，招待来宾。参与其盛，并特邀于伯循、潘有猷、胡朴安、陈其采、吴绍澍等前来指导，且于席上演说，予叨陪末座，得与其盛。为光复而牺牲之烈士，设位于米家书画舫，盖一船室也。烈士凡五人，曰荣九松、俞志伟、张沛如、刘舜卿、沈文彬，位旁更列何曰琰之遗照一帧，戎装佩剑，状极英俊。何氏乃商余学会会长。所谓商余学会者，即商团之先声也。荣、俞、张、沈四烈士，死于攻制造局之役，刘舜卿则赴宁攻天保城，被张辫帅所戮，死状极惨者也。商团同志，当时凡五千余人，今来参加者，仅一百八十余人，其余或已化为异物，或则散处它乡，一时无从探访。来者大都蓄须，年在花甲左右，最少者为赵升实，当时为敢死队，只十七岁，今亦五十有二矣。堂壁缀以各种纪念物，有陈英士所颁给商团之铜章，有好义急公等褒语，又有给光复上海商团最出力之李文洪优等奖凭，照片多帧，有全体早操所留之影，均军服荷枪，惟皆垂垂有辫，因开创之际，尚在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固仍沿清制也。一照四人，有赴赴干城之概，足旁累累者炮弹枪子，则攻克天保城携来之胜利品也。会中更有一纪念册，黏存诸沪军都督所颁之公文，及商团臂章，

又有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孙玉声、郁屏翰等发起商余学团之缘起。是日郁元英适在座，因以见告，此缘起即其先祖屏翰先生亲笔所书。既而施宴设席，诸同志口沫横飞，大谈其以往革命史，谓当光复之际，陈英士于《民立报》馆中特辟一室，夜间不备灯烛，与诸同志秘密商议起义事。英士颇以无兵力作后盾为忧，诸同志以商团多热血健儿，且有枪械，愿为先锋，于是英士胆始壮，遂下决心，一面攻道台衙门，一面包围制造局，枪械不足支配，无枪者挟大刀以赴敌。即有枪械者，每人亦只二颗子弹，用罄即无以施射，然以先声夺人，清兵竟丧胆，急悬白旗，亦云幸矣，但商团同志之誓扫匈奴不顾身之勇气，洵足垂史乘也。

魏迪元工诗

予曾记魏旭东先生，壮硕勇健，为体育界之前辈典型。犹忆其时草桥中学，尚有书记魏迪元，则旭东之叔也，清癯微髭，沉默寡言，与旭东性情大不类。工诗，不轻示人，人不知其擅尖叉也。却喜与亡师胡石予先生唱酬为乐，既而迪元离草桥中校，供职吴江县署，石予师失此良伴，始有羁旅之感，即成诗一首寄之，如云："人去匆匆话别离，云天咫尺怅江干。音书未接孤灯冷，形影相违一水寒。两地客怀识甘苦，五年诗味辨咸酸。前缘再续期难定，冷落荒斋苔蒨盘。"再寄迪元吴江云："翦灯情犹旧，江城岁又阑。心孤万尘寂，友去

一斋寒。誉毁应忘却，迁流随寓安。河水邮亦阻，惆怅寄书难"。又石予师所留书札稿，有数通寄迪元者。如云："昨夜梦足下，相处四五年。不觉其久，别三日便尔，甚矣足下之劳我思也！"又云："南廊残菊数盆，曝久干矣。剪其瓣，沸水泡之，香气清越，微苦，泡两三次，色淡而甘，饮之历许久，齿舌间尚留余味，惜足下不来同此耳？"。又云："读君书，如披南郊行旅图。想落日河干，虹桥十丈，古木数株，寒鸦有声，蹇驴得得，锦囊佳句，收拾当不少耶？茅店酒家，曾觅得一二佳处否？"又云："二十五日书到否？自足下之去，河又冰，邮船又阻。今再寄一诗，未知何日得达也"。鸭谈园久绝芳躅，不念诸葛子瑜寂寞耶！"诵此诗札，迪元之性情怀抱，如见其人。后闻迪元归邵阳山中，不知所终。

顾佛影与邹翰飞

大漠诗人顾佛影多女弟子，刊有《红梵精舍女弟子集》，今世之随园也。淞沪沦陷，彼绕道入蜀，直至胜利来临，始返海上，居三泖九峰间，吟啸自遣。去秋，报坛耆旧施济群忽患中风逝世，佛影与济群相交甚契，闻之大恸，独鹤澹盦与予，为济群开追悼会，佛影自松来沪，参与吊祭。追悼会设于青年会九楼，佛影先至朱大可处，与大可、其石两昆仲同赴旧法租界。是日天雨，道路泥泞，佛影不慎，失足踬仆，大可、其石不及扶起，而一三轮车疾驰来，辗及佛影之身，

胫骨受伤，剧痛不能忍，大可、其石为送医院治疗，而痛仍不止。于是大可即迎之至蒲石路寓所，延友好擅伤科之石筱山为之诊治。初夹以板，偃卧殊不自如。半月后去板，再半月而愈，今且能外出步行。受法华正始中学之聘，为高级生讲授文学。一昨且为予书纪念册录其梦中作云："夜骨嶙峋起，星帷寂寞张。蜷愁金甲鳞，匿笑水仙王。史秽谁贤闯，诗清独吊汪。重寻沙际血，蹙影入苍茫"。则其最近之什也。因佛影而忆及梁溪酒丐邹翰飞，其时希社词翁舒问梅居苏，为抱关吏，七十诞辰，诸友好为之祝嘏于蓟门外之某兰若，予亦与焉。翰飞与问梅谊订金兰，特自沪乘火车赴苏，以备举觞称庆。既抵金阊，雇人力车往蓟门，不料车至半途而覆，翰飞伤足，送入医院，凡月余始得勉强返沪。盖其任徐家汇启明女校课，不能久荒也。翰飞以年老故，不易复原，足跛废不良于行，未几归道山。同一伤足，有幸有不幸，是不得不为佛影贺也。

胡雪岩之世系

刘体仁《异辞录》云："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太平军于金陵，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胡之雄于资，比诸陶朱猗顿，无多让也。关于胡之记述，有李莼客之《越缦堂日记》、汪康年之《庄谐选录》、李伯元之《南亭

笔记》、陈云笙之《慎节斋文存》、沙沤之《一叶轩漫笔》、曾纪泽《使西日记》，左宗棠之《书牍》、费行简之《近代名人小传》、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徐一士之《一士类稿》，均载胡之遗闻轶事，详略不一。此外更有陈得康之《胡雪岩演义》，则尤属洋洋大观。据予所闻，胡少孤，家贫，习商起家，生有异秉，读书不求甚解，发声如宏钟，且善辩，口若悬河，座客为之折服。貌清秀，凤眼，双颊绛润，似美人桃腮，手掌亦点点作红色，即俗称之朱砂手也。胡生子三人，长楚三，天资颖慧，十六为廪生，十九夭亡。次子绂三，好游山玩水，尝堕马伤足，致不良于行。三子品三，性风雅，爱蓄虫鱼花鸟，又嗜画，延檇李朱梦庐授以六法，大有出蓝之誉，惟不轻作，故流传绝鲜。曾蓄鹦鹉二，一素一碧，能效人言，甚爱之。既而鹦鹉先后死，品三伤之。为慰情计，乃仿工扎纸为鹦鹉二，悬之屋中。未久，品三亦捐馆。有子曰萼卿，能诗词，著有《虫天草楼集》，惜毁于兵燹中。萼卿先生现年七十有一，病废于床。子二，曰亚光、曰同光，均以画名。亚光见告，雪岩公之喜神，日前曾于沪上望平街某传神馆中见之，朝冠俨然，翎顶辉煌，亚光欲购之，奈传神馆奇货可居，未能有成。

周湘之风义

寿世草堂主人丁健行，宝其先师周隐厂氏之手迹，刊

《周湘山水画谱》四册行世。氏以潇洒之笔，发苍浑之气，而一壑一丘、一树一草，在在示人以矩矱。定山居士陈小蝶谓："此册行世，芥子园可废，"洵不诬也。展阅之余，乃忆曩岁予戚周君，为述氏之佚事，其任侠好义，有足砺末俗者，固不仅以术艺鸣也。氏于清季作扶桑游，居长崎，以鬻画为生。时扶桑人解国画者寥寥，生涯殊落寞，天寒岁暮，不胜漂泊穷羁之感。于是呵冻炙砚，藉丹青以自遣，摭取新年故实，如换桃符、放爆竹、饮屠苏、献灵芝等类，绘成十二帧，汇成一册，寄售于某书铺，旋为彼邦贵族某所赏识，斥高价购之去。氏大喜，以为藉此度岁，不致寒俭矣。某书铺雇一华夥与氏为同乡，寄售画册，即华夥所绍介也，不意氏往取款，而夥适获家电，其母病死，促归料理。夥得电大恸，亟欲奔丧，向铺主支取薪金，铺主恐其一去不来，坚拒之，夥踌躇无以为计，氏乃慨然以画润与之，不足，更探囊中金，悉数为赙。彼邦人士闻之，称其风义不置，于是求画者渐踵其门。氏莞尔曰："利人即所以利己，人何惮而不为哉"。越年，至东京，鬻画乃大盛，故迄今日本谈南画者，无不知周湘其人。

从楚园想到刘公鲁

予执教于晋元中学，即楚园故址也。园为刘氏产，主人刘世珩，藏双忽雷闻名于世。其哲嗣公鲁，与予为文字交，垂

垂大辫，有遗少之称。喜作曲院游。狎妓有貌似公鲁者，时张丹斧主《晶报》笔政，索得妓照，与公鲁之小影，并铸版印诸报端，二照骈列，一注刘公鲁，一注刘母鲁，观者为之嗢噱。前辈青山农与之有旧，一昨访青山农于蕉香馆，谈及公鲁，公鲁为梁鸯杨翰西之东床婿，夫妇因细故失和，杨女辄请青山农为排解，渭公鲁脾气甚大，任何人进劝之不听，唯丈言之是从也。青山农前往，杯酒之间，果释然无事，公鲁有阿芙蓉癖，月耗数百金，其时世珩已下世，公鲁处境渐窘，青山农劝其戒绝嗜好，以节开支，公鲁拒之曰："盛意可感，但恕不能从命"。问其故，曰："体质弱，嗜好绝，则隐病难于疗治也。"既而青山农又劝彼剪辫，谓："遗老如郑海藏，辫且付诸并州一剪，遗少如君，何惜此辫而反不剪耶？"公鲁曰："容缓图之。"嗣后公鲁每至青山农处，辄绕辫于顶，加之以冠，使辫隐藏而不露。青山农知不可强，不再劝。未几，公鲁死，楚园易主，所有书画骨董，悉流散于外，有汉雁足灯及双忠砚极可贵，今不知流落何处矣。

玉树临风之陆子美

凡谈戏剧文献，无不忆及《春航集》及《子美集》。盖冯春航与陆子美，于民初献身红氍毹，以玉树临风之姿，状婵娟姚冶之态。诗人柳亚子为之颠倒。因抒其采笔，而为刊集以彰之也。子美，吴门人，有灵水其人者，记子美，谓："陆君，

名遵熹，字焕甫。五年前，与余同校吴门，入新剧界后，改号子美焉。”亚子有吴门重晤子美集定公句云：“罡风力大簸春魂，惹茂谗成泪有痕。谁分江湖摇落后，一帆冷雨过娄门。”“文字缘同骨肉深，小屏红烛话冬心。一番心上温磨过，累汝千回带泪吟。”“不是逢人苦誉君，胸中灵气欲成云。愿求玉体长生诀，删尽蛾眉惜誓文。”“红似相思绿似愁，年来花草冷苏州。一灯古店斋心坐，好梦如云不自由。”又沧浪亭口占示子美云：“只惜登临易夕阳，一池流水自沧浪。濯缨濯足关清浊，此意还须仔细商。”又别吴门云：“画楼红烛敞清樽，白袷青衫各断魂。犹有空桑三宿恋，行行未忍别吴门”。子美为江苏师范高才生，工西洋画，尝画扇贻亚子，姚鹓雏为之题。亚子乃倩余天遂画扇，亲录定公影事词四阕以答子美。子美演剧，以《血泪碑》、《红鸾禧》、《恨海》、《家庭革命》、《鸳鸯谱》等为最擅胜场。曾几何时，而子美物故，一代风华，从此销歇。吴中人士，无复有述及者，良可慨已。

沈心海获芝志喜

近日市上，有展览灵芝之举，往观者不下数万人。芝，自古认为瑞草。谓服食可仙，而葛稚川之《抱朴子》，更附会其说。有“捣之三万三千杵，服尽一斤则得千岁。”方术家之言，不足凭信也。实则芝乃菌类，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生于刚处曰菌，生于柔处曰芝。芝亦菌属可食者。”《礼内则》

言："人君燕食所加庶馐，凡三十一物，而芝亦属其一。"疏云："芝乃春夏生于木，可用为菹者"。可知芝固普通植物，不以为奇也。曩年沈心海老画师居于沪南西仓桥头。沈老喜栽花木，屋后有园，芳菲不断，绘画之余，辄徘徊于其间，挹翠吟红，以为乐事。今以人物仕女蜚声海上之谢闲鸥，沈老之及门弟子也。一日，往叩师门，沈老在园中，剪栽卉木，闲鸥迳入园，忽于草丛中发现一芝，高四五寸，上端作云层之状，色紫褐。闲鸥拾之起，以示沈老，询何以弃芝于此，沈老大为讶异，盖不知芝之所由来，因与闲鸥同察草丛，则见草际有一梨树，梨被斫，然生意未绝，旁茁一株，不数年，又复枝荣叶茂矣。株旁有一芝，高二寸许，色状与较大者同，而根茎尚着于树，则较大之芝，亦生于梨树无疑。园有鸡雏，是芝或被鸡雏啄下，未可知也。沈老与诸耆绅，有品花会之结合，每月举行一次雅集，轮流当值，设席施宴，来会者必携一珍葩异卉，相与评章，优胜者，众举杯寿之。沈老获芝大喜，遂柬邀会友，赏芝饮酒于其家，宾主十余人，流觞飞觞，逸兴飙举。沈老酒酣，对客挥毫，作采芝图以留纪念。此事距今约二十年，西仓桥屋已易主，而沈老墓木行将拱抱，闲鸥曾与予谈及前尘，犹不胜玄亭绛帐之感念云。

郑稚辛之柳下居

闽中多诗人，郑稚辛其一也。稚辛讳孝柽，为夜起庵主

人弟。庵主事溥仪为奸逆，稚辛却不愿参与其事。伪府一再征之，不应。颜其斋曰柳下居，以吟咏啸傲为乐，诗才不亚乃兄，如将至江南留题福州西湖禅壁云："一天离绪望吴门，孑孑湖堧昼易昏。山榔叶黄词客面，水荭花瘦女儿魂。上方听法传清梵，他日寻诗拂坏垣。谁为慰留行不得，痴禽著意太温存"。辛亥归里，旧地重临云："曾闻共命是频伽，啼落曼陀一树花。七字题诗犹疥壁，廿年归客已无家。远峰扫黛眉如语，旧事成尘眼欲遮。只有湖波留不尽，照人青鬓点霜华。"又断句如："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因见旧题"。又云："断桥烟雨梅花瘦，绝碉风霜榔叶深"。可乱剑南楮叶，予极爱诵之。最近病逝北平，年八十有余。稚辛与青山农甚友善，稚辛死，青山农诗以挽之，并为书墓碑。予曾于蕉香馆见稚辛遗札，书法秀逸可喜。

梅王阁上人沈蔚文

秀才沈氏，多踔厉风发之士，沈钧儒出掌政柄，而其弟蔚文，则幅巾杖履，遨回海上，与人谈艺，白须掀动，兴会飙举，几忘人间得丧荣辱喧寂事。居沪西A村高野侯宅，野侯擅绘梅，有梅王之号，而蔚文亦常写梅，极横斜之妙。因笑谓野侯曰："君为梅王，我却不甘北面而称臣，况我据君家三楼，嗣后拟镌一印，为'梅王阁人'，君其许我，否则我只有封笔，不再为癯仙写照矣。"野侯为之轩渠。一日，蔚文忽

索野侯画梅花立幅，曰："君号梅王，则画梅当无所不能，请为画不着花朵之梅，而人见知即知为东风第一枝。"野侯以为难，曰："梅之所以为梅，与桃李之所以为桃李，无非以瓣之尖圆，萼之大小别之耳，若无花而仅枝条，则虎豹之鞹，与犬羊之鞹何择哉！"蔚文固请之，野侯不得已，卒刻意为成一幅，缀以长题。日前访蔚文，蒙出示，则柯干权桠，以瘦劲传神，展玩之余，诩为眼福。

庄吕尘抑郁致死

拙作《味镫漫笔》，记庄吕尘轶事。吾友合肥李晓耘于报上见之，致书见告庄之为人，足补漫笔所不及。略云："吕尘与弟交垂二十年，知之最深。丁丑难作，弟由鸠兹返里，次年携眷西行，复由湖南转迁沪渎，与吕尘时相过从，平居相与论世事，辄流涕太息，其填胸孤愤，亦时流露于文字间，赠弟诗云：'李侯佳句过阴铿，江海栖迟苦被兵。举世谁知臣虏耻，望京忧国涕纵横。'又和诗云：'数载湘南咏，艰难道路时，燕飞巢已毁，书远梦俱迟。夜雨居夷感，秋风破贼师。未知天祚否？国命细于丝。'嗣因商务印书馆裁员，罢职闲居。吕尘事亲孝，家又甚贫，不得已，自污微秩，以求菽水之奉，实非其志也。方其初至金陵，弟投以绝句云：'后湖烟柳应无恙，随意轻舟任往还。知子久劳尘土内，故教饱看秣陵山。'吕尘复书：'索米长安，实非初愿，愧对故人。'附答诗，有'忍

泪无言对蒋山'之句。未几丁母忧，体羸多病，遽以毁卒，观过知仁，似尚在矜原之列也。衙斋枯坐，怆怀故旧，不胜今昔黄垆之感。"越日又有奉贤道院镇之王尚达来函，谓"吕尘为其先舅，殁世已数载，家道式微，遗二子一女，皆年幼。先舅弥留时，曾嘱彼丐李翁拔可作传，以未悉李翁地址，迄未踵求"。因以李翁地址见询。予一度晤李翁于青山农前辈之蕉香馆中，当时蒙以地址见告，奈已淡忘。稍缓当即之青山农前辈也。尚达又谓其："先舅笔札诗文，散漫不自检，彼拟从事搜辑遗著，付诸梨枣"，果能有成，则功在文献，良非浅鲜也。

口译《茶花女遗事》之王晓斋

《茶花女遗事》译本凡若干种，要以晓斋主人与冷红生合译者为最明洁隽永，首冠一小引云："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盖其时风气未开，士大夫以从事小说家言为可鄙，故均不署真姓名。冷红生者，畏庐林琴南也。晓斋主人，则为侯官王寿昌，字子仁，曾官福建交涉司长。畏庐初不识子仁，由魏季渚为之介，季渚讳瀚，与严几道同赴欧洲，为船政之第一期留学生，精英法文及科学，对于国学造诣尤深。返国后，历主船政水师。当光绪中，以我国无人才，船政悉由法专家名都聂儿者

所掌握，都挟私见，与我国当轴颇多扞格，然非有学术高于都者，莫能易之。及派季渚去，都自愧不如而退让。季渚多高足，高子益与王子仁，不啻孔门之颜曾，畏庐与季渚为莫逆交。畏庐赋悼亡，郁郁寡欢，体貌日益瘁，季渚忧之，乃劝畏庐从事译著，借笔墨以排遣。畏庐不识异域文字，谢不能，季渚谓其门人王子仁擅法文，当为绍介合作。一日，季渚邀畏庐与子仁同作鼓山之游，一见如故，遂相约译《茶花女》。既成，高梦旦携交商务印书馆刊行。至于高子益，则曾长外交，死在子仁之前。子仁哭之以诗云："念昔同窗时，忘形无比拟。携手作欧游，相依过一纪。行役始仳离，燕粤两相跂。中间复会合，江皋共步履。板荡居海上，小聚差可喜。无何子北行，吾兄归故里。岂知此一别，无复亲炙旨。子去厌世乱，何以慰后死。吾过今谁攻？吾行今谁砥？遗骸落京西，墓草正靡靡。关山虽重叠，神魂无阻理。来归何迟迟，入梦吾其俟。"两人之交谊与形迹，于此可以窥见之也。

戚饭牛自称白头宫监

玩世不恭之戚饭牛，谢世已多年，其哲嗣冠六为乃翁筑墓立碑，碑文托予转求秀水朱其石书写，隶书殊古浑，即以勒石。饭牛，余姚人，四岁随祖父游宦苏垣，故擅作吴侬软语。乳名红儿，及冠，师字之曰荷卿，晚岁作书，常钤用一印："红荷老了"四朱文，出于松江费龙丁所手镌。又自称白头宫监。

一九三一年左右，予辑《金刚钻报》，饭牛辄以白头宫监署名，为撰《秋雨阁杂碎》、《消稽诗话》、《随斋随笔》、《热昏水浒传》诸作，以光《钻报》篇幅。而呼予为"少年前辈"。盖谓予在前辈中，年事较少，而在少年中，却已推为前辈也。饭牛尝与杨了公、奚燕子、张心芜、谢企石同游杨古韫之门，尤与了公、燕子往还殊密。一日，三人同赴某浴堂洗澡，入官座室，了公见官座两字，曰："此诗钟佳题也，盍嵌字以为之。"言毕即自成一联云："龙章滚滚千官拱，麾尾滔滔四座惊"、燕子曰："雀荷风紧军官避，芒角星沈帝座虚"，盖于时事，暗寓指谪也。饭牛亦应口而出曰："何逊官梅诗兴动，孔融座客酒狂多"，为最典雅。饭牛曾主《国魂报》笔政，附设丽则诗社，入社者达八百余人。月出诗课，兼为诗钟之戏。一日，有自邮寄来诗钟嵌饭牛两字云："丽则人才皆饭桶，国魂主笔是牛皮。"饭牛一笑置之，不介于怀也。

王季迁发见郑所南兰卷流入美国

我友王季迁，近作新大陆之游，季迁固收藏家，颇注意我国流入域外之书画。曾于华盛顿获见李公麟群仙高会图、郭熙绢本山水卷、顾恺之洛神卷、钱选紫茄卷、李嵩人物卷、马远扇册，皆极精粹之作。有一富孀名马亚者，善鉴赏，有赵子昂三马卷、夏圭山水卷、郑所南兰卷，什袭珍藏，视同球璧，年八十，双目失明，乃以所藏五六十件精品，悉数捐

赠某大学。季迁展现画兰卷，则赫然吴湖帆之旧藏也。所南，宋连江人，应博宏词科，会元兵南下，隐吴下承天寺。邑宰来，闻其精墨兰，不妄与人，命其贱役取之，怒曰："头可断，兰不可苟画。"宰奇而释之。其画兰也，多露根，不写地坡，效首阳之意，生平所作不多，越年久，水火蠹蚀之阨，留存于宇内者，只湖帆处一卷，余皆赝鼎。曩岁，予曾过眼于湖帆之梅景书屋，兰著笔殊简，而古逸之气，盎然于楮素间，所南题："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跋识者累累，如钱逵、俞济、祝允明、徐祯卿、王世贞、宋景濂、文微明、张梦晋皆是。而梦晋笔墨极罕见，题云："帝泽汪汪满部州，群生开瘁予人谋。兰英谁不知怜护，却掘幽香弃楚丘。"晚清则有孙原湘、樊云门、沈寐叟、张香涛、朱疆邨、端匋斋、王胜之、吴郁生诸题，郁生云："北风凄历，关塞萧条，纫兰衔愁，美人不见，倚装记此，百感横集。"所南是卷为吴人沈润卿名源者绘画，清道光时归常熟屈竹田，后辗转入湖帆手，吴兴庞虚斋坚欲得之，一再商诸湖帆，湖帆以情不可却，割爱归庞。自事变起，此卷不知如何失散于外，今竟流至异邦，惜哉！当湖帆转让于虚斋时，将卷摄取一影，今尚存，深希铸版印行，否则多经岁月，影片黄澹，渐至失真，则并痕迹而无有矣。

黄蒿农多斋名

文人画士，往往多取斋名，藉以自励自慰，或以志其所珍庋，或乐而未遂以寄意，故厥名什九冲澹雅隽，耐人玩索，此吾友陈乃乾所以有《室名索引》一书之辑也。长乐前辈黄蒿农，别署青山农，居沪西慈孝村，予常过其门，登楼为不速之客。楼不大而极清幽，设碧纱橱一，为偃息之所，四壁俱图书，而吉金乐石，盆卉盎竹，错综点缀其间，加之窗前夹竹桃摇曳掩映，娟娟作花，尤足添人逸兴。蓄猫一犬一，前辈挥毫之余，常抚弄之以为乐。今觉老人周梅泉所撰《夏莉传》，即仿龙门史笔而为蒿老家畜渲染也。楼有匾额一，出陈弢庵手笔，曰："蔗香馆"，予询其取义，始知蒿老为庶母所出，蔗字去草即为庶也。蒿老诗书画外，又善治印，乃自镌"蔗香馆印"一，而其高足鸳湖叟书铭，从蒿老有年，工力颇深，蒿老命之刻"邻谷草庐"、"检禁斋"、"破钵庵"，以及"我与田文恶日生"诸朱白章。"邻谷草庐"，则在闽中，蒿老不慕荣利，澹泊自甘，购地于闽，为读书躬耕之计。是地适邻郑善夫之墓。善夫字继之，号少谷，弘治进士，授户部主事，以清操闻，愤嬖幸用事，弃官去。工画，丛篁怪石，得象外趣，作诗力摹少陵，有《少谷山人集》，墓碣即书郑少谷之墓，蒿老重其为人。所谓邻谷者，喜与少谷结邻也。它如"检禁

斋”、“破钵庵”，取义所在，容再询诸蔼老。至于“我与田文恶日生”，则因蔼老生于五月五日，与田文孟尝君生日相同。古以五月五日生者，不利于父母也。蔼老自谓不利于父母，彼竟应之，盖少孤也。并谓其家与陈骏庵为葭莩亲，骏庵之妹，适台湾林氏，林为巨富，当其行聘也。筐篚绣縠，金碧炫照里闬，闽俗凡检点衣物者，必请福泽深厚之辈以为之，所以示先兆也。骏庵所求甚苛，一须爵列一品，二四世同堂，三年逾古稀，四夫妇齐眉，奈难获其选。既而思及蔼老之尊人霁亭先生，曰：“何必舍近取远者”！霁亭先生官闽省总兵，戎柄在握，显赫一时，且夫妇年皆逾七十，而同堂四世，泄泄融融，尤为难得。骏庵委请之，霁亭先生欲辞而无从。不意越年霁亭先生归道山，家人之妄谈忌讳者，谓为：“福于人而祸于己”，颇有悔怨意云。

蒙古诗人三六桥

饮水侧帽之词，出于黑水白山间之纳兰容若手笔，惊才绝艳，传诵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桥，为韦搆龛幕中人，居然作雅颂之声，篇什流播，足与纳兰后先辉映，虽不谓之佳话，不可得已。《石遗室诗话》载：“六桥为樊樊山弟子，富于隶事，逼肖其师，尤熟于满蒙各地方言，凡故实稍雅驯者，多以入诗。可诵者，如：‘沙亥无尘即珠履，板申不夜况华幡’。沙亥，蒙言鞋也。板申，蒙言房屋也。又‘尚嫌会面太

星更，万里轺车我忽征'。星更，绥远方言稀也。又'蔬餐塞上回回白，楼比江南寺寺红'。盖蒙人不事耕种，六七八等月，稍有蔬食。回回，白菜名，而庙宇穷极精华也。"六桥为杭州驻防官，以杭有苏堤六桥之胜，乃有诗云："除却西湖不是春，崇楼杰阁日翻新。倘援安石争墩例，我算西湖旧主人。"与俞曲园殊友善，曲园日记有云："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喜为诗，有《可园诗钞》，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之曰三六桥，余戏以桥字韵，成小诗调之曰：里外湖堤两六桥，相传一十六条桥。诗人别有六桥在，三六居然十八桥。与六桥往还及唱和者，尚有赵尊楼、任卓人、陈寿松、袁巽初、嵩允中、吴学庄、邹筠波、方佩兰、李益智、何棠孙诸耆旧。相处久，人亦忘其为蒙古人也。喜观剧，时贾璧云蜚声红氍毹，六桥日往观之，赠以诗云："万人如海笑相迎，月扇云衫隐此生。我惜贾郎仍不幸，倘逢刘季亦良平。"陈甘簃谓"以张良貌似妇人女子，陈平美如冠玉，皆子都宋朝之美，非西施郑旦之美，可谓拟于其伦。"六桥亦工词，晚游调寄昭君怨云："新霁落花春曙，骄马一鞭何处，缓辔踏芳洲，绕红楼。帘里有人如玉，帘外有人愁绿，相见正无因，卷帘嗅。"狄平子称其风格逸丽，不减迦陵。六桥一度为归化付都统，晋库伦办事大臣。入民国，为盛京付都统，及侨工事务局局长。

曹缵蘅踏雪访诗人

绵竹曹缵蘅官礼部主事，鼎革后，留寓春明借槐庐，不思蜀矣。彼一日读金鹤望《天放楼诗》，觉渊渊作金石声，击节大叹赏，乃南下吴门访之。既抵苏，时大雪且风，行人寥寂，又复不悉鹤望之居址，就市廛贾竖问之，贾竖不知风雅，以从未闻金先生其人对。正踌躇间，忽有形类儒生者过，曰："尔问金先生，据我所知，金先生在葑门府桥头李印泉家。"曹大喜，盖李自阁揆卸职后，受吴门水土清嘉，卜居为寓公，而与鹤望诗酒流连，《天放楼集》中一再涉及之也。遂欣然踏雪而往。至李宅，由阍者引进，则所谓金先生者，一翩翩少年，殊不类。而金先生亦大错愕，以为曹乃曹润田，来晤印泉者，既经说明，相与恍然。此少年金先生，乃金震宇东雷，以诗文茂美称，而馆于印泉家者。东雷告以鹤望居娄门大新桥巷，驱车导之去。及见鹤望，遽致倾佩意，于是上下其议论，诗道之缊蓄而尽揭之，几忘日之夕也。曹返北京，鹤望寄诗代柬云："雪窗冷吟殷负蜗，蜀客远来门骤挝。坐谈不俾羊胛熟，奴辈才著酒未赊。平生爱以诗订交，君诗烂漫腾京华。近来诗国尊两大，对开幕府双建牙。贱子肮脏独高视，肯逐声影趋世哗。蜂房创割户牖蜜，牡丹广播楼台花。劝进人间肃笺表（原注曩见报章有诗坛点将录，以散原为梁山泊

宋江、海芒为卢俊义，而石遗龙人闽派奉之为盟主），请法我诟争袈裟。吴蜀旧为人附庸，待子商略湔瘢痂。来何突兀去何遽，蒙头絮帽登辒车。宣南古调不乏人，愿张广乐摧箏琶。岁晚大泽恶风雪，瘦梅才坼三五葩。驿诗聊冀结永好，臭味倘同桔与樝。”东雷阅予《近代野乘》曹缵衡居近滂喜斋一则，为述往事如此。亦小小掌故也。

周玉山之养生歌

钱士青先生耆年硕德，予曾晤诸海上之黄园，先生早岁入庠，科举既罢，乃肄业京师大学，复选送译学馆，既而授京秩，调学部，取士从宽，奖掖后进。旋派驻英游学生监督，便道随驻英公使刘玉麟赴南洋一带，考查学务商情。辛亥革命，各省学费中断，先生筹措款项，不使学子辍其弦诵。民初游学界杰出人士，大半出先生门下也。先生两充伦敦海牙代表，宣扬中国文化，尤推重孔子之道德。著有《环球日记》，及《诵芬堂文稿》、《地理辨正参介》等书。当古稀之年，海内名宿，发起征诗文，为先生寿。历时未久，已达四百余家。刊有《钱士青都转七秩寿言汇编》。年来息影杭州西浣纱路。辟浣花精舍，为读书养静之所。精神矍铄，目犹未眊，时与予通讯讨论文艺，予以高年卫生之道见询，蒙告其乡先达周玉山制府，年届耄耋，起居一如少壮，乃叩其术。玉山写养生歌一首以示之，其歌云：“多受空气，少劳筋力。高枕安眠，

匀餐澹食。惩忿窒欲，和气愉色。心与天通，万物生殖。身随时安，万化游息。横逆之来，虚已受愿。困苦已极，古人式则。发肤无伤，天君自得。黾勉从之，百年乐国。"当庚申年，先生倩章一山太史书成横幅，悬诸座右。先生谓："今年一山太史已八十七龄，彼亦年逾古稀，未始非此歌之力也。夫养生却老，同登寿域，固人之所喜。爰为绍介，以告国人，想先生见之，定必掀髯一笑也。

裴伯谦珍藏被窃

霍丘有裴伯谦者，民初曾主皖省民政，其人雅好书画，铁网珊瑚，搜罗宏富，即吉光片羽，亦在集腋之列。案牍之余，辄出清秘以遣兴，尤为珍贵而视如球壁者，则为锺太傅繇之荐季直表卷，旧藏清宫中，清社既屋，辗转为裴所得。裴特制一楠木匣以贮之，以爱好故，行旅必携带随身，不之离舍。其次，在蚌埠车站候车，楠木匣捧于手中，正延伫间，忽有二人衣冠楚楚，前来向之作揖，谓："为若干年前故友"，裴愕然不之忆，答之以礼，而置匣于足旁，相与攀谈，既而裴俯身取匣，则匣已失踪。一时惊惶失措，衣冠楚楚者，已于人丛中逸去，始知为窃贼之同伙。裴与督军倪嗣冲殊有交谊，即驰至督军署，请加缉查，倪立召警察厅长至，限令三日内破案。厅长严饬所属，大索邑中，侦骑四出，鸡犬不宁，窃贼遂知肇祸非浅，万一案破，则生命不保，私启原匣以检

之，除一手卷外无长物，觉此手卷关系重大，非掩埋不能灭迹，乃掘地成坎，瘗诸土中。数载后，时过境迁，无复追究其事，窃贼始敢发掘所藏，则手卷已烂蚀上半。锺太傅书一字无存，所余者仅晋唐以后题跋耳。天壤环宝，历劫如此，不仅裴之不幸，亦艺林之大不幸也。裴因此常悒悒于怀。未几物故，而残卷出世，裴子某斥重值收还之。一日，裴子以残卷示番禺叶遐庵，吴湖帆往访遐庵，乃得同观。此次事变，于烽火弥天中，残卷散落于外，旋陈列古玩市场以待沽，收藏家以太傅书悉毁，而题跋之真赝不易辨，无敢出价以购置者，有见而告诸湖帆，湖帆往观之，则赫然在遐庵寓邸所睹之残卷也，亟如其值挟之归。湖帆故宅在苏，有宋塌本锺太傅荐季直表法帖，拟付装池，而配以残卷诸题跋，及委家人去取，则遍检不获，盖避氛失于看守，诸珍藏什九被盗矣。

访问今觉庵周梅泉

予慕至德周梅泉观察诗名久，最近始得通问，亦快事也。君早年治六书九数之学，又兼习旁行斜上之文。辛亥鼎革，避地海上，结庐筑园，与东南诸耆老，高会于其中，颇多唱酬，年六十二，始刻《今觉庵》凡四卷，皆四十以后作。前所为者，悉摈弃不存。新城陈祖壬谓："其胜处往往能综玉谿临川两家之长，趣逸语后，光采四溢，而中藏郁伊诧傺之深悲隐痛，挹之而弥永，殆所谓其哀在骨者。"陈鹤柴常举

其佳句，如："灭烛海生残夜月，拥衾人语四更霜。"又："岚气结阴成夕彩，野云分雨与春田。"又："罢絮池台春易暮，落花天气雨余寒。"许为昭文遗韵。郑太夷晚岁常劝人多作写景诗，或问如何方写得好？辄举今觉："月淡乍铺一街水，叶乾犹战半林霜"一联为例，以故人多传诵之。太夷以国士许之，谓"终老诗人，未免可惜。"奈今觉自五十岁后，衰病侵寻，颓然无复用世之志。遂镌一印曰"可惜先生。"某年以货殖丧赀，不得已鬻宅。此后四岁三迁，乃戏刻"居无庐"三字小印，及还巢小筑落成，遂不复用。其友陈病树来沪，税屋维艰，即以此印赠之。一日偶于冷摊上买得无款仕女画一帧，携归审视，宛然三十年前所眷之姝，爰付装池，以代薰沐。题曰：《画中爱宠图》一时名流，纷纷题咏焉，尝诵钱蒙叟咏顿老琵琶句："头白周郎掩泪听"，时正五十初度，乃戏刻"头白周郎"印，作札以铃，实则彼年逾古稀，发犹未白，仅数茎髭须，略有霜意耳，今觉庵在沪西拉都路，予一昨访问之，精舍数楹，瓶花妥贴，几案楚楚，洁无纤尘，君款予坐，谓"自抗战八年来，大病凡五次，体貌日益衰，昔时健步，朋侪不及追随，因有飞毛腿之称，今则行路蹒跚，上下汽车，已觉困顿。昔朱新仲语云：'人生有五计，始生至十岁为生计，二十岁为身计，三十四十为家计，五十以后为老计，六十以往为死计。'我生平目击耳闻之事甚多，正拟来此余年，一一笔之于书。否则年寿尽，掌故随之而湮没，岂不大可惜哉！"世人咸讳死，而君旷达如此，洵足钦佩也。君足不出户，惟阅览典籍以遣兴，予询其目力如何？曰："灯下可不御晶镜，观五号细字书，但观后易于遗忘，殆神经衰弱

之渐欤!"君集邮甚富，海内有邮王之称，近则割让于人，予问是否悉数而去，曰："尚有一部分，由其哲嗣带往美国。"君喜搜罗南明史料，予谓柳亚子亦南明史料之收集者，君谓："如有机会，当与亚子一研讨之。"时夕阳西下，归鸦掠空，予兴辞，驱车而返。

狄平子六月披裘

报坛耆宿狄平子，讳葆贤，字楚青，早岁游学扶桑，抱革命思想。归国后，与《湘学报》主笔唐才常，组织中国独立协会于上海，欲图大举，假名东文译社，藉以掩护。资力不充，乃出售所藏书画以济之。初拟结合各秘密党，乘间入京，寻拳和团作，不克进行，拳役失败后，乃购置军火，上溯汉口，欲占为起义之地。惜事机不密，功败垂成，平子于是灰心武力运动，改弦易辙，创办《时报》为文字上之鼓吹。聘陈冷血主笔政，风格力求新颖，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报馆旁屋，设有正书局，发行珂罗版碑帖画册，及小说笔记等书。其时撰稿者无稿费，登载者由馆方贻以有正书券，均平子之计划也。前辈包天笑与平子极相稔，盖天笑亦任辑务于《时报》也，天笑谓："平子好戏谑，尝以剥皮之香蕉藏于衣襟间，令旁人以手探之，人手触滑腻湿淋之物，认以为蛇，惊极大叫，及视之乃一香蕉，相与大笑。某岁，有正书局出售湘妃竹扇，平子乃选择此中巨材，

制三尺许长之扇一。托扇铺特定一硕大无朋之扇面，然后持至吴湖帆处，索画山水。及展开，湖帆之书桌尚嫌短促，乃以半桌配合之，始克挥洒。时叶遐庵亦在座，湖帆之墨笔山水，大气磅礴。既成，平子因倩遐庵正面作书。字大似儿拳，极龙飞凤舞之妙，平子获之大喜。湖帆询其："如此大扇，有何应用？"曰："挥拂之顷，自具大王之雄风，又可权充手杖，即以御侮为武器，亦无不可也。"湖帆、遐庵闻之为之咀嚼。当故宫书画文物，装至海上，预备运往英伦展览，平子与湖帆等被委为评判员。审阅毕，同出，平子备有摩托车，邀湖帆同乘。湖帆既入车厢，见茸然一毛裘，讶询之，平子曰："时虽六月盛暑，然摩托车疾驰旷野间，厥风极大，不可不御此以免受寒也。"亦能书，超逸有致，又精鉴赏，著有《平等阁笔记》及《平等阁诗话》。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

早年以落花诗负盛名者凡二人，一吾吴贝大年，贝别署南园逸史，有落花诗十六绝。一番禺沈太侔，咏落花三十律，均有为而发，不啻雪琴彭氏为梅姑誓画十万幅梅花也。据亡友戚饭牛《绿杉野屋诗话》谓："太侔讳宗畸，字孝耕，三十岁后，易名宗畸，取庄子'侔天畸人'之意，故更字太侔。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幼年随宦维扬，诗名震大江南北，平安书记，无此风骚，每当月明时节，携姬人，唤娇婢，取玉

笛，至廿四桥头吹梅花三弄，人闻之莫不曰：'此沈诗人笛声也。'且邗江为千古佳丽地，于春日约二三知己，出绿杨城郭，至小秦淮平山堂，饮酒看花，留恋竟日，夕阳西坠，犹徘徊而不忍去。诗人爱花，爱美人，天生至性不可移易。纳姬人三，其次名拜鸳，姿容明艳，能诗工词，且善画，辑有《拜鸳楼小品》四种，皆手所钞录而影印者，装潢精美，藏书家争先购求，卒不可得。余曾于友人案头见之，四种者，乃如皋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益都赵秋谷《海鸥小谱》，莆田余濂心《板桥杂记》，一为《欠愁集》，《欠愁集》者，摘录金坛史梧冈《西青散记》中涉于绡山女子双卿各节，汇成一册，因词句有'旧愁还欠'，故名《欠愁集》，实则《西青散记》之摘本也。其风怀亦可想见矣。拜鸳惜于前年病死，诗人不胜坠楼之感，乃咏落花诗三十律以哭之，迄今传诵海内。"饭牛翁未录落花诗，予曾于《南社丛刻》中见其一斑，为予爱诵者。如："堕白溶溶迷展齿，飘红故故赋廊腰。"又"魂销曲槛疏帘外，人在香尘色界中。"又"一桁湘帘三月雨，数声风笛六时更。"又"三生香海飘零惯，十种楞严谴谪深。"太侔尚有杨花诗十律，亦极典丽可喜。此外古风，如题高丽闵王妃遗像，题居庸秋望图，均为其精心之作。平居选色聆歌，自谓"卅年潦倒长安客，耳熟同光好弦索。"比诸落魄司勋，无多让焉。女伶中赏识王克琴，赠句有"裙边袖底有离魂"，既而誉碧云霞，作前后碧云曲。又十三旦，刘喜奎，皆诗以张之，品十三旦为状元，喜奎为榜眼，云霞为探花，辑有《汉上题襟后集》，又《宣南梦忆》二卷，与《扬州梦》、《秦淮画舫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予搜罗名人尺牍，藏有太侔遗札一通，有云："上月廿

五日值弟六十初度，门人等集赀拟将拙集付排”，惜不知其集名，亦不知曾否刊行。

陈蝶仙教佣仆识字

《世说新语》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后世因有诗婢之号，不意数千年后之陈蝶仙，却媲美我家康成，而其佣仆皆能知书识字也。同事王士谦，谓其友陆自悲，掌教某校，蝶仙之文孙肄业校中，上学由佣仆送往，散学亦由佣仆领回，午更馈食，习以为常，盖驰道多车马，得以安全也。佣仆来，必挟书，待候之顷，出书阅读。有不解者即询校中教师。教师以佣仆什九懵腾者流，而今竟勤学如此，讶询之，始知其老主人陈蝶仙每晚必饮酒少许，酌饮之际，佣仆乃列侍，蝶仙谓：“当今之世，不容再有文盲，即劳力者亦须知书识字。”于是购置浅近之国文教科书畀佣仆，而为之讲解。越日须回讲，回讲无误者，则有奖励品。蝶仙因主持家庭工业社者，社中出品，什九为日用及化妆等物。诸佣仆益兴奋，故遇有字义不明者，乃问之于校中教师，所以争博奖品也。至月终，蝶仙择其成绩最优者，工资外加给赏金，藉以勖勉。陈蝶仙即天虚我生。

冒鹤亭藏冒巢民画像

久不见如皋名士冒鹤亭先生，殊深怀系，昨课毕，乃往访之。先生方与一苍然老者谈，及款接，则为丹徒吴眉孙词翁，亦素所相识也。词翁谬赏予之掌故笔记，颇加指导，予因询其有何近作？曰："年老脑力衰，笔迟钝，虽有佳题，不能得佳章，今日始信古人所谓江郎才尽，确为经历有得之谈也。"乃谓"江阴缪筱珊，博涉群书，擅考据目录之学，为文流畅，有宋人风度，世所称为艺风老人者是。于临卒前数年，竟不能作书札，寥寥数行，动辄疵痛，甚有人斥之为不通者。至于樊樊山，则老而弥健，思力不退。予往访之，则见其居室极简陋，一桌一榻外，无长物。书则仅一《月令粹编》，予问抑何其简？书少何以供参考？"曰："年已八十，昔所记忆者记忆之，昔所不记忆者，垂死之年，亦不耐繙检，置书何用，悉摈弃之矣。然其为诗，富缛巧密，隶事极精，诗稿用竹连纸自订成册，册约百页，蝇头细字，甚为工致，不数月已溢满易册矣。洵足令人钦羡也。"词翁尚有馆务先行，鹤亭先生出示其十二世伯祖巢民画像轴，巢民秀眉广额。坐于石傍，洒然有清致，题之者有宋牧仲、韩慕庐，而先生更请樊樊山、陈散原、夏剑丞、张菊生诸子加以跋识，的是艺林珍品。予询如皋水绘园之况状，云："园已越岁久，圮废不

堪，曩年曾加修葺，于荒烟蔓草中略具点缀，不意旋即军兴，倭卒蹂躏，所谓略具点缀者，又复付诸蒿然。”先生之宅舍，距园约半里，为巢民之故居，亦有沧石之胜，林木蓊蔚葱茏，五百年前物，而书画度藏甚富。倭卒至，大肆掠劫，欲伐古木以充薪，时先生已避氛海上，留守者仅一仆，乃长跪于地请弗伐，愿以书画为献。幸一株赖以保存，而一匾额为董香光所书者，竟被倭卒挟去。倭卒后又一再至，古木被摧殆尽，有家归不得。先生言之，犹唏然兴叹不置。某岁，先生为春明寓公，在夕照寺为巢民作三百岁生日，集诸耆宿，诗酒尽欢，林琴南为作水绘园图，惜当时未之探问，此水绘园图，今尚存与否也。

钱士青表彰武肃王

西湖胜地，自古艳称，毋怪苏长公官斯土，有“故乡无此好湖山”之句，且镌印曰：“西湖长”。而韩蘄王致仕，骑驴湖上，藉以忘世也。前辈钱士青先生居隐杭州，息游之处，辄以联语点缀，如云：“放眼九州宽，忆当年督学西欧，保商北美，政教复考查，六载中游遍全球，行箧犹存沧海记；寄情三竺胜，喜此日听泉石上，邀月林间，湖山供凭眺，百步外秀横群嶂，吟庐恰傍白云窝。”又云：“从东西各国游历言旋，宦海息征骖，好领略三竺烟霞，六桥风月；与南北两峰比邻相望，圣湖营别墅，放眼看千条杨柳，万顷芙蓉。”为一

时所传诵，先生为吴越钱武肃王第三十二世孙。对于武肃，表彰备至。癸亥重修西湖钱王祠，钱王祖妣各墓，悉为立碑，并自撰碑记。既而辑《钱氏家乘》，尽取钱王勋业诸记载，与遗文轶事，荟为一书。又表忠观向无石像，先生觅得凌烟阁武肃王象，摹刻于石，列诸祠中，以垂不朽。更以业产捐作西湖钱王祠为岁修经费。丁丑又撰《吴越纪事诗》，印成单本。史载武肃王尝欲广牙城。术士曰："如填平西湖筑公府，有国千年。"武肃以湖水关系民生，不加采纳，千秋传为美谈。一九三二年，有填湖售地之议，舆论哗然。高友唐监委奉命调查，友唐与士青曾同官学部，特访问颠末。士青云："填湖售地，湖身日削，名胜就湮，非计之得。"友唐然其说，据以呈复，前议遂寝。士青有和友唐诗云："名胜西湖历久传，填平计划起当年。高谈不采陈同甫，清议还谘苏老泉。古迹保存唐宋后，舆论上达庙廊前。回天片语民歌颂，佳话应书纪事笺。"以上云云，亦无非秉承武肃遗志也。士青搜罗武肃文物，如钱氏宗器、吴越王宝印、唐昭宗赐武肃铁券、及乾隆御制观铁券歌、吴越银龙简、金涂塔图。当士青七十寿时，丹徒苏硕人一一为之敬摹。硕人，予亦相识，工书善画，已早下世矣。

徐树铮携笛工赴欧

徐树铮为段系中人，沈鸷好杀伐，人咸畏之。时有陆建

章者，暴戾恣睢，有陆屠户之号。树铮与之有隙，而卒死于树铮之手。某巨公与建章颇有渊源，即存报复之念。而树铮奉段命出使西欧，考察世界大战后之各国情势，据客谈树铮谭昆曲，有风流自赏顾影翩翩之概，轺车西游，挟笛工以俱。某次宴会，酒酣，树铮引吭高歌《牡丹亭》，西人莫明其妙。新闻记者记载之，含有讽嘲意，树铮忿然，立草一长文，讨论中西乐理，由其随从翻译，发表于西报上，西人诵之无不叹服。既而返国，拟进京覆命，时北方已呈混乱状态，有劝之缓行，谓："先圣所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明哲保身，愿熟虑之。"树铮曰："乱则有之，危则未必。"毅然竟去，及覆命出，张岱杉饯之，肴馔极盛，树铮大快朵颐。又复招笛工来，为奏一曲，岂知笛声轻扬，而树铮音哑不能成调，润以清茗，依然不能歌如故，乃颓丧而止，识者固知其不祥也，旋于廊房被杀，谑者谓之撕扇，盖树铮素有"小扇子"之诨号也。当时碍于某巨公之声势，而段执政属下以树铮平日之骄纵，目空一切也，劝段置之不问，故绝无缉凶之令下。后树铮开吊，梁燕孙欲挽以联，由吴眉孙词翁代撰。词翁，梁之秘书也。其联对当局略含讽意，甚为得体，如云："张搏望刚奉使而还，西域遍征轺，问故垒萧条，吊古可真兵战好？来君权为何人所贼，南宫未图像，看神旗惨淡，报功毋乃国恩疏。"为当时诸联之压卷作，传诵遐迩也。树铮能诗词，其哲嗣道邻为刊遗集，惜予未睹。道邻曩时肄业上海民立中学。某岁，陈蝶仙小蝶贤乔梓，及周瘦鹃，丁慕琴，涂筱巢，李常觉诸子来苏游天平山，道邻为常觉弟子，随师同来，星社诸友为作向导，予亦与焉，因得识道邻，然距今已

数十载矣。前见报载，道邻犹以父仇为怀，孝思不匮，洵足多也。又树铮曾办正志中学，所聘教授，如马通百、林畏庐，均一时耆宿。树铮甚敬事通百畏庐，在师友之间，畏庐见树铮之残忍成性，时规劝之，所全甚众。及畏庐死，尝致书畏庐子季椿云："思亡师之言，不觉不寒而栗，今而后我知勉夫！"奈其知勉已晚，仍不免遭杀人人杀之祸，呜呼！

袁寒云手稿

顷获袁寒云手稿，署名抱存，惟一角为蓝墨水所污，虽字迹尚可辨识，然白圭之玷，殊可惜也。是稿标题为《篆圣丹翁》，盖为张丹斧而作，未免有标榜溢誉处。但张丹斧书法确有功力，奈彼疏狂成性，不肯精心为之，故流传遗墨，往往瑕瑜互见耳。其文如云："今之书法家学篆籀者多矣，而能真得古人之旨趣者盖寡，或描头画脚，或妞妮作态，则去古益远。在老辈中，惟昌硕丈以猎碣为本，而纵横之，而变化之，能深得古人之真髓者，一人而已。昨丹斧兄见过，出示所临毛公鼎，予悚然而惊，悠然而喜，展读逾时许，而不忍释。盖丹翁初得汉简影本而深味之，继参殷墟遗契之文，合两者之神，而运以周金文之体，纵横恣放，超然大化。取古人之精，而不为古人所囿，今之书家，谁能解此耶！其微细处若绵里之针，其肥壮处若庙堂之器，具千钧之势，而视若毫毛。予作篆籀，尚拘守于象，而丹翁则超之于象外矣。俗眼

皆谓予为工，而不知其荒率者，难于工者百倍犹未止也。工者循象迹求，犹易以工力为之。率者神而明之，不在方寸之间，无工力不成，无天才亦不成。岂凡夫俗子一所得梦见者哉。予能知之，黄叶师能知之，恐再求知者亦不易也。予读其所作，憬然有悟，它日作书，或可有进欤！予尝曰："秦以后无篆书，晋以后无隶书，今于数千载下，得见古人，洵予之幸也。"按黄叶为宣古愚之别署，曾几何时，而寒云也，丹斧也，黄叶也，先后下世，留此数行笔墨，供人探索而已。

文公达考证扶桑非日本

《天倪室遗集》，文公达所著也。虽寥寥只二卷，却多考证之作。庐江陈鹤柴识公达深，序其遗集有云："萍乡文公达大令，树臣观察之孙，芸阁学士之子也。夙承家学，舞象游庠，敏慧逸群，博闻强记。余识君于沪，君方弱冠，藻思绮发，挥翰若流，时出隽言，亦骈亦散。以贫故，遨游粤皖燕京，返榷浔阳，复羁沪渎，几三十年，疗愁无术，赴召玉楼，以癸酉二月晦日中风遽卒，年五十有二。遗二女，无子。余夙有苔芩之契，寻览遗文，恝焉伤怀，辑缀付刊，弥深山阳闻笛之感已。"当其羁沪，供职《新闻报》馆。某次宴会，予于席间，曾与之一度把晤，清言霏玉，迄今犹能想像及之也。尝谓："古籍所言扶桑，词章家皆以日本当之，其说久矣，然不能无疑。盖诸书所言扶桑，其辞若甚渺远，似非今之日本，

一也。日本历史流传有绪，其于此说，亦无可以互证之处，二也。扶桑既为一种植物，考之于古，徵之于今，皆无足以当此者，三也。扶桑之说，欲求其他以实之，则今之澳大利，庶几相近。"又云："古诗多语病，《丽人行》固是名作，然'肌理细腻骨肉匀'一语，却极可笑。昔王渔洋奉使祭南海，其咏粤中风物诗，有'夜半发香人睡醒，银丝开遍素馨花'之句，后人以诗谑之云，'不知奉使渔洋老，枕畔何由觉发香'，而少陵野老，跼蹐江头，不知何由得悉肌理之细腻与夫骨肉之匀也"。其读书心细如发，殊堪倾佩。公达有卢仝癖，喜饮碧螺春，煮茗飨客，长谈不倦。负诗名而不常吟咏，却与养花轩主时相倡和。时轩主设小说函授社于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公达得暇，辄至社中，斗韵联句，相得甚欢。公达死，轩主哭之，有："诗心此后何人会，犹听淞江半夜潮"之句。轩主，以曾左彭说部斐声于时之徐哲身也。

蒋蔼卿之穷困

蒋蔼卿之为人，周梦坡为他写入《历代两浙词人小传》中，他所著的《百合词》及《秋镫琐忆》，予皆寓目，又曾一读《夕阳红半楼诗词》剩稿，惟《夕阳红半楼词》未之得睹耳。拙著《人物品藻录》，蒋蔼卿固予纪述人物之一，友人边政平见之，因出示《息影庵诗集》八卷，则蔼卿之遗作，梦坡小传未曾涉及者也。据政平云："是书为其邻居杨翁所贻。"尤可宝贵者，首

页空白，有马芸台亲笔所书识语，足以补充小传，予乃假录之，识语云："咸丰乙卯，读书稽山，始交何子镜山，尝于其案头，见《息影庵诗》，把玩不释手，镜山即以见赠，遇有索予作字者，每录其词，固未尝谂其人也。戊午冬，镜山忽告予曰：子乐诵其诗之蒋君，今在是。见子之与人书多录其诗也，请一观之。次日，小谷王君招饮半野堂，遂与蔼卿晤，年约四十许，困顿之色溢于眉睫，镇日以阿芙蓉自娱，一灯之下，诗稿满焉，不事修饰，虱缘于须，左右有唾之者，蔼卿于簏下出一纸示予，乃赠余七古，激昂慷慨，有金石声，后为友携去而亡，其词仅忆有云：'已教片语感平生，相逢何必曾相识。'并约来岁秋试，相待于巢园，索予诗数篇，称渺之诗话中，时同坐若赵君益甫，王君缦卿，余君晓云，皆以名士自负，颇短蔼卿，余君甫获秋荐，席中让蔼卿曰："子昨赠诗纨，有'薄俗文章一第尊'，骂我耶！蔼卿大笑，诸君愈怒，几欲攘臂，赖小谷劝止，蔼卿遂行。明年，予至武林，客严氏富春山馆，一日携仆从游，严少卿步孤山，遇蔼卿，云："遍觅子踪不可得，已仆仆十一日矣！责予爽约，予遂访之巢园，墙垣四圮，破屋两椽，饭无厨灶，埋锅而炊；寝无帷床，支板而息，一赤脚老丑之婢执爨，子三四龄，亦蓬跣无人色。蔼卿出诗话，印有样本，示予已成帙矣。及庚申春，贼突入会垣，事平，闻蔼卿无恙，冒刃护其书板，得未毁。壬戌省城陷，蔼卿饿死，著作不知所归，伤哉！予挟是编至明州，乱后，遗其半，任丘边仲明师守明州，长公云航见而欲之，云航博雅工诗，遂出以相赠。辛未，云航成进士，宰豫之宝丰，辛巳卒于官，遗籍数千卷，载归金陵，予适在师门，复乞取

是编以归。今秋检自故箧，令奴子线装一过，书不足重，感起人琴，用赘简端，以告后之得是书者，光绪十三年丁亥冬至日芸台琰书于堇庵寓斋。"予初不悉芸台何姓，旁钤一印为一马氏，乃知为马芸台，末卷有任丘边仲明亲笔所书之跋语，品评蔼卿之诗格，亦殊可珍也。

编 后 记

《梅庵谈荟》是当代著名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中年时的力作，也是他写人物掌故的植基作。素称"补白大王"的郑老先生，已是九十高龄的文坛耆翁。他洽闻博识，留心掌故，而尤注意于人物，平日所闻所见，辄笔之于书，阅年既久，积成卷帙，先有《人物品藻录》行世，后有《小阳秋》之作，二书可谓姐妹篇。此次修订，而于《小阳秋》的末后，增加了二十篇，为《小阳秋》原书所未载者。今再版汇成一书，名之曰：《梅庵谈荟》。

作者所写人物掌故，善于从侧面取势，一些琐碎事物，经他笔墨渲染，各类人物跃然纸上，情趣酣足，须眉毕现，可谓小处着墨，大处见端，这是本书的一大艺术特点。此书包括面颇广，有人物逸事、诗画趣闻和园林建筑等等，都记载得生动翔实，栩栩如生，足以耐人寻味。全书共一百六十余篇，蔚为大观。

此书距今已近四十年，两书的出版又相隔一、二十年，笔墨未能完全一致。这次再版，又经先生对原书作了补充和修订，文字上作了改动，较之原书增色不少。余编先生著作，受益极丰。这次再版以飨读者，可喜！可贺！

延 沛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梅阁谈荟
作者=郑逸梅著
页数=223
SS号=10172714
出版日期=